

**中學中國語文學習**  
**參考篇章選編**  
(初中階段試用)

[資料收錄至 2001 年 9 月為止]

## 一件小事

魯迅

我從鄉下跑到京城裏，一轉眼已經六年了。其間耳聞目睹的所謂國家大事，想來也很不少；但在我心裏，都不留甚麼痕跡。倘要我尋出這些事的影響來說，便只是增長了我的壞脾氣，——老實說，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

但有一件小事，卻於我有意義，將我從壞脾氣裏拖開，使我至今忘記不得。

這是民國六年的冬天，大北風刮得正猛。我因為生計關係，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一路幾乎遇不見人，好容易才僱定了一輛人力車，教他拉到 S 門去。不一會，北風小了，路上浮塵早已刮淨，剩下一條潔白的大道來，車夫也跑得更快。剛近 S 門，忽而車把上帶著一個人，慢慢地倒了。

跌倒的是一個女人，花白頭髮，衣服都很破爛。伊從馬路邊上突然向車前橫截過來；車夫已經讓開道，但伊的破棉背心沒有上釦，微風吹著，向外展開，以致兜著車把。幸而車夫早已有點停步，否則伊定要栽個大筋斗，跌得頭破血流了。

伊伏在地上；車夫便也立住腳。我料定這老女人並沒有傷，又沒有別人看見，便很怪他多事，要自己惹出是非，也誤了我的路。

我便對他說：「沒有甚麼的。走你的罷！」

車夫毫不理會，——或者並沒有聽到，——卻放下車子，扶那老女人慢慢起來，攙著臂膊立定，問伊道：

「你怎麼啦？」

「我摔壞了。」

我想：我眼見你慢慢倒地，怎麼會摔壞呢？裝腔作勢罷了。這真可憎惡。車夫多事，也正是自討苦喫，現在你自己想法去。

車夫聽了那老女人的話，卻毫不躊躇，仍然攙著伊的臂膊，便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我有些詫異，忙看前面，是一所巡警分駐所，大風

之後，外面也不見人。這車夫扶著那老女人，便正是向那大門走去。

我這時突然感到一種異樣的感覺，覺得他滿身灰塵的後影剎時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須仰視才見。而且他對於我，漸漸的又幾乎變成一種威壓，甚而至於要榨出皮袍下面藏著的「小」來。

我的活力這時大約有些凝滯了，坐著沒有動，也沒有想，直到看見分駐所裏走出一個巡警，才下了車。

巡警走近我說：「你自己僱車罷，他不能拉你了。」

我沒有思索的從外套袋裏抓出一大把銅元，交給巡警，說：「請你給他……」

風全住了，路上還很靜。我走著，一面想，幾乎怕敢想到我自己。以前的事姑且擱起，這一大把銅元又是甚麼意思？獎他嗎？我還能裁判車夫嗎？我不能回答自己。

這事到了現在，還是時時記起。我因此也時時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幾年來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時候所讀過的「子曰《詩》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獨有這一件小事，卻總是浮在我眼前，有時反更分明，教我慚愧，催我自新，並且增長我的勇氣和希望。

## 一個小農家的暮

劉半農

她在灶下煮飯，  
新砍的山柴，  
必必剝剝的響。  
灶門裡嫣紅的火光，  
閃著她嫣紅的臉，  
閃紅了她青布的衣裳。

他銜著個十年的煙斗，  
慢慢的從田裡回來；  
屋角裡掛去了鋤頭，  
便坐在稻床上，  
調弄著隻親人的狗。

他踱到欄裡去，  
看一看他的牛；  
回頭向她說，  
「怎樣了——  
我們新釀的酒？」

## 丁一士

紀昀

里有丁一士者，矯捷多力，兼習技擊、超距之術。兩三丈之高，可翩然上；兩三丈之闊，可翩然越也。余幼時猶及見之，嘗求睹其技。使余立一過廳中，余面向前門，則立前門外面相對；余轉面後門，則立後門外面相對。如是者七、八度，蓋一躍即飛過屋脊耳。後過杜林鎮，遇一友，邀飲橋畔酒肆中。酒酣，共立河岸。友曰：「能越此乎？」一士應聲聳身過。友招使還，應聲又至。足甫及岸，不虞岸已將圯，近水陡立處開裂有紋。一士未見，誤踏其上，岸崩二尺許，遂隨之墜河，順流而去。素不習水，但從波心蹻起數尺，能直下而不能旁近岸，仍墜水中。如是數四，力盡，竟溺焉。

蓋天下之患，莫大於有所恃。恃財者終以財敗，恃勢者終以勢敗，恃智者終以智敗，恃力者終以力敗。有所恃，則敢於蹈險故也。

## 七步詩

曹植

煮豆持作羹，  
漉菽以為汁。  
萁在釜下燃，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 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王維

獨在異鄉為異客，  
每逢佳節倍思親。  
遙知兄弟登高處，  
遍插茱萸少一人。

## 二子學弈

孟子

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 八陣圖

杜甫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  
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 陸游

僵臥孤村不自哀，  
尚思為國戍輪台。  
夜闌臥聽風吹雨，  
鐵馬冰河入夢來。

## 十五從軍征

佚名

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遙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從狗竇入，雉從樛上飛。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飯，採葵持作羹。羹飯一時熟，不知貽阿誰。出門東向望，淚落沾我衣。

## 三戒（並序）

柳宗元

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迨於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麇，畜之。入門，□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麇稍大，忘己之麋也，以為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喜，然時啖其舌。

三年，麋出門，見外犬在道甚眾，走欲與為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慙慙然莫相知。

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鬪，斷其喉，盡其肉，乃去。

噫！形之龐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為己生歲值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貓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廚，悉以恣鼠不問。

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椽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兼行，夜則竊齧鬥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

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為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貓，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臭數月乃已。

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恒也哉！

## 三國演義（節錄第41回及42回） 羅貫中

正悽惶時，忽見糜芳面帶數箭，踉蹌而來，口言：「趙子龍反投曹操去了也！」玄德叱曰：「子龍是我故交，安肯反乎？」張飛曰：「他今見我等勢窮力盡，或者反投曹操，以圖富貴耳。」玄德曰：「子龍從我於患難，心如鐵石，非富貴所能動搖也。」糜芳曰：「我親見他投西北去了。」張飛曰：「待我親自尋他去。若撞見時，一鎗刺死！」玄德曰：「休錯疑了。豈不見你二兄誅顏良、文醜之事乎？子龍此去，必有事故。吾料子龍必不棄我也。」張飛那裏肯聽，引二十餘騎，至長坂橋。見橋東有一帶樹木，飛生一計，教所從二十餘騎，都砍下樹枝，拴在馬尾上，在樹林內往來馳聘，沖起塵土，以為疑兵。飛卻親自橫矛立馬於橋上，向西而望。

卻說趙雲自四更時分，與曹軍廝殺，往來衝突，殺至天明，尋不見玄德，又失了玄德老小。雲自思曰：「主人將甘、糜二夫人與小主人阿斗，託付在我身上；今日軍中失散，有何面目去見主人？不如去決一死戰，好歹要尋主母與小主人下落！」回顧左右，只有三四十騎相隨。雲拍馬在亂軍中尋覓，二縣百姓號哭之聲，震天動地；中箭著鎗，拋男棄女而走者，不計其數。趙雲正走之間，見一人臥在草中，視之，乃簡雍也。雲急問曰：「曾見兩位主母否？」雍曰：「二主母棄了車仗，抱阿斗而走。我飛馬趕去，轉過山坡，被一將刺了一鎗，跌下馬來，馬被奪了去。我爭鬥不得，故臥在此。」雲乃將從卒所騎之馬，借一匹與簡雍騎坐；又著二卒扶護簡雍先去，報與主人：「我上天入地，好歹尋主母與小主人來。如尋不見，死在沙場上也！」

說罷，拍馬望長坂坡而去。忽一人大叫：「趙將軍那裏去？」雲勒馬問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乃劉使君帳下護送車仗的軍士，被箭射倒在此。」趙雲便問二夫人消息。軍士曰：「恰纔見甘夫人披頭跣足，相隨一夥百姓婦女，投南而走。」雲見說，也不顧軍士，急縱馬望南趕去。只見一夥百姓男女數百人，相攜而走。雲大叫曰：「內中有甘夫人否？」夫人在後面望見趙雲，放聲大哭。雲下馬

插鎗而泣曰：「使主母失散，雲之罪也！糜夫人與小主人安在？」甘夫人曰：「我與糜夫人被逐，棄了車仗，雜於百姓內步行，又撞見一枝軍馬衝散。糜夫人與阿斗不知何往。我獨自逃生至此。」正言間，百姓發喊，又撞出一枝軍來。趙雲拔鎗上馬看時，面前馬上綁著一人，乃糜竺也。背後一將，手提大刀，引著千餘軍，乃曹仁部將淳于導，拿住糜竺，正要解去獻功。趙雲大喝一聲，挺鎗縱馬，直取淳于導。導抵敵不住，被雲一鎗刺落馬下，向前救了糜竺，奪得馬二匹。雲請甘夫人上馬，殺開條大路，直送至長坂坡。只見張飛橫矛立馬於橋上，大叫：「子龍！你如何反我哥哥？」雲曰：「我尋不見主母與小主人，因此落後，何言反耶？」飛曰：「若非簡雍先來報信，我今見你，怎肯干休也！」雲曰：「主公在何處？」飛曰：「只在前面不遠。」雲謂糜竺曰：「糜子仲保甘夫人先行，待我仍往尋糜夫人與小主人去。」言罷，引數騎再回舊路。

正走之間，見一將手提鐵鎗，背著一口劍，引十數騎躍馬而來。趙雲更不打話，直取那將。交馬只一合，把那將一鎗刺倒，從騎皆走。原來那將乃曹操隨身背劍之將夏侯恩也。曹操有寶劍二口：一名「倚天」，一名「青釭」；倚天劍自佩之，青釭劍令夏侯恩佩之。那青釭劍砍鐵如泥，鋒利無比。當時夏侯恩自恃勇力，背著曹操，只顧引人搶奪擄掠。不想撞著趙雲，被他一鎗刺死，奪了那口劍，看靶上有金嵌「青釭」二字，方知是寶劍也。雲插劍提鎗，復殺入重圍；回顧手下從騎，已沒一人，只剩得孤身。雲並無半點退心，只顧往來尋覓；但逢百姓，便問糜夫人消息。忽一人指曰：「夫人抱著孩兒，左腿上著了鎗，行走不得，只在前面牆缺內坐地。」

趙雲聽了，連忙追尋。只見一個人家，被火燒壞土牆，糜夫人抱著阿斗，坐於牆下枯井之傍啼哭。雲急下馬伏地而拜。夫人曰：「妾得見將軍，阿斗有命矣。望將軍可憐他父親飄蕩半世，只有這點骨血。將軍可護持此子，教他得見父面，妾死無恨！」雲曰：「夫人受難，雲之罪也。不必多言，請夫人上馬。雲自步行死戰，保夫人透出重圍。」糜夫人曰：「不可！將軍豈可無馬？此子全賴將軍保護。妾

已重傷，死何足惜！望將軍速抱此子前去，勿以妾為累也。」雲曰：「喊聲將近，追兵已至，請夫人速上馬。」糜夫人曰：「妾身委實難去，休得兩誤。」乃將阿斗遞與趙雲曰：「此子性命全在將軍身上！」趙雲三回五次，請夫人上馬，夫人只不肯上馬。四邊喊聲又起。雲厲聲曰：「夫人不聽吾言，追軍若至，為之奈何？」糜夫人乃棄阿斗於地，翻身投入枯井中而死。後人有詩讚之曰：

戰將全憑馬力多，步行怎把幼君扶？

拚將一死存劉嗣，勇決還虧女丈夫。

趙雲見夫人已死，恐曹軍盜屍，便將土牆推倒，掩蓋枯井。掩訖，解開勒甲縵，放下掩心鏡，將阿斗抱護在懷，綽鎗上馬。早有一將，引一隊步軍至，乃曹洪部將晏明也，持三尖兩刃刀來戰趙雲。不三合，被趙雲一鎗刺倒，殺散眾軍，衝開一條路。正走間，前面又一枝軍馬攔路。當先一員大將，旗號分明，大書「河間張郃」。雲更不答話，挺鎗便戰。約十餘合，雲不敢戀戰，奪路而走。背後張郃趕來，雲加鞭而行，不想跣躃一聲，連馬和人，顛入土坑之內。張郃挺鎗來刺，忽然一道紅光，從土坑中滾起：那匹馬平空一躍，跳出坑外。後人有詩曰：

紅光罩體困龍飛，征馬衝開長坂圍。

四十二年真命主，將軍因得顯神威。

張郃見了，大驚而退。趙雲縱馬正走，背後忽有二將大叫：「趙雲休走！」前面又有二將，使兩般軍器，截住去路：後面趕的是馬延、張顛，前面阻的是焦觸、張南，都是袁紹手下降將。趙雲力戰四將，曹軍一齊擁至。雲乃拔青釭劍亂砍。手起處，衣甲平過，血如湧泉。殺退眾軍將，直透重圍。

卻說曹操在景山頂上，望見一將，所到之處，威不可當，急問左右是誰。曹洪飛馬下山大叫曰：「軍中戰將可留姓名！」雲應聲曰：「吾乃常山趙子龍也！」曹洪回報曹操。操曰：「真虎將也！吾當生致之。」遂令飛馬傳報各處：「如趙雲到，不許放冷箭，只要捉活的。」因此趙雲得脫此難；此亦阿斗之福所致也。這一場殺：趙雲懷

抱後主，直透重圍，砍倒大旗兩面，奪槊三條；前後鎗刺劍砍，殺死曹營名將五十餘員。後人有詩曰：

血染征袍透甲紅，當陽誰敢與爭鋒！

古來衝陣扶危主，只有常山 趙子龍。

趙雲當下殺透重圍，已離大陣，血滿征袍。正行間，山坡下又撞出兩枝軍，乃夏侯惇部將鍾繡、鍾綽兄弟二人，一個使大斧，一個使畫戟，大喝：「趙雲快下馬受縛！」正是：纔離虎窟逃生去，又遇龍潭鼓浪來。畢竟子龍怎地脫身，且聽下文分解。

卻說鍾繡、鍾綽二人攔住趙雲廝殺。趙雲挺鎗便刺，鍾繡當先揮大斧來迎。兩馬相交，戰不三合，被雲一鎗刺落馬下，奪路便走。背後鍾綽持戟趕來，馬尾相啣，那枝戟只在趙雲後心內弄影。雲急撥轉馬頭，恰好兩胸相拍。雲左手持鎗隔過畫戟，右手拔出青釭寶劍砍去，帶盔連腦，砍去一半，綽落馬而死，餘眾奔散。趙雲得脫，望長坂橋而走。只聞後面喊聲大震：原來文聘引軍趕來。趙雲到得橋邊，人困馬乏。見張飛挺矛立馬於橋上，雲大呼曰：「翼德援我！」飛曰：「子龍速行，追兵我自當之。」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見玄德與眾人憩於樹下。雲下馬伏地而泣。玄德亦泣。雲喘息而言曰：「趙雲之罪，萬死猶輕！糜夫人身帶重傷，不肯上馬，投井而死。雲只得推土牆掩之；懷抱公子，身突重圍；賴主公洪福，幸而得脫。適來公子尚在懷中啼哭，此一會不見動靜，多是不能保也。」遂解視之。原來阿斗正睡著未醒。雲喜曰：「幸得公子無恙！」雙手遞與玄德。玄德接過，擲之於地曰：「為汝這孺子，幾損我一員大將！」趙雲忙向地下抱起阿斗，泣拜曰：「雲雖肝腦塗地，不能報也！」後人有詩曰：

曹操軍中飛虎出，趙雲懷內小龍眠。

無由撫慰忠臣意，故把親兒擲馬前。

卻說文聘引軍追趙雲至長坂橋，只見張飛倒豎虎鬚，圓睜環眼，手綽蛇矛，立馬橋上；又見橋東樹林之後，塵頭大起，疑有伏兵，便

勒住馬，不敢近前。俄而曹仁、李典、夏侯惇、夏侯淵、樂進、張遼、張郃、許褚等都至。見飛怒目橫矛，立馬於橋上，又恐是諸葛孔明之計，都不敢近前。紮住陣腳，一字兒擺在橋西，使人飛報曹操。操聞知，急上馬，從陣後來。張飛圓睜環眼，隱隱見後軍青羅傘蓋、旄鉞旌旗來到，料得是曹操心疑，親自來看。飛乃厲聲大喝曰：「我乃燕人張翼德也！誰敢與我決一死戰？」聲如巨雷。曹軍聞之，盡皆股栗。曹操急令去其傘蓋，回顧左右曰：「我向曾聞雲長言：翼德於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首，如探囊取物。今日相逢，不可輕敵。」言未已，張飛睜目又喝曰：「燕人張翼德在此，誰敢來決死戰？」曹操見張飛如此氣概，頗有退心。飛望見曹操後軍陣腳移動，乃挺矛又喝曰：「戰又不戰，退又不退，卻是何故！」喊聲未絕，曹操身邊夏侯傑驚得肝膽碎裂，倒撞於馬下。操便回馬而走。於是諸軍眾將一齊望西逃奔。正是：黃口孺子，怎聞霹靂之聲；病體樵夫，難聽虎豹之吼。一時棄鎗落盔者，不計其數。人如潮湧，馬似山崩，自相踐踏。後人有詩讚曰：

長坂橋頭殺氣生，橫鎗立馬眼圓睜。  
一聲好似轟雷震，獨退曹家百萬兵。

註：以上僅就坊間所見資料，提供一個參考版本；教師亦可參考、使用其他版本。

## 三國演義（節錄第85回）

卻說先主在永安宮，染病不起，漸漸沈重。至章武三年夏四月，先主自知病入四肢；又哭關、張二弟，其病愈深，兩目昏花，厭見侍從之人；乃叱退左右，獨臥於龍榻之上。忽然陰風驟起，將燈吹搖，滅而復明。只見燈影之下，二人侍立。先主怒曰：「朕心緒不寧，教汝等且退，何故又來！」叱之不退。先主起而視之：上首乃雲長，下首乃翼德也。先主大驚曰：「二弟原來尚在！」雲長曰：「臣等非人，乃鬼也。上帝以臣二人平生不失信義，皆敕命為神。哥哥與兄弟聚會不遠矣。」先主扯定大哭。忽然驚覺：二弟不見。即喚從人問之，時正三更。先主歎曰：「朕不久於人世矣！」遂遣使往成都，請丞相諸葛亮、尚書令李嚴等，星夜來永安宮，聽受遺命。孔明等與先主次子魯王 劉永、梁王 劉理，來永安宮見帝，留太子劉禪守成都。

且說孔明到永安宮，見先主病危，慌忙拜伏於龍榻之下。先主傳旨，請孔明坐於龍榻之側，撫其背曰：「朕自得丞相，幸成帝業；何期智識淺陋，不納丞相之言，自取其敗。悔恨成疾，死在旦夕。嗣子孱弱，不得不以大事相託。」言訖，淚流滿面。孔明亦涕泣曰：「願陛下善保龍體，以副天下之望！」先主以目遍視，只見馬良之弟馬謖在傍，先主令且退。謖退出，先主謂孔明曰：「丞相觀馬謖之才何如？」孔明曰：「此人亦當世之英才也。」先主曰：「不然：朕觀此人，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丞相宜深察之。」分付畢，傳旨召諸臣入殿，取紙筆寫了遺詔，遞與孔明而歎曰：「朕不讀書，粗知大略。聖人云：「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朕本待與卿等同滅曹賊，共扶漢室；不幸中道而別。煩丞相將詔付與太子禪，令勿以為常言。凡事更望丞相教之！」孔明等泣拜於地曰：「願陛下將息龍體！臣等盡施犬馬之勞，以報陛下知遇之恩也。」先主命內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淚，一手執其手，曰：「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孔明曰：「有何聖諭？」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

邦定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為成都之主。」孔明聽畢，汗流遍體，手足失措，泣拜於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盡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乎！」言訖，叩頭流血。先主又請孔明坐於榻上，喚魯王 劉永、梁王 劉理近前，分付曰：「爾等皆記朕言：朕亡之後，爾兄弟三人，皆以父事丞相，不可怠慢。」言罷，遂命二王同拜孔明。二王拜畢，孔明曰：「臣雖肝腦塗地，安能報知遇之恩也！」

先主謂眾官曰：「朕已託孤於丞相，令嗣子以父事之。卿等俱不可怠慢，以負朕望。」又囑趙雲曰：「朕與卿於患難之中，相從到今，不想於此地分別。卿可想朕故交，早晚看覷吾子，勿負朕言。」雲泣拜曰：「臣敢不効犬馬之勞！」先主又謂眾官曰：「卿等眾官，朕不能一一分囑，願皆自愛。」言畢，駕崩，壽六十三歲：時章武三年夏四月二十四日也。

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 李白

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  
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  
相攜及田家，童稚開荆扉。  
綠竹入幽徑，青蘿拂行衣。  
歡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揮。  
長歌吟《松風》，曲盡河星稀。  
我醉君復樂，陶然共忘機。

## 也許

聞一多

### — 葬歌 —

也許你真是哭得太累，  
也許，也許你要睡一睡，  
那麼叫蒼鷺不要咳嗽。  
蛙不要號，蝙蝠不要飛。

不許陽光撥你的眼簾，  
不許清風刷上你的眉，  
無論誰都不能驚醒你，  
我吩咐山靈庇護你睡，

也許你聽這蚯蚓翻泥，  
聽那細草的根鬚吸水，  
也許你聽這般的音樂，  
比那咒罵的人聲更美；

那麼你先把眼皮閉緊，  
我就讓你睡，我讓你睡，  
我把黃土輕輕蓋著你，  
我叫紙錢兒緩緩的飛。

## 亡鈇

列子

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步行，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語言，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俄而搯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

## 口技

林嗣環

京中有善口技者。會賓客大宴，於廳事之東北隅，施八尺屏幃，口技人坐屏幃中，一桌、一椅、一扇、一撫尺而已。眾賓團坐。少頃，但聞屏幃中撫尺一下，滿坐寂然，無敢譁者。

遙聞深巷中犬吠，便有婦人驚覺欠伸，丈夫嚙語。既而兒醒，大啼。丈夫亦醒。婦撫兒，兒含乳啼，婦拍而鳴之。又一大兒醒，絮絮不止。當是時，婦手拍童聲，口中鳴聲，兒含乳啼聲，大兒初醒聲，夫叱大兒聲，一時齊發，眾妙畢備。滿坐賓客，無不伸頸，側目，微笑，默歎，以為妙絕。

未幾，夫齶聲起，婦拍兒，亦漸拍漸止。微聞有鼠，作作索索，盆器傾側，婦夢中咳嗽。賓客意少舒，稍稍正坐。

忽一人大呼「火起」，夫起大呼，婦亦起大呼。兩兒齊哭。俄而百千人大呼，百千兒哭，百千犬吠。中間力拉崩倒之聲，火爆聲，呼呼風聲，百千齊作；又夾百千求救聲，曳屋許許聲，搶奪聲，撥水聲：凡所應有，無所不有；雖人有百手，手有百指，不能指其一端；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處也。於是賓客無不變色離席，奮袖出臂，兩股戰戰，欲先走。

忽然撫尺一下，眾響畢絕。撤屏視之，一人、一桌、一椅、一扇、一撫尺而已。

## 大同與小康

禮記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仲尼之歎，蓋歎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歎？」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儀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 大明湖

劉鶚

老殘動身上車，一路秋山紅葉，老圃黃花，頗不寂寞。到了濟南府，進得城來，家家泉水，戶戶垂楊，比那江南風景，覺得更為有趣。

到了小布政司街，覓了一家客店，名叫高陞店，將行李卸下，開發了車價酒錢，胡亂吃點晚飯，也就睡了。

次日清晨起來，吃點兒點心，便搖著串鈴，滿街逛了一趟，虛應一應故事。午後便步行至鵲華橋邊，雇了一隻小船，盪起雙槳，朝北不遠，便到歷下亭前。下船進去，入了大門，便是一個亭子，油漆已大半剝蝕。亭上懸了一副對聯，寫的是：

「歷下此亭古，

濟南名士多。」

上寫著「杜工部句」，下寫著「道州 何紹基書」。亭子旁邊，雖有幾間房屋，也沒有甚麼意思。

復行上船，向西盪去，不甚遠，又到了鐵公祠畔——你道鐵公是誰？就是明初與燕王為難的那個鐵鉉。後人敬他的忠義，所以至今春秋時節，土人尚不斷的來此進香。——到了鐵公祠前，朝南一望，只見對面千佛山上，梵宇僧樓，與那蒼松翠柏，高下相間；紅的火紅，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綠的碧綠。更有一株半株的丹楓，夾在裏面；彷彿宋人趙千里的一幅大畫，做了一架數十里長的屏風。

正在歎賞不絕，忽聽得一聲漁唱；低頭看去，誰知那大明湖業已澄淨的同鏡子一般。那千佛山的倒影映在湖裏，顯得明明白白。那樓台樹木，格外有了光彩，覺得比上頭的千佛山還要好看，還要清楚。

這湖的南岸上去，便是街市；卻有一層蘆葦，密密遮住。現在正是開花的時候，一片白花映著帶水氣的斜陽，好似一條粉紅絨毯，做了上下兩個山的墊子，實在奇絕！

老殘心裏想道：「如此佳景，為何沒有甚麼遊人？」看了一會兒，回轉身來，看那大門裏面，楹柱上有副對聯，寫的是：

「四面荷花三面柳，  
一城山色半城湖。」

暗暗點頭道：「真真不錯！」進了大門，正面便是鐵公享堂，朝東便是一個荷池；繞著曲折的迴廊，到了荷池東面，就是個圓門。圓門東邊有三間舊房，有個破匾，上題「古水仙祠」四個字。祠前一副舊對聯，寫的是：

「一盞寒泉薦秋菊，  
三更畫舫穿藕花。」

過了水仙祠，仍舊上了船，盪到歷下亭的後面，兩邊荷葉荷花，將船夾住。那荷葉初枯，擦的船嗤嗤價響。那水鳥被人驚起，格格價飛。那已老的蓮蓬，不斷的繃到船窗裏面來。老殘隨手摘了幾個蓮蓬，一面吃著，一面船已到了鵲華橋畔了。

註：以上僅就坊間所見資料，提供一個參考版本；教師亦可參考、使用其他版本。

# 大鼠

蒲松齡

萬曆間，宮中有鼠，大與貓等，為害甚劇。徧求民間佳貓捕制之，輒被噉食。適異國來貢獅貓，毛白如雪。抱投鼠屋，闔其扉，潛窺之。貓蹲良久，鼠逡巡自穴中出，見貓，怒奔之。貓避登几上，鼠亦登，貓則躍下。如此往復，不啻百次。眾咸謂貓怯，以為是無能為者。既而鼠跳擲漸遲，碩腹似喘，蹲地上少休。貓即疾下，爪掬頂毛，口齧首領，輾轉爭持，貓聲嗚嗚，鼠聲啾啾。啟扉急視，則鼠首已嚼碎矣。然後知貓之避，非怯也，待其惰也。「彼出則歸，彼歸則復」，用此智耳。噫！匹夫按劍，何異鼠乎！

## 大鐵椎傳

魏禧

大鐵椎，不知何許人；北平陳子燦省兄河南，與遇宋將軍家。宋，懷慶青華鎮人，工技擊，七省好事者皆來學；人以其雄健，呼宋將軍云。宋弟子高信之，亦懷慶人，多力，善射；長子燦七歲，少同學，故嘗與過宋將軍。

時座上有健啖客，貌甚寢；右脅夾大鐵椎，重四五十斤，飲食、拱揖不暫去；柄鐵摺疊環複，如鎖上鍊，引之長丈許。與人罕言語，語類楚聲。問其鄉及姓字，皆不答。

既同寢，夜半，客曰：「吾去矣！」言訖不見。子燦見窗戶皆閉，驚問信之。信之曰：「客初至時，不冠，不襪；以藍手巾裹頭，足纏白布；大鐵椎外，一物無所持，而腰多白金。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子燦寐而醒，客則鼾睡炕上矣。

一日，辭宋將軍曰：「吾始聞汝名，以為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將軍彊留之。乃曰：「吾嘗奪取諸響馬物，不順者輒擊殺之，眾魁請長其羣，吾又不許；是以讎我。久居此，禍必及汝。今夜半，方期我決鬥某所。」宋將軍欣然曰：「吾騎馬挾矢以助戰。」客曰：「止！賊能且眾，吾欲護汝，則不快吾意。」宋將軍故自負，且欲觀客所為，力請客。客不得已，與偕行。將至鬥處，送宋將軍登空堡上，曰：「但觀之，慎弗聲，令賊知汝也！」

時雞鳴月落，星光照曠野，百步見人。客馳下，吹鬢策數聲。頃之，賊二十餘騎四面集，步行負弓矢從者，百餘人。一賊提刀縱馬奔客，曰：「奈何殺吾兄？」言未畢，客呼曰：「椎！」賊應聲落馬，馬首盡裂。眾賊環而進；客從容揮椎，人馬四面仆地下，殺三十餘人。宋將軍屏息觀之，股票欲墮。忽聞客大呼曰：「吾去矣！」地塵且起，黑煙滾滾東向馳去，後遂不復至。

魏禧論曰：「子房得力士，椎秦皇帝博浪沙中；大鐵椎，其人

歟？天生異人，必有所用之。予讀陳同甫《中興遺傳》，豪俊、俠烈、魁奇之士，泯泯然不見功名於世者，又何多也？豈天之生才，不必為人用歟？抑用之自有時歟？子燦遇大鐵椎為壬寅歲，視其貌，當年三十。然則大鐵椎今年四十耳。子燦又嘗見其寫市物帖子，甚工楷書也。」

註：以上僅就坊間所見資料，提供一個參考版本；教師亦可參考、使用其他版本。

# 女媧補天

淮南子

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熾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顛民，鷲鳥攫老弱。

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

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顛民生。

## 子衿

詩經鄭風

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

縱我不往，

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佩，

悠悠我思。

縱我不往，

子寧不來？

挑兮達兮，

在城闕兮。

一日不見，

如三月兮。

## 小人無朋

歐陽修

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

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

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始終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 小池

楊萬里

泉眼無聲惜細流，  
樹蔭照水愛晴柔。  
小荷才露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頭。

## 小重山

岳飛

昨夜寒蛩不住鳴。驚回千里夢，已三更。起來獨自繞階行，人悄悄，簾外月朧明。白首為功名，舊山松竹老，阻歸程。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弦斷有誰聽？

## 小時了了

劉義慶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詣門者，皆俊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僕與君奕世為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

太中大夫陳躡後至，人以其語語言之。躡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躡大踖踖。

## 山中

徐志摩

庭院是一片靜，  
聽市謠圍抱；  
織成一地松影——  
看當頭月好！

不知今夜山中，  
是何等光景；  
想也有月有松，  
有更深的靜。

我想攀附月色，  
化作一陣清風；  
吹醒群松春醉，  
去山中浮動。

吹下一針新碧，  
掉在你窗前；  
輕柔如同歎息——  
不驚你安眠！

## 山行

杜牧

遠上寒山石徑斜，  
白雲生處有人家。  
停車坐愛楓林晚，  
霜葉紅於二月花。

山坡羊 潼關懷古

張養浩

峰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裏潼關路。望西都，意躊躇。傷心  
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里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 山居秋暝

王維

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  
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  
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

己亥雜詩（其五）

龔自珍

浩蕩離愁白日斜，  
吟鞭東指即天涯。  
落紅不是無情物，  
化作春泥更護花。

##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

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黔婁之妻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 元日

王安石

爆竹聲中一歲除，  
春風送暖入屠蘇。  
千門萬戶曈曈日，  
總把新桃換舊符。

天香引 西湖感舊 湯式

問西湖昔日如何？  
朝也笙歌，暮也笙歌。  
問西湖今日如何？  
朝也干戈，暮也干戈。  
昔日也二十里沽酒樓香風綺羅，  
今日個兩三個打魚船落日滄波。  
光景蹉跎，人物消磨。  
昔日西湖，今日南柯。

## 天時不如地利章

孟子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皮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故必勝矣。

天淨沙 春

白樸

春山暖日和風，  
闌干樓閣簾櫳，  
楊柳秋千院中。  
啼鶯舞燕，小橋流水飛紅。

天淨沙 秋 白樸

孤村落日殘霞，  
輕煙老樹寒鴉。  
一點飛鴻影下，  
青山綠水，  
白草紅葉黃花。

天淨沙 秋思

馬致遠

枯藤老樹昏鴉，  
小橋流水人家，  
古道西風瘦馬。  
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天淨沙 魯卿庵中

張可久

青苔古木蕭蕭。  
蒼雲秋水迢迢。  
紅葉山齋小小。  
有誰曾到。探梅人過溪橋。

## 孔明借箭

羅貫中

卻說魯肅領了周瑜言語，逕來舟中相探孔明。孔明接入小舟對坐。肅曰：「連日措辦軍務，有失聽教。」孔明曰：「便是亮亦未與都督賀喜。」肅曰：「何喜？」孔明曰：「公瑾使先生來探亮知也未知，便是這件事可賀喜耳。」諛得魯肅失色問曰：「先生何由知之？」孔明曰：「這條計只好弄蔣幹。曹操雖被一時瞞過，必然便省悟，只是不肯認錯耳。今蔡、張兩人既死，江東無患矣，如何不賀喜！吾聞曹操換毛玠、于禁為水軍都督，則這兩個手裏，好歹送了水軍性命。」魯肅聽了，開口不得，把些言語支吾了半晌，別孔明而回。孔明囑曰：「望子敬在公瑾面前勿言亮先知此事。恐公瑾心懷妒忌，又要尋事害亮。」魯肅應諾而去，回見周瑜，把上項事只得實說了。瑜大驚曰：「此人決不可留！吾決意斬之！」肅勸曰：「若殺孔明，卻被曹操笑也。」瑜曰：「吾自有公道斬之，教他死而無怨。」肅曰：「以何公道斬之？」瑜曰：「子敬休問，來日便見。」

次日，聚眾將於帳下，教請孔明議事。孔明欣然而至。坐定，瑜問孔明曰：「即日將與曹軍交戰，水路交兵，當以何兵器為先？」孔明曰：「大江之上，以弓箭為先。」瑜曰：「先生之言，甚合愚意。但今軍中正缺箭用，敢煩先生監造十萬枝箭，以為應敵之具。此係公事，先生幸勿推卻。」孔明曰：「都督見委，自當效勞。敢問十萬枝箭，何時要用？」瑜曰：「十日之內，可完辦否？」孔明曰：「操軍即日將至，若候十日，必誤大事。」瑜曰：「先生料幾日可完辦？」孔明曰：「只消三日，便可拜納十萬枝箭。」瑜曰：「軍中無戲言。」孔明曰：「怎敢戲都督！願納軍令狀：三日不辦，甘當重罰。」瑜大喜，喚軍政司當面取了文書，置酒相待曰：「待軍事畢後，自有酬勞。」孔明曰：「今日已不及，來日造起。至第三日，可差五百小軍到江邊搬箭。」飲了數盃，辭去。魯肅曰：「此人莫非詐

乎？」瑜曰：「他自送死，非我逼他。今明白對眾要了文書，他便兩脅生翅，也飛不去。我只分付軍匠人等，教他故意延遲，凡應用物件，都不與齊備。如此，必然誤了日期。那時定罪，有何理說？公今可去探他虛實，卻來回報。」

肅領命來見孔明。孔明曰：「吾曾告子敬，休對公瑾說，他必要害我。不想子敬不肯為我隱諱，今日果然又弄出事來。三日內如何造得十萬箭？子敬只得救我！」肅曰：「公自取其禍，我如何救得你？」孔明曰：「望子敬借我二十隻船，每船要軍士三十人，船上皆用青布為幔，各束草千餘個，分佈兩邊。吾別有妙用。第三日包管有十萬枝箭。只不可又教公瑾得知；若彼知之，吾計敗矣。」肅允諾，卻不解其意，回報周瑜，果然不提起借船之事；只言孔明並不用箭竹、翎毛、膠漆等物，自有道理。瑜大疑曰：「且看他三日後如何回覆我！」

卻說魯肅私自撥輕快船二十隻，各船三十餘人，並布幔束草等物，盡皆齊備，候孔明調用。第一日卻不見孔明動靜；第二日亦只不動。至第三日四更時分，孔明密請魯肅到船中。肅問曰：「公召我來何意？」孔明曰：「特請子敬同往取箭。」肅曰：「何處去取？」孔明曰：「子敬休問，前去便見。」遂命將二十隻船，用長索相連，逕望北岸進發。是夜大霧漫天，長江之中，霧氣更甚，對面不相見。孔明促舟前進，果然是好大霧！

當夜五更時候，船已近曹操水寨。孔明教把船隻頭西尾東，一帶擺開，就船上擂鼓吶喊。魯肅驚曰：「倘曹兵齊出，如之奈何？」孔明笑曰：「吾料曹操於重霧中必不敢出。吾等只顧酌酒取樂，待霧散便回。」

卻說曹操寨中，聽得擂鼓吶喊，毛玠、于禁二人慌忙飛報曹操。操傳令曰：「重霧迷江，彼軍忽至，必有埋伏，切不可輕動。可撥水軍弓弩手亂箭射之。」又差人往旱寨內喚張遼、徐晃各帶弓弩軍三千，火速到江邊助射。比及號令到來，毛玠、于禁怕南軍搶入水寨，已差弓弩手在寨前放箭；少頃，旱寨內弓弩手亦到，約一萬餘人，盡

皆向江中放箭：箭如雨發。孔明教把船弔回，頭東尾西，逼近水寨受箭，一面擂鼓吶喊。待至日高霧散，孔明令收船急回。二十隻船兩邊束草上，排滿箭枝。孔明令各船上軍士齊聲叫曰：「謝丞相箭！」比及曹軍寨內報知曹操時，這裏船輕水急，已放回二十餘里，追之不及。曹操懊悔不已。

卻說孔明回船謂魯肅曰：「每船上箭約五六千矣。不費江東半分之力，已得十萬餘箭。明日即將來射曹軍，卻不甚便？」肅曰：「先生真神人也！何以知今日如此大霧？」孔明曰：「為將而不通天文，不識地利，不知奇門，不曉陰陽，不看陣圖，不明兵勢，是庸才也。亮於三日前已算定今日有大霧，因此敢任三日之限。公瑾教我十日完辦，工匠料物，都不應手，將這一件風流罪過，明白要殺我；我命繫於天，公瑾焉能害我哉！」魯肅拜服。

船到岸時，周瑜已差五百軍在江邊等候搬箭。孔明教於船上取之，可得十餘萬枝。都搬入中軍帳交納。魯肅入見周瑜，備說孔明取箭之事。瑜大驚，慨然歎曰：「孔明神機妙算，吾不如也！」

註：以上僅就坊間所見資料，提供一個參考版本；教師亦可參考、使用其他版本。

## 少年中國說

梁啟超

日本人之稱我中國也，一則曰老大帝國，再則曰老大帝國，是語也，蓋襲譯歐西人之言也。嗚呼！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梁啟超曰：惡，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國在。

欲言國之老少，請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將來。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戀心；惟思將來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戀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進取。惟保守也，故永舊；惟進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經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將來也，事事皆其所未經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憂慮，少年人常好行樂。惟多憂也，故灰心；惟行樂也，故盛氣。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氣也，故豪壯。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壯也，故冒險。惟苟且也，故能滅世界；惟冒險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厭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厭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可為者；惟好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不可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陽；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此老年與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梁啟超曰：人固有之，國亦宜然。

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國者，則中國老朽之冤業也；製出將來之少年中國者，則中國少年之責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與此世界作別之日不遠矣，而我少年乃新來而與世界為緣。使舉國之少年而果為少年也，則吾中國為未來之國，其進步未可量也；使舉國之少年而亦為老大也，則吾中國為過去之國，其漸亡可翹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潛龍騰淵，鱗爪飛揚；乳虎嘯谷，百獸震惶；鷹隼試翼，風塵吸張。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將

發矚，有作其芒。天戴其蒼，地履其黃，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

## 少年筆耕

亞米契斯 著  
夏丏尊 譯

敘利亞是小學五年生，十二歲，是個黑髮白皮膚的小孩。他父親在鐵路局作雇員，在敘利亞以下還有許多兒女，一家營著清苦的生計，還是拮据不堪。父親不以兒女為累贅，一味愛著他們，對於敘利亞百事依從，唯有學校的功課，卻毫不放鬆地督促他用功。這是因為想他快些畢業，得著較好的位置，來幫助一家生計的緣故。

父親年紀大了，並且因為一向辛苦，面容更老。一家生計全負在他肩上。他於日間鐵路工作以外，又從別處接了書件來抄寫，每夜執筆伏案到很遲才睡。近來，某雜誌社託他寫封寄雜誌給定戶的封條，用了大大的正楷字寫，每五百條寫費六角。這工作好像很辛苦，老人每於食桌上向自己家裏的人叫苦：

「我眼睛似乎壞起來了。那個夜工，要縮短我的壽命呢！」

有一天，敘利亞向他父親說：「父親！我來替你寫吧。我能寫得和你一樣好。」

父親終不許可：「不要，你應該用你的功。功課，在你是大事，就是一小時，我也不願奪了你的時間。你雖有這樣的好意，但我決不願累你。以後不要再說這話了。」

敘利亞向來知道父親的脾氣，也不強請，獨自在心裏設法。他每夜半聽見父親停止工作，回到臥室裏去。有好幾次，十二點鐘一敲過，立刻聽到椅子向後拖的聲音，接著就是父親輕輕回臥室去的步聲。一天晚上，敘利亞等父親去睡了後，起來悄悄地著好衣裳，躡著腳步走進父親寫字的房子裏，把洋燈點著。案上擺著空白的條紙和雜誌定戶的名冊，敘利亞就執了筆，仿著父親的筆筆跡寫起來，心裏既歡喜又有些恐懼。寫了一會，條子漸漸積多，放了筆把手搓一搓，提起精神再寫。一面動著筆微笑，一面又側了耳聽著動靜，怕被父親起來看見。寫到一百六十張，算起來值兩角錢了，方才停止，把筆放在原處，熄了燈，躡手躡腳地回到床上去睡。

第二天午餐時，父親很是高興，原來他父親一點不察覺。每夜只是機械地照簿謄寫，十二點鐘一敲就放了筆，早晨起來把條子數一數罷了。那天父親真高興，拍著敘利亞的肩說：

「喂！敘利亞！你父親還著實未老哩！昨晚三小時裏面，工作要比平常多做三分之一。我的手還很自由，眼睛也還沒有花。」

敘利亞雖不說甚麼，心裏卻快活。他想：「父親不知道我在替他寫，卻自己以為還未老呢。好！以後就這樣做去罷。」

那夜到了十二時，敘利亞仍起來工作。這樣經過了好幾天，父親依然不曾知道。只有一次，父親在晚餐時說：「真是奇怪！近來燈油費突然多了。」敘利亞聽了暗笑，幸而父親不再說別的。此後他就每夜起來抄寫。

敘利亞因為每夜起來，漸漸睡眠不足，朝起覺著疲勞，晚間復習要打瞌睡。有一夜，敘利亞伏在案上睡熟了，那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的打盹。

「喂！用心！用心！做你的功課！」父親拍著手叫說。敘利亞張開了眼，再用功復習。可是第二夜，第三夜，又同樣打盹，愈弄愈不好：總是伏在書上睡熟了，或早晨晏起，復習功課的時候，總是帶著倦容，好像對功課很厭倦似的。父親見這情形，屢次注意他，結果至於動氣，雖然他是一向不責罵小孩。有一天早晨，父親對他說：

「敘利亞！你真對不起我！你和從前不是變了樣子嗎？當心！一家的希望都在你身上呢。你知道嗎？」

敘利亞有生以來第一次受著叱罵，很是難受。心裏想：「是的，那樣的事不能夠長久做下去的，非停止不可。」

這天晚餐的時候，父親很高興地說：「大家聽啊！這月比前月多賺六元四角錢呢。」他從食桌抽屜裏取出一袋果子來，說是買來讓一家人慶祝的。小孩們都拍手歡樂，敘利亞也因此把心重新振作起來，元氣也恢復許多，心裏自語道：「呷呀！再繼續做吧。日間多用點功，夜裏依舊工作吧。」父親又接著說：「六元四角哩！這雖很好！只有這孩子——」說著指了敘利亞：「我實在覺得可厭！」敘利亞默然受著責備，忍住了要迸出來的眼淚，心裏卻覺得歡喜。

從此以後，敘利亞仍是拚了命工作，可是，疲勞之上更加疲勞，終於難以支持。這樣過了兩個月。父親仍是叱罵他，對他的臉色更漸漸擔起憂來。有一天，父親到學校去訪先生，和先生商量敘利亞的事。先生說：「是的，成績好還是好，因為他原是聰明的。但是不及以前的熱心了，每日總是打著呵欠，似乎要睡去，心不能集注在功課上。叫他作文，他只是短短地寫了點就算，字體也草率了，他原可以更好的。」

那夜父親喚敘利亞到他旁邊，用了比平常更嚴厲的態度對敘利亞說：

「敘利亞！你知道我為了養活一家怎樣地勞累？你不知道嗎？我為了你們，是把命在拚著呢！你竟甚麼都不想想，也不管你父母兄弟怎樣！」

「啊！並不！請不要這樣說！父親！」敘利亞咽著眼淚說。他正想把經過的一切說出來，父親又攔住了他的話頭：

「你應該知道家裏的境況。一家人要刻苦努力才可支持得住，這是你應該早已知道的。我不是那樣努力地做著加倍的工作嗎？本月我原以為可以從鐵路局得到二十元的獎金的，已預先派人用途，不料到了今天，才知道那筆錢是無望的了。」

敘利亞聽了，把口頭要說的話重新抑住，自己心裏反覆著說：

「呷呀！不要說，還是始終隱瞞了，仍舊替父親幫忙吧。對父親不起的地方，從別一方來補報吧。學校裏的功課原非用功及格不可，但最要緊的是要幫助父親養活一家，略微減去父親的疲勞。是的，是的。」

又過了兩個月。敘利亞仍繼續作夜工，日間疲勞不堪，父親依然見了他動怒。最可痛的是父親對他漸漸冷淡，好像以為兒子太不忠實，是無甚希望的了，不多同他說話，甚至不願看見他。敘利亞見這光景，心痛的了不得。父親背向他的時候，他幾乎要從背後下拜。悲哀疲勞，使他愈加衰弱，臉色愈加蒼白，學業也似乎愈加不勤勉了。他自己也知道非停止作夜工不可，每夜就睡的時候，常自己對自己說：「從今夜起，真是不再夜半起來了。」可是，一到了十二點鐘，以前的決心不覺忽然寬懈，好像睡著不起，就是逃避自己的義務，偷用了家裏的兩角錢了。於是熬不住了仍舊起來。他以為父親總有一日會起來看見他，或者在數

紙的時候偶然發覺他的作為。到了那時，自己雖不申明，父親自然會知道的。這樣一想，他仍繼續夜夜工作。

有一天晚餐的時候，母親覺得敘利亞的臉色比平常更不好了，她說：

「敘利亞！你不是不舒服吧？」說著又向著丈夫：

「敘利亞不知怎麼了，看看他臉色青得——敘利亞！你怎麼啦？」說時顯得很憂愁。

父親把眼向敘利亞一瞟：「即使有病也是他自作自受。以前用功的時候，他並不如此的。」

「但是，你！這不是因為他有病的緣故嗎？」父親聽母親這樣說，回答說：

「我早已不管他了！」

敘利亞聽了心如刀割。父親竟不管他了！那個他偶一咳嗽就憂慮得了不得的父親！父親確實不愛他了，眼中已沒有他這個人了！「啊！父親！我沒有你的愛是不能生活的！——無論如何，請你不要如此說，我一一說了出來，不再欺瞞你了。只要你再愛我，無論怎樣，我一定像從前一樣地用功。啊！這次真下決心了。」

敘利亞的決心仍是徒然。那夜因了習慣的力，又自己起來了。起來以後，就想往幾月來工作的地方作最後的一行。進去點著了燈，見到桌上的空白紙條，覺得從此不寫有些難過，就情不自禁地執了筆又開始寫了。忽然手動時把一冊書碰落到地。那時滿身的血液突然集注到心胸裏來：如果父親醒了如何，這原也不算甚麼壞事，發現了也不要緊，自己本來也屢次想說明了。但是，如果父親現在醒了，走了出來，被他看見了我，母親怎樣吃驚啊，並且，如果現在被父親發覺，父親對於自己這幾月來待我的情形，不知要怎樣懊悔慚愧啊！——心念千頭萬緒，一時迭起，弄得敘利亞震慄不安。他側著耳朵，抑了呼吸靜聽，並無甚麼響聲，一家都睡得靜靜的，這才放心重新工作。門外有警察的皮靴聲，還有漸漸遠去的馬車蹄輪聲。過了一會，又有貨車「軋軋」地通過。自此以後，一切仍歸寂靜，只時時聽到遠犬的吠聲罷了。敘利亞振著筆寫，筆尖的聲音「唧唧」地傳到自己耳朵裏來。

其實這時，父親早已站在他的背後了。父親從書冊落地的時候就驚醒了，等待了好久，那貨車通過的聲音，把父親開門的聲音夾雜了。現在，父親已進那室，他那白髮的頭，就俯在敘利亞小黑頭的上面，看著那鋼筆頭的運動。父親對從前一切忽然都恍然了，胸中充滿了無限的懊悔和慈愛，只是釘住一樣站在那裏不動。

敘利亞忽然覺得有人用了震抖著的兩腕抱他的頭，不覺突然「呀！」地叫了起來。及聽出了他父親的啜泣聲，叫著說：

「父親！原恕我！原恕我！」

父親咽了淚，吻著他兒子的臉：

「倒是你要原恕我！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我真對不起你了！快來！」說著抱了他兒子到母親牀前，將他兒子交到母親腕上：

「快吻這愛子！可憐！他三個月來竟睡也不睡，為一家人勞動！我還只管那樣地責罵他！」

母親抱住了愛子，幾乎說不出話來：

「寶寶，快去睡！」又向著父親：「請你陪了他去！」

父親從母親懷裏抱起敘利亞，領他到他的臥室裏，讓他睡倒了，替他整好枕頭，蓋上棉被。

敘利亞說了好幾次：

「父親，謝謝你！你快去睡！我已經很好了。請快去睡吧！」

父親仍伏在牀旁，等他兒子睡熟，攜了兒子的手說：

「睡熟！睡熟！寶寶！」

敘利亞因為疲勞已極，就睡去了。幾個月來，到今天才得好好地睡一覺，夢魂為之一快。早晨醒來太陽已經很高了，忽然發現牀沿旁近自己胸部的地方，橫著父親白髮的頭。原來父親那夜就是這樣過的，他將額貼近了兒子的胸，還是在那裏熟睡哩。

註：以上僅就坊間所見資料，提供一個參考版本；教師亦可參考、使用其他版本。

## 日喻

蘇軾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盤。」扣盤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為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

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盤與燭也。自盤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

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自至，斯以為「致」也歟？

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没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

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也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 月夜

杜甫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  
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  
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  
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

## 月夜憶舍弟

杜甫

戍鼓斷人行，  
邊秋一雁聲。  
露從今夜白，  
月是故鄉明。  
有弟皆分散，  
無家問死生。  
寄書長不達，  
況乃未休兵！

# 木瓜

詩經 衛風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 木蘭辭

佚名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

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旦辭爺孃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聲濺濺。旦辭黃河去，暮宿黑山頭；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燕山 胡騎聲啾啾。

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

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彊。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尚書郎；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

爺孃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窗理雲鬢，對鏡帖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

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水仙子 尋梅

喬吉

冬前冬後幾村莊，溪北溪南兩履霜。樹頭樹底孤山上。  
冷風來何處香？忽相逢縞袂綃裳。酒醒寒驚夢，笛淒春斷  
腸。淡月昏黃。

## 水滸傳（節錄第6回） 施耐庵

再說林沖每日和智深吃酒，把這件事不記心了。那一日，兩個同行到閱武坊巷口，見一條大漢，頭戴一頂抓角兒頭巾，穿一件舊戰袍，手裏拿著一口寶刀，插著個草標兒，立在街上，口裏自言自語說道：「不遇識者，屈沉了我這口寶刀。」林沖也不理會，只顧和智深說著話走。那漢又跟在背後道：「好口寶刀，可惜不遇識者！」林沖只顧和智深走著，說得入港。那漢又在背後說道：「偌大一個東京，沒一個識得軍器的！」林沖聽得說，回過頭來，那漢颯的把那口刀擎將出來，明晃晃的奪人眼目。林沖合當有事，猛可地道：「將來看。」那漢遞將過來。林沖接在手內，同智深看了，吃了一驚，失口道：「好刀！你要賣幾錢？」那漢道：「索價三千貫，實價二千貫。」林沖道：「值得值二千貫，只沒個識主。你若一千貫肯時，我買你的。」那漢道：「我急要些錢使，你若端的要時，饒你五百貫，實要一千五百貫。」林沖道：「只是一千貫，我便買了。」那漢嘆口氣道：「金子做生鐵賣了！罷，罷！一文也不要少了我的。」林沖道：「跟我來家中取錢還你。」回身卻與智深道：「師兄且在茶房裏少待，小弟便來。」智深道：「洒家且回去，明日再相見。」

林沖別了智深，自引了賣刀的那漢，去家中將銀子折算價貫，準還與他。就問那漢道：「你這口刀那裏得來？」那漢道：「小人祖上留下，因為家道消乏，沒奈何，將出來賣了。」林沖道：「你祖上是誰？」那漢道：「若說時，辱沒殺人！」林沖再也不問。那漢得了銀兩，自去了。林沖把這口刀翻來覆去看了一回，喝采道：「端的好把刀！高太尉府中有一口寶刀，胡亂不肯教人看，我幾番借看，也不肯將出來。今日我也買了這口好刀，慢慢和他比試。」林沖當晚不落手看了一晚，夜間掛在壁上，未等天明，又去看那刀。

次日巳牌時分，只聽得門首有兩個承局叫道：「林教頭，太尉鈞旨，道你買一口好刀，就叫你將去比看。太尉在府裏專等。」林沖聽

得，說道：「又是甚麼多口的報知了！」兩個承局，催得林冲穿了衣服，拿了那口刀，隨這兩個承局來。一路上，林冲道：「我在府中不認得你。」兩個人說道：「小人新近參隨。」卻早來到府前。進得到廳前，林冲立住了腳。兩個又道：「太尉在裏面後堂內坐地。」轉入屏風至後堂，又不見太尉，林冲又住了腳。兩個又道：「太尉直在裏面等你，叫引教頭進來。」又過了兩三重門，到一個去處，一周遭都是綠欄杆。兩個又引林冲到堂前，說道：「教頭，你只在此少待，等我入去稟太尉。」林冲拿著刀，立在檐前。兩個人自入去了，一盞茶時不見出來。林冲心疑，探頭入簾看時，只見檐前額上，有四個青字，寫道「白虎節堂」。林冲猛省道：「這節堂是商議軍機大事處，如何敢無故輒入？不是禮！」急待回身，只聽得靴履響，腳步鳴，一個人從外面入來。林冲看時，不是別人，卻是本管高太尉。林冲見了，執刀向前聲喏。太尉喝道：「林冲，你又無呼喚，安敢輒入白虎節堂！你知法度否？你手裏拿著刀，莫非來刺殺下官？有人對我說，你兩三日前，拿刀在府前伺候，必有歹心！」林冲躬身稟道：「恩相，恰才蒙兩個承局呼喚林冲，將刀來比看。」太尉喝道：「承局在那裏？」林冲道：「恩相，他兩個已投堂裏去了。」太尉道：「胡說！甚麼承局，敢進我府堂裏去！左右與我拿下這廝！」說猶未了，旁邊耳房裏走出二十餘人，把林冲橫推倒拽下去。高太尉大怒道：「你既是禁軍教頭，法度也還不知道！因何手執利刃，故入節堂，欲殺本官？」叫左右把林冲推下。

註：以上僅就坊間所見資料，提供一個參考版本；教師亦可參考、使用其他版本。

水調歌頭 並序

蘇軾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 火燒雲

蕭紅

晚飯過後，火燒雲上來了。霞光照得小孩子的臉紅紅的。大白狗變成紅的了。紅公雞變成金的了。黑母雞變成紫檀色的了。餵豬的老頭兒在牆根靠著，笑盈盈地看著他的兩頭小白豬變成小金豬了。他剛想說：「你們也變了！」旁邊走來個乘涼的人對他說：「您老人家必定高壽，您老是金鬍子了。」

天上的雲從西邊一直燒到東邊，紅通通的，好像是天空著了火。

這地方的火燒雲變化極多，一會兒紅通通的，一會兒金燦燦的，一會兒半紫半黃，一會兒半灰半百合色。葡萄灰、梨黃、茄子紫，這些顏色天空都有，還有些說也說不出來、見也沒見過的顏色。

一會兒，天空出現一匹馬，馬頭向南，馬尾向西。馬是跪著的，像等人騎上它的背，牠才站起來似的。過了兩三秒鐘，那匹馬大起來了，腿伸開了，脖子也長了，尾巴可不見了。看的人正在尋找馬的尾巴，那匹馬變模糊了。

忽然又來了一條大狗。那狗十分兇猛，在向前跑，後邊似乎還跟著好幾條小狗。跑著跑著，小狗不知哪裏去了，大狗也不見了。

接著又來了一頭大獅子，跟廟門前的石頭獅子一模一樣，也那麼大，也那樣蹲著，很威武很鎮靜地蹲著。可是一轉眼就變了，再也找不著了。

一時恍恍惚惚的，天空裏又像這個又像那個，其實甚麼也不像，甚麼也看不清了。必須低下頭，揉一揉眼睛，沉靜一會兒再看。可是天空偏偏不等待那些愛好它的孩子。一會兒工夫，火燒雲下去了。

## 王冕的少年時代

吳敬梓

元朝末年，出了一個嶽崎磊落的人。這人姓王冕，在諸暨縣鄉村裏住。七歲上死了父親，他母親做點針黹供他到村學堂裏去讀書。

看看三個年頭，王冕已是十歲了，母親喚他到面前來說道：「兒啊！不是我有心要耽誤你，只因你父親亡後，我一個寡婦人家，年歲不好，柴米又貴，這幾件舊衣服和些舊傢伙，當的當了，賣的賣了，只靠我做些針黹生活尋來的錢，如何供得你讀書？如今沒奈何，把你雇在間壁人家放牛，每月可得幾錢銀子，你又有現成飯吃，只在明日就要去了。」王冕道：「娘說的是。我在學堂坐著，心裏也悶，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要讀書，依舊可以帶幾本書去讀。」

當夜商議定了，第二日，母親同他到間壁秦老家。秦老留著他母子兩個吃了早飯，牽出一條水牛來交與王冕，指著門外道：「就在我這大門過去兩箭之地，便是七泖湖，湖邊一帶綠草，各家的牛，都在那裏打睡。又有幾十棵合抱的垂楊樹，十分陰涼。牛要渴了，就在湖邊飲水。小哥！你只在這一帶玩耍，不可遠去。我老漢每日兩餐小菜飯是不不少的，每日早上還折兩個錢與你買點心吃；只是百事勤謹些，休嫌怠慢。」他母親謝了擾，要回家去。王冕送出門來，母親替他理理衣服，口裏說道：「你在此須要小心，休惹人說不是；早出晚歸，免我懸念。」王冕應諾，母親含著兩眼眼淚去了。

王冕自此在秦家放牛，每到黃昏，回家跟著母親歇宿。或遇秦家煮些醃魚、臘肉給他吃，他便拿塊荷葉包了，回家孝敬母親。每日點心錢也不用掉，聚到一兩個月，便偷個空走到村學堂裏，見那闖學堂的書客，就買幾本舊書，逐日把牛拴了，坐在柳樹蔭下看。

彈指又過了三、四年，王冕看書，心下也著實明白了。那日正是黃梅時候，天氣煩躁，王冕放牛倦了，在綠草地上坐著。須臾，濃雲密布，一陣大雨過了，那黑雲邊上鑲著白雲，漸漸散去，透出一派日光來，照耀得滿湖通紅。湖邊山上，青一塊，紫一塊，綠一塊；樹枝

上都像水洗過一番的，尤其綠得可愛。湖裏有十來枝荷花，苞子上清  
水滴滴，荷葉上水珠滾來滾去。王冕看了一回，心裏想道：「古人說：  
『人在畫圖中』，實在不錯；可惜我這裏沒有一個畫工，把這荷花畫他  
幾枝，也覺有趣。」又心裏想道：「天下那有個學不會的事？我何不自  
畫他幾枝？」

自此聚的錢不買書了，託人向城裏買些胭脂、鉛粉之類，學畫荷  
花。初時畫得不好；畫到三個月之後，那荷花精神、顏色，無一不像；  
只多著一張紙，就像是湖裏長的，又像才從湖裏摘下來貼在紙上的。  
鄉間人見畫得好，也有拿錢來買的。王冕得了錢，買些好東西去孝敬  
母親。一傳兩，兩傳三，諸暨一縣，都曉得他是一個畫沒骨花卉的名  
筆，爭著來買。到了十七、八歲，也就不在秦家了，每日畫幾筆畫，  
讀古人的詩文，漸漸不愁衣食，母親心裏也歡喜。

註：以上僅就坊間所見資料，提供一個參考版本；教師亦可參考、使用其他版本。

## 以五十步笑百步

孟子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 出塞

王昌齡

秦時明月漢時關，  
萬里長征人未還。  
但使龍城飛將在，  
不教胡馬度陰山。

## 匆匆

朱自清

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青的時候；桃花謝了，有再開的時候。但是，聰明的，你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為什麼一去不復返呢？——是有人偷了他們罷；那是誰？又藏在何處呢？是他們自己逃走了罷；現在又到了那裏呢？

我不知道他們給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確乎是漸漸空虛了。在默默裏算著，八千多日子已經從我手中溜去；像針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裏，我的日子滴在時間的流裏，沒有聲音，也沒有影子。我不禁汗涔涔而淚漣漣了。

去的儘管去了，來的儘管來著；去來的中間，又怎樣地匆匆呢。早上我起來的時候，小屋裏射進兩三方斜斜的太陽。太陽也有腳啊，輕輕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著旋轉。於是——洗手的時候，日子從水盆裏過去；吃飯的時候，日子從飯碗裏過去；默默時，便從凝然的雙眼前過去。我覺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時，他又從遮挽著的手邊過去，天黑時，我躺在牀上，他便伶伶俐俐地從我身上跨過，從我腳邊飛去了。等我睜開眼和太陽再見，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著面嘆息。但是新來的日子的影兒又開始在嘆息裏閃過了。

在逃去如飛的日子裏，在千門萬戶的世界裏的我能做些甚麼呢？祇有徘徊罷了，祇有匆匆罷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裏，除徘徊外，又賸些甚麼呢？過去的日子如輕煙，被微風吹散了，如薄霧，被初陽蒸融了，我留著些甚麼痕跡呢？我何曾留著像游絲樣的痕跡呢？我赤裸裸來到這世界，轉眼間也將赤裸裸的回去罷？但不能平的，為甚麼白白走這一遭啊？

你聰明的，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為甚麼一去不復返呢？

## 去私

呂氏春秋

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祁黃羊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仇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仇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

居有間，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為之？」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

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伊仇，內舉不避子，祁黃羊可謂公矣。」

## 古從軍行

李頎

白日登山望烽火，黃昏飲馬傍交河。  
行人刁斗風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  
野營萬里無城郭，雨雪紛紛連大漠。  
胡雁哀鳴夜夜飛，胡兒眼淚雙雙落。  
聞道玉門猶被遮，應將性命逐輕車。  
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蒲桃入漢家。

## 古詩十九首 行行重行行

佚名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  
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  
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  
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  
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  
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  
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古詩十九首 西北有高樓

佚名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  
交疏結綺窗，阿閣三重階。  
上有弦歌聲，音響一何悲！  
誰能為此曲？無乃杞梁妻？  
《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  
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  
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  
願為雙鴻鵠，奮翅起高飛。

古詩十九首 迢迢牽牛星

佚名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  
織織擢素手，札札弄機杼。  
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  
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古詩十九首 庭中有奇樹

佚名

庭中有奇樹，  
綠葉發華滋。  
攀條折其榮，  
將以遺所思。  
馨香盈懷袖，  
路遠莫致之。  
此物何足貴？  
但感別經時。

## 召公諫厲王監謗

國語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

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原隰之有沃衍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

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四塊玉 閒適 關漢卿

南畝耕，東山臥。  
世態人情經歷多。  
閑將往事思量過，  
賢的是他，  
愚的是我，爭甚麼？

四塊玉 閒適

關漢卿

舊酒投，新醅潑，  
老瓦盆邊笑呵呵。  
共山僧野叟閑吟和。  
他出一對雞，  
我出一箇鵝，閑快活！

## 左忠毅公軼事

方苞

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即解貂覆生，為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

及左公下廠獄，史朝夕窺獄門外。逆閹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屨，背筐，手長鑱，偽為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

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眚，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柱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構陷，吾今即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

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蘄、黃、潛、桐間，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

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上。

余宗老塗山，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於史公云。

## 生查子

歐陽修

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  
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濕春衫袖。

## 白馬湖之冬

夏丐尊

在我過去四十餘年的生涯中，冬的情味嘗得最深刻的要算十年前初移居白馬湖的時候了。十年以來，白馬湖已成了一個小村落，當我移居的時候，還是一片荒野。春暉中學的新建築巍然矗立於湖的那一面，湖的這一面的山腳下是小小的幾間新平屋，住著我和劉君心如兩家。此外兩三里內沒有人煙。一家人於陰曆十一月下旬從熱鬧的杭州移居於這荒涼的山野，宛如投身於極帶中。

那裏的風，差不多日日有的，呼呼作響，好像虎吼。屋宇雖係新建，構造卻極粗率，風從門窗隙縫中來，分外尖削。把門縫窗隙厚厚地用紙糊了，椽縫中卻仍有透入。風刮得厲害的時候，天未夜就把大門關上，全家吃畢夜飯後即睡入被窩裏，靜聽寒風的怒號，湖水的澎湃。靠山的小後軒，算是我的書齋，在全屋子中是風最少的一間，我常把頭上的羅宋帽拉得低低地在洋燈下工作至深夜。松濤如吼，霜月當窗，飢鼠吱吱在承塵上奔竄。我於這種時候，深感到蕭瑟的詩趣，常獨自撥著爐火，不肯就睡，把自己擬諸山水畫中的人物，作種種幽邈的遐想。

現在白馬湖到處都是樹木了，當時尚一株樹木都未種，月亮與太陽卻是整個兒的，從山上起直要照到山下為止。在太陽好的時候，只要不刮風，那真和暖得不像冬天。一家人都坐在庭間曝日，甚至於吃午飯也在屋外，像夏天的晚飯一樣。日光曬到那裏，就把椅凳移到那裏。忽然寒風來了，只好逃難似的各自帶了椅凳逃入室中，急急把門關上。在平常的日子，風來大概在下午快要傍晚的時候，半夜即息。至於大風裏，那是整日夜狂吼，要二三日才止的。最嚴寒的幾天，泥地看去慘白如水門汀，山色凍得發紫而黯，湖波泛著深藍色。

下雪原是我所不憎厭的。下雪的日子，室內分外明亮，晚上差不多不用燃燈。遠山積雪，足供半個月的觀看，舉頭即可從窗中望見。可是究竟是南方，每冬下雪不過一二次，我在那裏所日常領略的冬的

情味，幾乎都從風來。白馬湖的所以多風，可以說是有著地理上的原因的。那裏環湖原多是山，而北首卻有一個半里闊的空隙，好似故意張了袋口歡迎風來的樣子。白馬湖的山水，和普通的風景地相差不遠，惟有風卻與別的地方不同。風的多和大，凡是到過那裏的人都知道的。風在冬季的感覺中，自古佔著重要的因素，而白馬湖的風光尤其特別。

現在，一家僑居上海多日了，偶然於夜深人靜時聽到風聲，大家就要提起白馬湖來，說：「白馬湖不知今夜又刮得怎樣厲害哩！」

## 石壕吏

杜甫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牆走，老婦出門看。

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

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

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 示兒

陸游

死去原知萬事空，  
但悲不見九州同。  
王師北定中原日，  
家祭毋忘告乃翁。

## 立論

魯迅

我夢見自己正在小學校的講堂上預備作文，向老師請教立論的方法。

「難！」老師從眼鏡圈外斜射出眼光來，看著我，說，「我告訴你一件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個男孩，合家高興透頂了。滿月的時候，抱出來給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點好兆頭。

「一個說：『這孩子將來要發財的。』他於是得到一番感謝。」

「一個說：『這孩子將來要做官的。』他於是收回幾句恭維。」

「一個說：『這孩子將來是要死的。』他於是得到一頓大家合力的痛打。」

「說要死的必然，說富貴的許謊。但說謊的得好報，說必然的遭打。你……」

「我願意既不謊人，也不遭打。那麼，老師，我得怎麼說呢？」

「那麼，你得說：『啊呀！這孩子呵！您瞧！多麼……。阿唷！哈哈！Hehe！ he, hehehehe!』」

## 回鄉偶書

賀知章

少小離家老大回，  
鄉音無改鬢毛摧。  
兒童相見不相識，  
笑問客從何處來？

## 夸父逐日

山海經

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於河、澗；河、澗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

## 如夢令

李清照

常記溪亭日暮，沉醉不知歸路。興盡晚回舟，誤入藕花  
深處。爭渡，爭渡，驚起一灘鷗鷺。

## 守株待兔

韓非子

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

## 式微

詩經·邶風

式微，式微。胡不歸？

微君之躬，胡為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歸？

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 早發白帝城

李白

朝辭白帝彩雲間，  
千里江陵一日還。  
兩岸猿聲啼不住，  
輕舟已過萬重山。

## 曲突徙薪

班固

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灶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曰：「曲其突，遠徙其積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

俄而，家果失火。鄉里共救之，幸而得息。

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燔發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名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向使主人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

## 朱子家訓（節錄）

朱柏廬

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  
既昏便息，關鎖門戶，必親自檢點。  
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  
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  
宜未雨而綢繆，  
毋臨渴而掘井。  
自奉必須儉約，  
宴客切勿留連。  
器具質而潔，瓦缶勝金玉。  
飲食約而精，園蔬愈珍饈。

江南

漢樂府

江南可採蓮，  
蓮葉何田田。  
魚戲蓮葉間，  
魚戲蓮葉東，  
魚戲蓮葉西，  
魚戲蓮葉南，  
魚戲蓮葉北。

## 江南春

杜牧

千里鶯啼綠映紅，  
水村山郭酒旗風。  
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樓台煙雨中。

## 江南逢李龜年

杜甫

岐王宅裏尋常見，  
崔九堂前幾度聞。  
正是江南好風景，  
落花時節又逢君。

## 江畔獨步尋花

杜甫

黃四娘家花滿蹊，  
千朵萬朵壓枝低，  
留連戲蝶時時舞。  
自在嬌鶯恰恰啼。

## 江雪

柳宗元

千山鳥飛絕，  
萬徑人蹤滅。  
孤舟簑笠翁，  
獨釣寒江雪。

## 百草園

魯迅

我家的後面有一個很大的園，相傳叫作百草園。現在是早已併屋子一起賣給朱文公的子孫了，連那最末次的相見也已經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確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時卻是我的樂園。

不必說碧綠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欄，高大的皂莢樹，紫紅的桑椹；也不必說鳴蟬在樹葉裏長吟，肥胖的黃蜂伏在菜花上，輕捷的叫天子(雲雀)忽然從草間直竄向雲霄裏去了。單是周圍的短短的泥牆根一帶，就有無限趣味。油蛉在這裏低唱，蟋蟀們在這裏彈琴。翻開斷磚來，有時會遇見蜈蚣；還有斑蝥，倘使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樑，便會拍的一聲，從後竅噴出一陣煙霧。何首烏藤和木蓮藤纏絡著，木蓮有蓮房一般的果實，何首烏有擁腫的根。有人說，何首烏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成仙，我於是常常拔它起來，牽連不斷地拔起來，也曾因此弄壞了泥牆，卻從來沒有見過有一塊根像人樣。如果不怕刺，還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攢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遠。

冬天的百草園比較的無味；雪一下，可就兩樣了。拍雪人(將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和塑羅漢需要人們鑒賞，這是荒園，人跡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來捕鳥。薄薄的雪，是不行的；總須積雪蓋了地面一兩天，鳥雀們久已無處覓食的時候才好。掃開一塊雪，露出地面，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篩來，下面撒些秕穀，棒上繫一條長繩，人遠遠地牽著，看鳥雀下來啄食，走到竹篩底下的時候，將繩子一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頰的「張飛鳥」，性子很躁，養不過夜的。

這是閩土的父親所傳授的方法，我卻不大能用。明明見牠們進去了，拉了繩，跑去一看，卻什麼都沒有，費了半天力，捉住的不過三四隻。閩土的父親是小半天便能捕獲幾十隻，裝在叉袋裏叫著撞著的。我曾經問他得失的緣由，他只靜靜地笑道：你太性急，來不及等牠走到中間去。

我不知道為什麼家裏的人要將我送進書塾裏去了，而且還是全城  
中稱為最嚴厲的書塾。也許是因為拔何首烏毀了泥牆罷，也許是因為  
將磚頭拋到間壁的梁家去了罷，也許是因為站在石井欄上跳了下來  
罷，……都無從知道。總而言之：我將不能常到百草園了。Ade，我的  
蟋蟀們！ Ade，我的覆盆子們和木蓮們！ ……

註：以上僅就坊間所見資料，提供一個參考版本；教師亦可參考、使用其他版本。

## 竹里館

王維

獨坐幽篁裏，  
彈琴復長嘯；  
深林人不知，  
明月來相照！

## 竹枝詞

劉禹錫

楊柳青青江水平，  
聞郎江上唱歌聲。  
東邊日出西邊雨，  
道是無晴卻有晴。

## 羊裘在念

鄉居有偷兒，夜瞰於公室，公適歸遇之。偷兒大恐，並棄其所偷來羊裘而遁。公拾得之大喜。自是羊裘在念。每夜歸，門庭晏然，必蹙額曰：「何無賊？」

## 老面鬼

沈起鳳

吾師張楚門先生，設帳洞庭東山時，嚴愛亭、錢湘舛俱未入詞館，同堂授業。一夕，談文燈下，疏櫺中有鬼探首而入。初猶面如箕，繼則如覆釜，後更大如車軸。眉如帚，眼如鈴，兩顴高厚。惟積俗塵五斗。師睨微笑，取所著《橘膜編》示之曰：「汝識得此字否？」鬼不語。師曰：「既不識字，何必裝此大面孔對人？」繼又出兩指彈其面，響如敗革，因大笑曰：「臉皮如許厚，無怪汝不省事也！」鬼大慚，頓小如豆。師顧弟子曰：「吾謂他長裝此大樣子，卻是一無面目人，來此鬼混！」取佩刀砍之，錚然墮地，拾視之，一枚小錢也。

## 老馬識途

韓非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 老學究

紀昀

愛堂先生言：聞有老學究夜行，忽遇其亡友。學究素剛直，亦不怖畏，問：「君何往？」曰：「吾為冥吏，至南村有所勾攝，適同路耳。」因並行至一破屋，鬼曰：「此文士廬也。」問：「何以知之？」曰：「凡人白晝營營，性靈汨沒，惟睡時一念不生，元神朗澈。胸中所讀之書，字字皆吐光芒，自百竅而出。其狀縹渺繽紛，爛如錦繡。學如鄭、孔，文如屈、宋、班、馬者，上燭霄漢，與星月爭輝；次者數丈，次者數尺，以漸而差；極下者亦熒熒如一燈，照映戶牖。人不能見，惟鬼神見之耳。此室上光芒高七八尺，以是而知。」學究問：「我讀書一生，睡中光芒當幾許？」鬼囁囁良久曰：「昨過君塾，君方晝寢。見君胸中高頭講章一部，墨卷五六百篇，經文七八十篇，策略三四十篇，字字化為黑煙，籠罩屋上。諸生誦讀之聲，如在濃雲密霧中，實未見光芒，不敢妄語。」學究怒叱之，鬼大笑而去。

## 自相矛盾

韓非子

人有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為名不可兩立也。

西江月 夜行黃沙道中 辛棄疾

明月別枝驚鵲，清風半夜鳴蟬。稻花香裏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  
七八個星天外，兩三點雨山前。舊時茅店社林邊，路轉溪橋忽見。

## 西門豹治鄴

褚少孫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小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

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人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人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向河立待良久。長老、吏、旁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

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

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

## 西遊記

吳承恩

## 第五回 亂蟠桃大聖偷丹 反天宮諸神捉怪

話表齊天大聖到底是個妖猴，更不知官銜品從，也不較俸祿高低，但只註名便了。那齊天府下二司仙吏早晚伏侍，只知日食三餐，夜眠一榻，無事牽縈，自由自在。閑時節會友遊宮，交朋結義。見三清，稱個「老」字；逢四帝，道個「陛下」。與那九曜星、五方將、二十八宿、四大天王、十二元辰、五方五老、普天星相、河漢群神，俱只以弟兄相待，彼此稱呼。今日東遊，明朝西蕩，雲去雲來，行踪不定。

一日，玉帝早朝，班部中閃出許旌陽真人，頽顛啟奏道：「今有齊天大聖，無事閑遊，結交天上眾星宿，不論高低，俱稱朋友。恐後閑中生事，不若與他一件事管，庶免別生事端。」玉帝聞言，即時宣詔。那猴王欣然而至，道：「陛下，詔老孫有何升賞？」玉帝道：「朕見你身閑無事，與你件執事。你且權管那蟠桃園，早晚好生在意。」大聖歡喜謝恩，朝上唱喏而退。

他等不得窮忙，即入蟠桃園內查勘。本園中有個土地，攔住問道：「大聖何往？」大聖道：「吾奉玉帝點差，代管蟠桃園，今來查勘也。」那土地連忙施禮，即呼那一班鋤樹力士、運水力士、修桃力士、打掃力士都來見大聖磕頭，引他進去。但見那：

夭夭灼灼，顆顆株株。夭夭灼灼桃盈樹，顆顆株株果壓枝。果壓枝頭垂錦彈，花盈樹上簇胭脂。時開時結千年熟，無夏無冬萬載遲。先熟的，酡顏醉臉；還生的，帶蒂青皮。凝烟肌帶綠，映日顯丹姿。樹下奇葩並異卉，四時不謝色齊齊；左右樓臺並館舍，盈空常見罩雲霓。不是玄都凡俗種，瑤池王母自栽培。

大聖看玩多時，問土地道：「此樹有多少株數？」土地道：「有三千六百株：前面一千二百株，花微果小，三千年一熟，人吃了成仙了

道，體健身輕；中間一千二百株，層花甘實，六千年一熟，人吃了霞舉飛昇，長生不老；後面一千二百株，紫紋緗核，九千年一熟，人吃了與天地齊壽，日月同庚。」大聖聞言，歡喜無任。當日查明了株樹，點看了亭閣，回府。自此後，三五日一次賞玩，也不交友，也不他遊。

一日，見那老樹枝頭，桃熟大半，他心裏要吃個嘗新，奈何本園土地、力士並齊天府仙吏緊隨不便。忽設一計道：「汝等且出門外伺候，讓我在這亭上小憩片時。」那眾仙果退。只見那猴王脫了冠服，爬上大樹，揀那熟透的大桃，摘了許多，就在樹枝上自在受用，吃了一飽。卻才跳下樹來，簪冠著服，喚眾等儀從回府。遲三二日，又去設法偷桃，儘他享用。

一朝，王母娘娘設宴，大開寶閣，瑤池中做「蟠桃勝會」，即着那紅衣仙女、青衣仙女、素衣仙女、皂衣仙女、紫衣仙女、黃衣仙女、綠衣仙女，各頂花籃，去蟠桃園摘桃建會。七衣仙女直至園門首，只見蟠桃園土地、力士同齊天府二司仙吏，都在那裏把門。仙女近前道：「我等奉王母懿旨，到此摘桃設宴。」土地道：「仙娥且住。今歲不比往年了，玉帝點差齊天大聖在此督理，須是報大聖得知，方敢開園。」仙女道：「大聖何在？」土地道：「大聖在園內，因困倦，自家在亭子上睡哩。」仙女道：「既如此，尋他去來，不可遲誤。」土地即與同進，尋至花亭不見，只有衣冠在亭，不知何往。四下裏都沒尋處。原來大聖耍了一會，吃了幾個桃子，變做二寸長的個人兒，在那大樹梢頭濃葉之下睡著了。七衣仙女道：「我等奉旨前來，尋不見大聖，怎敢空回？」旁有仙吏道：「仙娥既奉旨來，不必遲疑。我大聖閑遊慣了，想是出園會友去了。汝等且去摘桃，我們替你回話便是。」那仙女依言，入樹林之下摘桃。先在前樹摘了二籃，又在中樹摘了三籃。到後樹上摘取，只見那樹上花果稀疏，止有幾個毛蒂青皮的，原來熟的都是猴王吃了。七仙女張望東西，只見向南枝上止有一個半紅半白的桃子。青衣女用手扯下枝來，紅衣女摘了，卻將枝子望上一放。原來那大聖變化了，正睡在此枝，被他驚醒。大聖

即現本相，耳躲裏掣出金箍棒，幌一幌，碗來粗細，咄的一聲道：「你是那方怪物，敢大膽偷摘我桃！」慌得那七仙女一齊跪下道：「太聖息怒。我等不是妖怪，乃王母娘娘差來的七衣仙女，摘取仙桃，大開寶閣，做『蟠桃勝會』。適至此間，先見了本園土地等神，尋太聖不見。我等恐遲了王母懿旨，是以等不得太聖，故先在此摘桃，萬望恕罪。」太聖聞言，回嗔作喜道：「仙娥請起。王母開閣設宴，請的是誰？」仙女道：「上會自有舊規，請的是西天佛老、菩薩、聖僧、羅漢，南方南極觀音，東方崇恩聖帝、十洲三島仙翁，北方北極玄靈，中央黃極黃角大仙，這個是五方五老。還有五斗星君，上八洞三清、四帝、太乙天仙等眾，中八洞玉皇、九壘、海嶽神仙；下八洞幽冥教主、注世地仙。各宮各殿大小尊神，俱一齊赴蟠桃嘉會。」太聖笑道：「可請我麼？」仙女道：「不曾聽得說。」太聖道：「我乃齊天大聖，就請我老孫做個席尊，有何不可？」仙女道：「此是上會舊規，今會不知如何。」太聖道：「此言也是，難怪汝等。你且立下，待老孫先去打聽個消息，看可請老孫不請。」

好太聖，捻著訣，念聲咒語，對眾仙女道：「住！住！住！」這原來是個定身法，把那七衣仙女一個個睦睦睜睜，白著眼，都站在桃樹之下。太聖縱朵祥雲，跳出園內，徑奔瑤池路上而去。正行時，只見那壁廂：

一天瑞靄光搖曳，五色祥雲飛不絕。白鶴聲鳴振九皋，紫芝色秀分千葉。中間現出一尊仙，相貌天然丰采別。神舞虹霓幌漢霄，腰懸寶籙無生滅。名稱赤腳大羅仙，特赴蟠桃添壽節。

那赤腳大仙覲面撞見太聖，太聖低頭定計，賺哄真仙，他要暗去赴會，卻問：「老道何往？」大仙道：「蒙王母見招，去赴蟠桃嘉會。」太聖道：「老道不知，玉帝因老孫觔斗雲疾，著老孫五路邀請列位先至通明殿下演禮，後方去赴宴。」大仙是個光明正大之人，就以他的誑語作真，道：「常年就在瑤池演禮謝恩，如何先去通明殿演禮，方去瑤池赴會？」無奈，只得撥轉祥雲，徑往通明殿去了。

太聖駕著雲，念聲咒語，搖聲一變，就變做赤腳大仙模樣，前奔

瑤池。不多時，直至寶閣。按住雲頭，輕輕移步，走入裏面。只見那裏：

瓊香繚繞，瑞靄繽紛。瑤台鋪彩結，寶閣散氤氳。鳳翥鸞騰形縹緲，金花玉萼影沉浮。上排著九鳳丹霞辰，八寶紫霓墩。五彩描金桌，千花碧玉盆。桌上有龍肝和鳳髓、熊掌與猩唇。珍饈百味般般美，異果嘉穀色色新。

那裏鋪設得齊齊整整，卻還未有仙來。這大聖點看不盡，忽聞得一陣酒香撲鼻；忽轉頭，見右壁廂長廊之下，有幾個造酒的仙宮、盤糟的力士，領幾個運水的道人、燒火的童子，在那裏洗缸刷甕，已造成了玉液瓊漿，香醪佳釀。大聖止不住口角流涎，就要去吃，奈何那些人都在這裏。他就弄個神通，把毫毛拔下幾根，丟入口中嚼碎，噴將出去，念聲咒語，叫：「變！」即變做幾個瞌睡蟲，奔在眾人臉上。你看那伙人，手軟頭低，閉眉合眼，丟了執事，都去盹睡。大聖卻拿了些百味珍饈，佳穀異品，走入長廊裏面，就著缸，挨著甕，放開量，痛飲一番。吃夠了多時，酩酊醉了。自揣自摸道：「不好！不好！再過會，請的客來，卻不怪我？一時拿住，怎生是好？不如早回府中睡去也。」

好大聖：搖搖擺擺，仗着酒，任情亂撞，一會把路差了；不是齊天府，卻是兜率天宮。一見了，頓然醒悟道：「兜率宮是三十三天之上，乃離恨天太上老君之處，如何錯到此間？也罷，也罷！一向要來望此老，不曾得來，今趁此殘步，就望他一望也好。」即整衣撞進去。那裏不見老君，四無人迹。原來那老君與燃燈古佛在三層高閣朱陵丹台上講道，眾仙童、仙將、仙官、仙吏，都侍立左右聽講。這大聖直至丹房裏面，尋訪不遇，但見丹灶之旁，爐中有火。爐左右安放著五個葫蘆，葫蘆裏都是煉就的金丹。大聖喜道：「此物乃仙家之至寶，老孫自了道以來，識破了內外相同之理，也要煉些金丹濟人，不期到家無暇。今日有緣，卻又撞著此物，趁老子不在，等我吃他幾丸嘗新。」他就把那葫蘆都傾出來，就都吃了，如吃炒豆相似。

一時間丹滿酒醒，又自己揣度道：「不好！不好！這場禍，比天

還大。若驚動玉帝，性命難存。走！走！走！不如下界為王去也！」他就跑出兜率宮，不行舊路，從西天門，使個隱身法逃去。

即按雲頭，回至花果山界。但見那旌旗閃灼，戈戟光輝，原來是四健將與七十二洞妖王在那裏演習武藝。太聖高叫道：「小的們！我來也！」眾怪丟了器械，跪倒道：「太聖好寬心！丟下我等許久，不來相顧。」太聖道：「沒多時！沒多時！」且說且行，徑入洞天深處。四健將打掃安歇，即頭禮拜畢。俱道：「太聖在天這百十年，實受何職？」太聖笑道：「我記得才半年光景，怎麼就說百十年話？」健將道：「在天一日，即在下方一年也。」太聖道：「且喜這番玉帝相愛，果封做『齊天大聖』，起一座齊天府，又設安靜、寧神二司，司設仙吏侍衛。向後見我無事，著我代管蟠桃園。近因王母娘娘設『蟠桃大會』，未曾請我，是我不待他請，先赴瑤池，把他那仙品、仙酒，都是我偷吃了。走出瑤池，踉踉蹌蹌誤入老君宮闕，又把他五個葫蘆金丹也偷吃了。但恐玉帝見罪，方才走出天門來也。」

眾怪聞言大喜。即安排酒果接風，將椰酒滿斟一石碗奉上。太聖喝了一口，即咨牙俵嘴道：「不好吃，不好吃！」崩、巴二將道：「太聖在天宮吃了仙酒、仙穀，是以椰酒不甚美口。常言道：『美不美，鄉中水。』」太聖道：「你們就是『親不親，故鄉人』。我今早在瑤池中受用時，見那長廊之下，有許多瓶罐，都是那玉液瓊漿，你們都不曾嘗著。待我再去偷他幾瓶回來，你們各飲半杯，一個個也長生不老。」眾猴歡喜不勝。太聖即出洞門，又翻一筋斗，使個隱身法，徑至蟠桃會上。進瑤池宮闕。只見那幾個造酒、盤糟、運水、燒火的，還鼾睡未醒。他將大的從左右脇下挾了兩個，兩手提了兩個，即撥轉雲頭回來，會眾猴在於洞中，就做個「仙酒會」，各飲了幾杯，快樂不題。

註：以上僅就坊間所見資料，提供一個參考版本；教師亦可參考、使用其他版本。

## 宋定伯捉鬼

干寶

南陽宋定伯年少時，夜行逢鬼。問之，鬼言：「我是鬼。」鬼問：「汝復誰？」定伯誑之，言：「我亦鬼。」鬼問：「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遂行。

數里，鬼言：「步行太遲，可共遞相擔，何如？」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擔定伯數里。鬼言：「卿太重，將非鬼也？」定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定伯因復擔鬼，鬼略無重。如是再三。定伯復言：「我新鬼，不知有何所畏忌。」鬼答言：「惟不喜人唾。」於是共行。道遇水，定伯令鬼先渡，聽之，了然無聲音。定伯自渡，漕漉作聲。鬼復言：「何以有聲？」定伯曰：「新死，不習渡水故耳，勿怪吾也。」

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擔鬼著肩上，急執之。鬼大呼，聲咋咋然。索下，不復聽之。徑至宛市中下著地，化為一羊，便賣之。恐其變化，唾之。得錢千五百，乃去。

## 村行

王禹偁

馬穿山徑菊初黃，  
信馬悠悠野興長。  
萬壑有聲含晚籟，  
數峯無語立斜陽。  
棠梨葉落胭脂色，  
蕎麥花開白雪香。  
何事吟餘忽惆悵？  
村橋原樹似吾鄉！

## 杞人憂天

列子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

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

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

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

其人曰：「奈地壞何？」

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跼蹐，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

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

## 狂泉

宋書

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

國人既并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為狂。于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畢具。國主不任其苦，于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眾乃歡然。

## 兩小兒辯日

列子

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鬥。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為汝多知乎？」

## 兩個老鼠抬了一個夢

劉大白

孩子說：

「母親，我昨兒晚上做了一個夢；  
現在卻有點兒記不起來，迷迷濛濛了。」

母親笑著說：

「兩個老鼠抬了一夢？」

老鼠怎麼能抬夢？

夢怎麼抬法？

老鼠擡了夢去做什麼？

這不是夢中說的夢話？

不是夢話哪——

她怎地記不起夢來？

那夢上哪兒去了，

要不是老鼠把夢抬？

那老鼠剛抬了夢跑，

驀地裏來了一頭貓；

那老鼠嚇了一跳，這夢就跌得粉碎沒處找。

哦，我知道了，

我們做過的夢都上哪兒去了！

原來都被貓兒嚇跑了抬夫，

跌碎得沒找處了！

## 刻舟求劍

呂氏春秋

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也。」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故法為其國與此同。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為治，豈不難哉？

## 周亞夫軍細柳

司馬遷

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

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有令：『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

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曰：「嗟呼，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

## 夜雨寄北

李商隱

君問歸期未有期，  
巴山夜雨漲秋池。  
何當共剪西窗燭，  
卻話巴山夜雨時。

## 岳飛之少年時代

佚名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也。生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室上，因以為名。未彌月，河決內黃，水暴至，母姚氏抱飛坐巨甕中，衝濤乘流而下，及岸，得不死。

飛少負氣節，沉厚寡言。天資敏悟，強記書傳，尤好《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家貧，拾薪為燭，誦習達旦，不寐。生有神力，未冠，能挽弓三百斤。學射於周同。同射三矢，皆中的，以示飛；飛引弓一發，破其筈；再發，又中。同大驚，以所愛良弓贈之。飛由是益自練習，盡得同術。

未幾，同死，飛悲慟不已。每值朔望，必具酒肉，詣同墓，奠而泣；又引同所贈弓，發三矢，乃酌。父知而義之，撫其背曰：「使汝異日得為時用，其殉國死義乎？」應曰：「惟大人許兒以身報國家，何事不可為？」

## 岳陽樓記

范仲淹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

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若夫靈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念奴嬌 赤壁懷古

蘇軾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間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 明日歌

錢鶴灘

明日復明日，  
明日何其多？  
我生待明日，  
萬事成蹉跎！  
世人苦被明日累，  
春去秋來老將至。  
朝看水東流，  
暮看日西墜。  
百年明日能幾何？  
請君聽我《明日歌》。

## 明湖居聽書

劉鶚

到了十二點半鐘，看那台上，從後台簾子裏面走出一個男人，穿了一件藍布長衫，長長的臉兒，一臉疙疸，彷彿風乾橘皮似的，甚為醜陋。但覺得那人氣味倒還沉靜；出得台來，並無一語，就往半桌後面左手一張椅子上坐下，慢慢的將三弦子取來，隨便和了和弦，彈了一兩個小調，人也不甚留神去聽。後來彈了一枝大調，也不知道叫甚麼牌子；只是到後來全用輪指，那抑揚頓挫，入耳動心，恍若有幾十根弦，幾百個指頭，在那裏彈似的。這時台下叫好的聲音，不絕於耳，卻也壓不下那弦子去。這曲彈罷，就歇了手，旁邊有人送上茶來。

停了數分鐘時，簾子裏面出來一個姑娘，約有十六七歲，長長鴨蛋臉兒，梳了一個抓髻，戴了一副銀耳環，穿了一件藍布外褂兒，一條藍布褲子，都是黑布鑲滾的；雖是粗布衣裳，倒十分潔淨。來到半桌後面右手椅子上坐下，那彈弦子的，便取了弦子，錚錚鏗鏘彈起。這姑娘便立起身來，左手取了梨花簡，夾在指頭縫中，便丁丁當當的敲，與那弦子的聲音相應；右手持了鼓棰子，凝神聽那弦子的節奏。忽羯鼓一聲，歌喉遽發，字字清脆，聲聲宛轉，如新鶯出谷，乳燕歸巢。每句七字，每段數十句，或緩或急，忽高忽低，其中轉腔換調之處，百變不窮。覺一切歌曲腔調，俱出其下，以為觀止矣。

旁坐有兩人，其一人低聲問那人道：「此想必是白妞了罷？」其一人道：「不是，這人叫黑妞，是白妞的妹子。她的調門兒，都是白妞教的。若比白妞，還不曉得差多遠呢！她的好處，人說得出；白妞的好處，人說不出。她的好處，人學得到；白妞的好處，人學不到。你想幾年來好玩耍的，誰不學她們的調兒呢！就是窩子裏的姑娘們，也人人都學。只是頂多唱一二句可到黑妞的地步；若白妞的好處，從沒有一個人能及她十分裏的一分的。」說著的時候，黑妞早唱完了，

後面去了。這時滿園子裏的人，談談笑笑；賣瓜子、落花生、山裏紅、核桃仁的，高聲喊叫著賣；滿園子裏聽來都是人聲。

正在熱鬧哄哄的時節，只見那後台裏又出來了一位姑娘，年紀約十八九歲，裝束與前一個毫無分別；瓜子臉兒，白淨面皮，相貌不過中人以上之姿，只覺得秀而不媚，清而不寒。半低著頭出來，立在半桌後面，把梨花簡丁當了幾聲。煞是奇怪！只是兩片頑鐵，到她手裏，便有了五音、十二律似的。又將鼓槌子輕輕的點了兩下，方抬起頭來，向台下一盼。那雙眼睛，如秋水，如寒星，如寶珠，如白水銀裏頭養著兩丸黑水銀。左右一顧一看，連那坐在遠遠牆角子裏的人，都覺得王小玉看見我了，那坐得近的更不必說。就這一眼，滿園子裏便鴉雀無聲，比皇帝出來還要靜悄得多呢！連一根針跌在地下都聽得見響。

王小玉便啟朱脣，發皓齒，唱了幾句書兒。聲音初不甚大，只覺入耳有說不出來的妙境，五臟六腑裏，像熨斗熨過，無一處不伏貼；三萬六千個毛孔，像吃了人參果，無一個毛孔不暢快。唱了十數句之後，漸漸的愈唱愈高。忽然拔了一個尖兒，像一線綱絲，拋入天際，不禁暗暗叫絕。那知她於那極高的地方，尚能迴環轉折；幾轉之後，又高一層，接連有三四疊，節節高起，恍如由傲來峯西面攀登泰山的景象：初看傲來峯削壁千仞，以為上與天通；及至翻到傲來峯頂，才見扇子崖更在傲來峯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見南天門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險，愈險愈奇。那王小玉唱到極高的三四疊後，陡然一落，又極力騁其千迴百折的精神，如一條飛蛇，在黃山三十六峯半中腰裏盤旋穿插，頃刻之間，周匝數遍。從此以後，愈唱愈低，愈低愈細，那聲音漸漸的就聽不見了。滿園子的人都屏氣凝神，不敢少動。約有兩三分鐘之久，彷彿有一點聲音，從地底下發出。這一出之後，忽又揚起，像放那東洋煙火，一個彈子上天，隨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縱橫散亂。這一聲飛起，即有無限聲音，俱來並發。那彈弦子的，亦全用輪指，忽大忽小，同她那聲音相和相合；有如花塢春曉，好鳥亂鳴，耳朵忙不過來，不曉得聽那一聲的為是。正在撩亂之際，

忽聽霍然一聲，人弦俱寂。這時台下叫好之聲，轟然雷動。

停了一會，鬧聲稍定，只聽那台下正座上有一個少年人，不到三十歲光景，是湖南口音，說道：「當年讀書，見古人形容歌聲的好處，有那『餘音繞梁，三日不絕』的話，我總不懂。空中設想，餘音怎樣會得繞梁呢？又怎會三日不絕呢？及至聽了小玉先生說書，才知古人措辭之妙。每次聽她說書之後，總有好幾天耳朵裏無非都是她的書音，無論做甚麼事，總不入神；反覺得『三日不絕』這『三日』二字下得太少，還是孔子『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二字形容得透徹些。」旁邊人都說道：「夢湘先生論得透闢極了，『於我心有戚戚焉』。」說著，那黑妞又上來說了一段，底下又是白妞上場。

這一段，聞旁邊人說叫做「黑驢段」。聽了去，不過一個士子見一個美人騎了一個黑驢子走過去的故事。將形容那美人，先形容那黑驢怎樣怎樣好法；待鋪叙到美人的好處，不過數語，這段書也就完了。其音節全是快板，愈說愈快。白香山詩云：「大珠小珠落玉盤」，可以盡之。其妙處，在說得極快的時候，聽的人彷彿都趕不上聽；她卻字字清楚，無一字不送到人耳輪深處。這是她的獨到，然比著前一段卻未免遜一籌了。

這時不過五點鐘光景，計算王小玉應該還有一段，不知那一段又是怎樣好法。眾人以為天時尚早，王小玉必還要唱一段，不知只是她妹子出來，敷衍幾句就收場了，當時一闌而散。

註：以上僅就坊間所見資料，提供一個參考版本；教師亦可參考、使用其他版本。

## 杯弓蛇影

晉書

嘗有親客，久闕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杯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於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廣意杯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沈疴頓愈。

## 泊船瓜洲

王安石

京口瓜洲一水間，  
鍾山祇隔數重山。  
春風又綠江南岸，  
明月何時照我還。

## 狐假虎威

戰國策

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

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

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為畏狐也。

## 芙蓉樓送辛漸

王昌齡

寒雨連江夜入吳，  
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陽親友如相問，  
一片冰心在玉壺。

# 采葛

詩經 王風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 采蓮曲

朱湘

小船呀輕飄，  
楊柳呀風裏顛搖；  
荷葉呀翠蓋，  
荷花呀人樣嬌嬈。  
日落，  
微波，  
金絲閃動過小河。  
左行，  
右撐，  
蓮舟上揚起歌聲。

菡萏呀半開，  
蜂蝶呀不許輕來，  
綠水呀相伴，  
清淨呀不染塵埃。  
溪澗，  
采蓮，  
水珠滑走過荷錢。  
拍緊，  
拍輕，  
槳聲應答著歌聲。

藕心呀絲長，

羞澀呀水底深藏：  
不見呀蠶繭  
絲多呀蛹裏中央？  
溪頭，  
采藕，  
女郎要采又夷猶。  
波沈，  
波升，  
波上抑揚著歌聲。

蓮蓬呀子多；  
兩岸呀榴樹婆娑，  
喜鵲呀誼譟，  
榴花呀落上新羅。  
溪中，  
采蓬，  
耳鬢邊暈著微紅。  
風定，  
風生，  
風颺蕩漾著歌聲。

升了呀月鈎，  
明了呀織女牽牛；  
薄霧呀拂水，  
涼風呀飄去蓮舟。  
花芳，

衣香，  
消溶入一片蒼茫；  
時靜，  
時聞，  
虛空裏裊著歌音。

註：以上僅就坊間所見資料，提供一個參考版本；教師亦可參考、使用其他版本。

## 長相思

李煜

雲一緺，  
玉一梭，  
澹澹衫兒薄薄羅；  
輕顰雙黛螺。

秋風多，  
雨相和，  
簾外芭蕉三兩窠；  
夜長人奈何。

## 長歌行

樂府歌辭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  
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  
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  
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  
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 客至

杜甫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群鷗日日來。  
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  
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  
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

## 扁鵲見齊桓公

韓非

扁鵲見蔡桓公，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治不病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故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針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

## 故都之秋

郁達夫

秋天，無論在什麼地方的秋天，總是好的；可是啊，北國的秋，卻特別地來得清，來得靜，來得悲涼。我的不遠千里，要從杭州趕上青島，更要從青島趕上北平來的理由，也不過想飽嘗一嘗這「秋」，這故都的秋味。

江南，秋當然也是有的；但草木凋得慢，空氣來得潤，天的顏色顯得淡，並且又時常多雨而少風；一個人夾在蘇州 上海 杭州，或廈門 香港 廣州的市民中間，渾渾沌沌地過去，只能感到一點點清涼，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與姿態，總看不飽，嘗不透，賞玩不到十足。秋並不是名花，也並不是美酒，那是一種半開、半醉的狀態，在領略秋的過程上，江南是不合適的。

不逢北國之秋，已將近十餘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總要想起陶然亭的蘆花，釣魚台的柳影，西山的蟲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鐘聲。在北平即使不出門去罷，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來住著，早晨起來，泡一碗濃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綠的天色，聽得到青天下馴鴿的飛聲。從槐樹葉底，朝東細數一絲一絲漏下來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靜對著像喇叭似的牽牛花(朝榮)的藍朵，自然而然地也能夠感覺到十分的秋意。說到了牽牛花，我以為以藍色或白色者為佳，紫黑色次之，淡紅色最下。最好，還要在牽牛花底，散長著兒根疏疏落落的尖細且長的秋草，使作陪襯。

北國的槐樹，也是一種能使人聯想起秋來的點綴。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種落蕊，早晨起來，會鋪得滿地。腳踏上去，聲音也沒有，氣味也沒有，只能感出一點點極微細極柔軟的觸覺。掃街的在樹影下一陣掃後，灰土上留下來的一條條掃帚的絲紋，看起來既覺得細膩，又覺得清閑，潛意識下並且還覺得有點兒落寞，古人所說的梧桐落一葉而天下知秋的遙想，大約也就在這些深沉的地方。

秋蟬的衰弱的殘聲，更是北國的特產；因為北平處處全長著樹，屋子又低，所以無論在什麼地方，都聽得見它們的啼唱。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聽得到的。這秋蟬的嘶叫，在北平可和蟋蟀耗子一樣，簡直像是家家戶戶都養在家裏的家蟲。

還有秋雨哩，在北方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的下得奇，下得有味，下得更像樣。

在灰沉沉的天底下，忽而來一陣涼風，便息列索落地下起雨來。一層雨過，雲漸漸地捲向了西去，天又青了，太陽又露出臉來了；著著很厚的青布單衣或夾襖的都市閑人，咬著烟管，在雨後的斜橋影裏，上橋頭樹底下去一立，遇見熟人，便會用了緩慢悠閑的聲調，微嘆著互答著地說：

「唉，天可真涼了——」（這「了」字念得很高，拖得很長。）

「可不是麼？一層秋雨一層涼了！」

註：以上僅就坊間所見資料，提供一個參考版本；教師亦可參考、使用其他版本。

# 春

朱自清

盼望著，盼望著，東風來了，春天的腳步近了。

一切都像剛睡醒的樣子，欣欣然張開了眼。山朗潤起來了，水長起來了，太陽的臉紅起來了。

小草偷偷地從土裏鑽出來，嫩嫩的，綠綠的。園子裏，田野裏，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滿是的。坐著，躺著，打兩個滾，踢幾腳球，賽幾趟跑，捉幾回迷藏。風輕悄悄的，草綿軟軟的。

桃樹、杏樹、梨樹，你不讓我，我不讓你，都開滿了花趕趟兒。紅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裏帶著甜味；閉了眼，樹上鬍鬚已經滿是桃兒、杏兒、梨兒！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鬧著，大小的蝴蝶飛來飛去。野花遍地，是雜樣兒，有名字的，沒名字的；散在草叢裏像眼睛，像星星，還眨呀眨的。

「吹面不寒楊柳風」，不錯的，像母親的手撫摸著你，風裏帶來些新翻的泥土的氣息，混著青草味，還有各種花的香，都在微微潤濕的空氣裏醞釀。鳥兒將窠巢安在繁花嫩葉當中，高興起來了，呼朋引伴地賣弄清脆的喉嚨，唱出宛轉的曲子，與輕風流水應和著。牛背上牧童的短笛，這時候也成天在嘹亮地響。

雨是最尋常的，一下就是三兩天。可別惱；看，像牛毛，像花針，像細絲，密密地斜織著，人家屋頂上全籠著一層薄煙。樹葉子卻綠得發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時候，上燈了，一點點黃暈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靜而和平的夜。鄉下去，小路上，石橋邊，撐起傘慢慢走著的人；還有地裏工作的農夫，披著蓑，戴著笠的。他們的草屋，稀稀疏疏的在雨裏靜默著。

天上風箏漸漸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裏鄉下，家家戶戶，老老小小，他們也趕趟兒似的，一個個都出來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擻抖擻精神，各做各的一份兒事去。「一年之計在於春」，剛起頭兒，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

春天像剛落地的娃娃，從頭到腳都是新的，它生長著。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著，走著。

春天像健壯的青年，有鐵一般的胳膊和腰腳，他領著我們上前去。

## 春夜喜雨

杜甫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  
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  
曉看紅溼處，花重錦官城。

## 春望

杜甫

國破山河在，  
城春草木深。  
感時花濺淚，  
恨別鳥驚心。  
烽火連三月，  
家書抵萬金。  
白頭搔更短，  
渾欲不勝簪。

## 春曉

孟浩然

春眠不覺曉，  
處處聞啼鳥。  
夜來風雨聲，  
花落知多少？

## 為官者儉則可以養廉

康熙

（第一條）

- 1 訓曰：世之財物，天地所生，以養人者有限，人若節用，自可有餘；奢用則頃刻盡耳，何處得增益耶？
- 2 朕為帝王，何等物不可用？然而朕之衣食毫無過費。
- 3 所以然者，特為天地所生有限之財，而惜之也。

（第一條）

語譯

- 1 庭訓格言：世間的財物資源，都是源自天地，其實可供養活人的是很有限的。人類如果節約使用，應該還是有餘的。可是，如果不加節制地胡亂花用，轉眼就會用盡了，又能從那裏再找回來呢？
- 2 朕是帝王，理論上有甚麼物品不能花用？然而，朕在衣著飲食之類，毫不浪費。
- 3 這樣做的原因，是因為體念天地所生的資源是有限的，所以要特別珍惜。

（第二條）

- 1 訓曰：民生本務在勤，勤則不匱。
- 2 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婦不蠶或受之寒，是勤可以免飢寒也。
- 3 至於人生衣食財祿皆有定數，若儉約不貪，則可以養福，亦可以致壽。
- 4 若夫為官者儉，則可以養廉。居官居鄉，只緣不儉，宅舍欲美，妻妾欲奉，僕隸欲多，交遊欲廣，不貪何從給之與？
- 5 其寡廉孰若寡欲？《語》云：「儉以從廉，侈以成貪。」此乃理

之必然者。

（第二條）

語譯

- 1 庭訓格言：關於民生的首要之事，就是勤勞，勤勞的人就不會有所缺乏。
- 2 男人不耕田便會受飢，婦人不養蠶便會受寒，只有勤勞，才令使人免受飢寒。
- 3 至於人一生的衣食財祿，都是有定數的；若是儉約不貪，便可以養福，也可以長壽。
- 4 如果為官的人儉樸，那就可以使人清廉。如果為官的人只顧享受，毫不儉樸，宅舍要更美，妻妾要更好，僕人要更多，朋友要更廣，那麼，他如果不貪財受賄，錢又從何來呢？
- 5 要為人清廉，就要減少欲望。《論語》說：「儉樸便會人格廉潔，奢侈會引致貪財。」這是必然如此的道理。

註：以上僅就坊間所見資料，提供一個參考版本；教師亦可參考、使用其他版本。

## 為學

彭端淑

天下事有難易乎？為之，則難者亦易矣；不為，則易者亦難矣。人之為學有難易乎？學之，則難者亦易矣；不學，則易者亦難矣。吾資之昏不逮人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旦旦而學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與庸也。吾資之聰倍人也，吾材之敏倍人也；擯棄而不用，其與昏與庸無以異也。聖人之道，卒於魯也傳之。然則昏庸聰敏之用，豈有常哉？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貧，其一富。貧者語於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鉢足矣。」富者曰：「吾數年來欲買舟而下，猶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貧者自南海還，以告富者，富者有慚色。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幾千里也，僧之富者不能至，而貧者至之。人之立志，顧不如蜀鄙之僧哉！

是故聰與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聰與敏而不學者，自敗者也。昏與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與庸而力學不倦者，自力者也。

## 相見歡

李煜

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  
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 相思

王維

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  
願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

# 秋夕

杜牧

銀燭秋光冷畫屏，  
輕羅小扇撲流螢。  
天階夜色涼如水，  
坐看牽牛織女星。

秋浦歌（第十五首）

李白

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  
不知明鏡裏，何處得秋霜。

## 秋詞

劉禹錫

自古逢秋悲寂寥，  
我言秋日勝春朝。  
晴空一鶴排雲上，  
便引詩情到碧霄。

## 紅樓夢（節錄第六回）

曹雪芹

賈母這邊說聲「請」，劉姥姥便站起身來，高聲說：「老劉，老劉，食量大如牛：吃個老母豬，不抬頭！」說完，卻鼓著腮幫子，兩眼直視，一聲不語。眾人先還發怔，後來一想，上上下下都一齊哈哈大笑起來。湘雲掌不住，一口茶都噴出來。黛玉笑岔了氣，伏著桌子祇叫「噯啣！」寶玉滾到賈母懷裏，賈母笑得摟著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著鳳姐兒，卻說不出話來。薛姨媽也掌不住，口裏的茶噴了探春一裙子。探春的茶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離了座位，拉著他奶母，叫「揉揉腸子」。地下無一個不彎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著笑去的，也有忍著笑上來替他姐妹換衣裳的。獨有鳳姐、鴛鴦二人掌著，還只管讓劉姥姥。

## 約客

趙師秀

黃梅時節家家雨，  
青草池塘處處蛙。  
有約不來過夜半，  
閑敲棋子落燈花。

## 背影

朱自清

我與父親不相見已二年餘了，我最不能忘記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親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禍不單行的日子，我從北京到徐州，打算跟著父親奔喪回家。到徐州見著父親，看見滿院狼藉的東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淚。父親說：「事已如此，不必難過，好在天無絕人之路！」

回家變賣典質，父親還了虧空；又借錢辦了喪事。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慘澹，一半為了喪事，一半為了父親賦閒。喪事完畢，父親要到南京謀事，我也要回北京唸書，我們便同行。

到南京時，有朋友約去遊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須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車北去。父親因為事忙，本已說定不送我，叫旅館裏一個熟識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囑咐茶房，甚是仔細。但他終於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頗躊躇了一會。其實我那年已二十歲，北京已來往過兩三次，是沒有甚麼要緊的了。他躊躇了一會，終於決定還是自己送我去。我兩三回勸他不必去；他只說：「不要緊，他們去不好！」

我們過了江，進了車站。我買票，他忙著照顧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腳夫行些小費，才可過去。他便又忙著和他們講價錢。我那時真是聰明過分，總覺他說話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終於講定了價錢；就送我上車。他給我揀定了靠車門的一張椅子；我將他給我做的紫毛大衣鋪好座位。他囑我路上小心，夜裏要警醒些，不要受涼。又囑託茶房好好照應我。我心裏暗笑他的迂；他們只認得錢，託他們直是白託！而且我這樣大年紀的人，難道還不能料理自己麼？唉，我現在想想，那時真是太聰明了！

我說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車外看了看，說：「我買幾個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動。」我看那邊月臺的柵欄外有幾個賣東西的等著顧客。走到那邊月臺，須穿過鐵道，須跳下去又爬上去。父親是一個胖子，走過去自然要費事些。我本來要去的，他不肯，只好

讓他去。我看見他戴著黑布小帽，穿著黑布大馬褂，深青布棉袍，蹣跚地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難。可是他穿過鐵道，要爬上那邊月臺，就不容易了。他用兩手攀著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我趕緊拭乾了淚，怕他看見，也怕別人看見。我再向外看時，他已抱了朱紅的橘子望回走了。過鐵道時，他先將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這邊時，我趕緊去攙他。他和我走到車上，將橘子一股腦兒放在我的皮大衣上。於是撲撲衣上的泥土，心裏很輕鬆似的，過一會說：「我走了，到那邊來信！」我望著他走出去。他走了幾步，回過頭看見我，說：「進去吧，裏邊沒人。」等他的背影混入來來往往的人裏，再找不著了，我便進來坐下，我的眼淚又來了。

近幾年來，父親和我都是東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謀生，獨立支持，做了許多大事。哪知老境卻如此頹唐！他觸目傷懷，自然情不能自己。情鬱於中，自然要發之於外；家庭瑣屑便往往觸他之怒。他待我漸漸不同往日。但最近兩年的不見，他終於忘卻我的不好，只是惦記著我，惦記著我的兒子。我北來後，他寫了一信給我，信中說道：「我身體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舉箸提筆，諸多不便，大約大去之期不遠矣。」我讀到此處，在晶瑩的淚光中，又看見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時再能與他相見！

註：以上僅就坊間所見資料，提供一個參考版本；教師亦可參考、使用其他版本。

## 陋室銘

劉禹錫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 風箏

魯迅

北京的冬季，地上還有積雪，灰黑色的禿樹枝丫叉於晴朗的天空中，而遠處有一二風箏浮動，在我是一種驚異和悲哀。

故鄉的風箏時節，是春二月，倘聽到沙沙的風輪聲，仰頭便能看見一個淡墨色的蟹風箏或嫩藍色的蜈蚣風箏。還有寂寞的瓦片風箏，沒有風輪，又放得很低，伶仃地顯出憔悴可憐模樣，但此時地上的楊柳已經發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蕾，和孩子們的天上點綴相照應，打成一片春日的溫和。我現在在哪裏呢？四面都還是嚴冬的肅殺，而久經訣別的故鄉的久經逝去的春天卻就在這天空中蕩漾了。

但我是向來不愛放風箏的，不但不愛，並且嫌惡他，因為我以為這是沒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藝。和我相反的是我的小兄弟，他那時大概十歲內外罷，多病，瘦得不堪，然而最喜歡風箏，自己買不起，我又不許放，他只得張著小嘴，呆看著空中出神，有時至於小半日。遠處的風箏突然落下來了，他驚呼；兩個瓦片風箏的纏繞解開了，他高興得跳躍。他的這些，在我看來都是笑柄，可鄙的。

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似乎多日不很看見他了，但記得曾見他在後園拾枯竹。我恍然大悟似的，便跑向少有人去的一間堆積雜物的小屋去，推開門，果然就在塵封的雜物堆中發見了他。他向著大方凳，坐在小凳上；便很驚惶地站了起來，失了色瑟縮著。大方凳旁靠著一個蝴蝶風箏的竹骨，還沒有糊上紙，凳上是一對做眼睛用的小風輪，正用紅紙條裝飾著，將要完工了。我在破獲秘密的滿足中，又很憤怒他的瞞了我的眼睛，這樣苦心孤詣地來偷做沒出息孩子的玩藝。我即刻伸手折斷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將風輪擲在地下，踏扁了。論長幼，論力氣，他是都敵不過我的，我當然得到完全的勝利，於是傲然走出，留他絕望地站在小屋裏。後來他怎樣，我不知道，也沒有留心。

然而我的懲罰終於輪到了。在我們離別得很久之後，我已經是中年。我不幸偶而看了一本外國的講論兒童的書，才知道遊戲是兒童最

正當的行為，玩具是兒童的天使。於是二十年來毫不憶及的幼小時候對於精神的虐殺的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開，而我的心也彷彿同時變了鉛塊，很重很重地墮下去了。

但心又不竟墮下去而至於斷絕，也只是很重很重地墮著，墮著。

我也知道補過的方法的：送他風箏，贊成他放，勸他放，我和他一同放。我們嚷著，跑著，笑著。——然而他其時已經和我一樣，早已有了鬍子了。

我也知道還有一個補過的辦法的：去討他的寬恕，等他說，「我可是毫不怪你呵。」那麼，我的心就一定輕鬆了，這確是一個可行的方法。有一回，我們會面的時候是臉上都已添刻了許多「生」的辛苦的條紋，而我的心很沉重。我們漸漸談起兒時的舊事來，我便敘述到這一節，自說少年時代的糊塗。「我可是毫不怪你呵。」我想，他要說了，我即刻便受了寬恕，我的心從此也寬鬆了罷。

「有過這樣的事麼？」他驚異地笑著說，就像旁聽著別人的故事一樣。他什麼也不記得了。

全然忘卻，毫無怨恨，又有什麼寬恕之可言呢？無怨的怨，說謊罷了。

我還能希求什麼呢？我的心只得沉重著。

現在故鄉的春天又在這異地的空中了，既給我久經逝去的兒時的回憶，而一併也帶著無可把握的悲哀。我倒不如躲到肅殺的嚴冬中去罷，——但是四面又明明是嚴冬，正給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氣。

## 唐雎說信陵君

戰國策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自郊迎。

唐雎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

信陵君曰：「何謂也？」

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

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 孫悟空三打白骨精

吳承恩

卻說三藏師徒，次日天明，收拾前進。那鎮元子與行者結為兄弟，兩人情投意合，決不肯放；又安排管待，一連住了五六日。那長老自服了草還丹，真是脫胎換骨，神爽體健。他取經心重，那裏肯淹留，無已，遂行。

師徒別了上路，早見一座高山。三藏道：「徒弟，前面有山險峻，恐馬不能前，大家須仔細仔細。」行者道：「師父放心，我等自然理會。」好猴王，他在馬前，橫擔著棒，剖開山路，上了高崖。正行到嵯峨之處，三藏道，「悟空，我這一日，肚中饑了，你去那裏化些齋吃。」行者陪笑道：「師父好不聰明。這等半山之中，前不巴村，後不著店，有錢也沒買處，教往那裏尋齋？」三藏心中不快，口裏罵道：「你這猴子！怎麼不肯努力，常懷懶惰之心！」行者道：「弟子亦頗殷勤，何常懶惰？」三藏道：「你既殷勤，何不化齋我吃，我肚饑怎行？況此地山嵐瘴氣，怎麼得上雷音？」行者道：「師父休怪，你下馬穩坐，等我尋那裏有人家處化齋去。」

行者將身一縱，跳上雲端裏，手搭涼篷，睜眼觀看，可憐西方路甚是寂寞，更無莊堡人家；正是多逢樹木，少見人煙去處。看多時，只見正南上有一座高山。那山向陽處，有一片鮮紅的點子。行者按下雲頭道：「師父，有吃的了。」那長老問甚東西。行者道：「這裏沒人家化飯，那南山有一片紅的，想必是熟透了的山桃，我去摘幾個來你充饑。」三藏喜道：「出家人若有桃子吃，就為上分了！」行者取了鉢盂，縱起祥光，你看他筋頭幌幌，冷氣颼颼，須臾間，奔南山摘桃不題。

卻說常言有云：「山高必有怪，嶺峻卻生精。」果然這山上有一個妖精。孫大聖去時，驚動那怪。他在雲端裏，踏著陰風，看見長老坐在地下，就不勝歡喜道：「造化！造化！幾年家人都講東土的唐和尚取『大乘』，他本是金蟬子化身，十世修行的原體。有人吃他一塊

肉，長壽長生，真個今日到了。」那妖精上前就要拿他，只見長老左右手下有八戒、沙僧兩員大將護持，不敢攏身。妖精說：「等我且戲他戲，看怎麼說。」

好妖精，停下陰風，在那山凹裏，搖身一變，變做個月貌花容的女兒，說不盡那眉清目秀，齒白唇紅，左手提著一個青砂罐兒，右手提著一個綠磁瓶兒，從西向東，徑奔唐僧。三藏見了，叫：「八戒，沙僧，悟空才說這裏曠野無人，你看那裏不走出一個人來了？」八戒道：「師父，你與沙僧坐著，等老豬去看看來。」那呆子放下釘鈿，整整直裰，擺擺搖搖，充作個斯文氣象，一直的靦面相迎。真個是遠看未實，近看分明。那八戒見女子生得俊俏，動了凡心，忍不住胡言亂語。叫道：「女菩薩，往那裏去？手裏提著是甚麼東西？」那女子連聲答應道：「長老，我這青罐裏是香米飯，綠瓶裏是炒麵筋。特來此處無他故，因還誓願要齋僧。」八戒聞言，滿心歡喜。急抽身，就跑了個豬顛風，報與三藏道：「師父！『吉人自有天報！』你看那不是個齋僧的來了？」唐僧不信道：「你這個夯貨胡纏！我們走了這向，好人也不曾遇著一個，齋僧的從何而來！」八戒道：「師父，這不到了？」

三藏一見，連忙跳起身來，合掌當胸道：「女菩薩，你府上在何處住？是甚人家？有甚願心，來此齋僧？」那妖精見唐僧問他來歷，他花言巧語來賺哄道：「師父，此山叫做蛇回獸怕的白虎嶺。正西下面是我家。我父母在堂，看經好善，廣齋方上遠近僧人；只因無子，求神作福；生了奴奴，欲扳門第，配嫁他人，又恐老來無倚，只得將奴招了一個女婿，養老送終。」三藏聞言道：「女菩薩，你語言差了。你既有父母在堂，又與你招了女婿，——有願心，教你男子還，便也罷，怎麼自家在山行走？又沒個侍兒隨從。」那女子笑吟吟，忙陪俏語道：「師父，我丈夫在山北凹裏，帶幾個客子鋤田。這是奴奴煮的午飯，送與那些人吃的。只為五黃六月，無人使喚，父母又年老，所以親身來送。忽遇三位遠來，卻思父母好善，故將此飯齋僧。如不棄嫌，願表芹獻。」三藏道：「善哉！善哉！我有徒弟摘果子去了，就來，我

不敢吃；假如我和尚吃了你飯，你丈夫曉得，罵你，卻不罪坐貧僧也？」那女子見唐僧不肯吃，卻又滿面春生道：「師父啊，我父母齋僧，還是小可；我丈夫更是個善人，一生好的是修橋補路，愛老憐貧。但聽見說這飯送與師父吃了，他與我夫妻情上，比尋常更是不同。」三藏也只是不吃。旁邊子惱壞了八戒。那呆子努著嘴，口裏埋怨道：「天下和尚也無數，不曾像我這個老和尚罷軟！現成的飯，三分兒，倒不吃，只等那猴子來，做四分才吃！」他不容分說，一嘴把個罐子拱倒，就要動口。

只見那行者自南山頂上，摘了幾個桃子，托著鉢盂，一筋斗，點將回來；睜火眼金睛觀看，認得那女子是個妖精，放下鉢盂，掣鐵棒，當頭就打。唬得個長老用手扯住道：「悟空！你走將來打誰？」行者道：「師父，你面前這個女子，莫當做個好人；他是個妖精，要來騙你哩。」三藏道：「你這個猴頭，當時倒也有些眼力，今日如何亂道！這女菩薩有此善心，將這飯要齋我等，你怎麼說他是個妖精？」行者笑道：「師父，你那裏認得。老孫在水簾洞內做妖魔時，若想人肉吃，便是這等。師父，我若來遲，你定入他套子，遭他毒手！」那唐僧那裏肯信，只說是個好人。行者道：「師父，我知道你了。你見他那等容貌，必然動了凡心。若果有此意，叫八戒伐幾棵樹來，沙僧尋些草來，我做木匠，就在這裏搭個窩鋪，你與他圓房成事，我們大家散了，卻不是件事業？何必又跋涉，取甚經去！」那長老原是個軟善的人，那裏吃得他這句言語，羞得光頭徹耳通紅。

三藏正在此羞慚，行者又發起性來，掣鐵棒，望妖精劈臉一下。那怪物有些手段，使個「解屍法」，見行者棍子來時，他卻抖擻精神，預先走了，把一個假屍首打死在地下。唬得個長老戰戰兢兢，口中作念道：「這猴著然無禮！屢勸不從，無故傷人性命！」行者道：「師父莫怪，你且來看看這罐子裏是甚東西。」沙僧攙著長老，近前看時，那裏是甚香米飯，卻是一罐子拖尾巴的長蛆；也不是麵筋，卻是幾個青蛙、癩蝦蟆，滿地亂跳。長老才有三分兒信了。怎禁豬八戒氣不忿，在旁唆嘴道：「師父，這個女子是此間農婦，因為送飯下田，路遇我等，卻怎麼栽他是個妖怪？哥哥的棍重，走將來試手打他一下，不期

就打殺了；怕你念甚麼緊箍兒咒，故意的使個障眼法兒，變做這等樣東西，演幌你眼，使不念咒哩。」

三藏果然信那呆子攏唆，手中捻訣，口裏念咒。行者就叫：「頭疼！頭疼！莫念！莫念！有話便說。」唐僧道：「有甚話說！出家人念念不離善心，掃地恐傷螻蟻命，愛惜飛蛾紗罩燈。你怎麼打死這個無故平人，取將經來何用？你回去罷！」行者道：「師父，你教我回那裏去？」唐僧道：「我不要你做徒弟。」行者道：「你不要我做徒弟，只怕你西天路去不成。」唐僧道：「我命在天，不怕就去不成。你快回去！」行者道：「師父，我回去便也罷了，只是不曾報得你的恩哩。」唐僧道：「我與你有甚恩？」那大聖聞言，連忙跪下叩頭道：「老孫因大鬧天宮，致下了傷身之難，被我佛壓在兩界山；幸師父救脫吾身；若不與你同上西天，顯得我『知恩不報非君子，萬古千秋作罵名』。」原來這唐僧是個慈憫的聖僧。他見行者哀告，卻也回心轉意道：「既如此說，且饒你這一次。再休無禮。如若仍前作惡，這咒語顛倒就念二十遍！」行者道：「三十遍也由你，只是我不打人了。」卻才伏侍唐僧上馬，又將摘來桃子奉上。唐僧在馬上也吃了幾個，權且充饑。

卻說那妖精，脫命升空。他在那雲端裏，咬牙切齒，暗恨行者道：「幾年只聞得講他手段，今日果然話不虛傳。弄破我這勾當，又幾乎被他打了一棒。若饒了這個和尚，誠然是勞而無功也。我還下去戲他一戲。」

那妖精按落陰雲，在前山坡下，搖身一變，變作個老婦人，年滿八旬，手拄著一根彎頭竹杖，一步一聲的哭著走來。八戒見了，大驚道：「師父！不好了！那媽媽兒來尋人了！」唐僧道：「尋甚人？」八戒道：「師兄打殺的，定是她女兒。這個定是她娘尋將來了。」行者道：「兄弟莫要胡說！那女子十八歲，這老婦有八十歲，怎麼六十多歲還生產？斷乎是個假的，等老孫去看來。」好行者拽開步，走近前觀看，那怪物：

假變一婆婆，兩鬢如冰雪。

走路慢騰騰，行步虛怯怯。

弱體瘦伶仃，臉如枯菜葉。

顴骨望上翹，嘴唇往下別。

老年不比少年時，滿臉都是荷包折。

行者認得他是妖精，更不理論，舉棒照頭便打。那怪見棍子起時，依然抖擻，又出化了元神，脫真兒去了；把個假屍首又打死在路旁之下。唐僧一見，驚下馬來，睡在路旁，更無二話，只是把緊箍兒咒顛倒足足念了二十遍。可憐把這個行者頭，勒得似個亞腰葫蘆，十分疼痛難忍，滾將來哀告道：「師父莫念了！有甚話說了罷！」唐僧道：「有甚話說！出家人耳聽善言，不墮地獄。我這般勸化你，你怎麼只是行兇？把平人打死一個，又打死一個，此是何說？」行者道：「他是妖精。」唐僧道：「這個猴子胡說！那有這許多妖怪！你是個無心向善之輩，有意作惡之人，你去罷！」行者道：「師父又教我去？回去便也回去了，只是一件不相應。」唐僧道：「你有甚麼不相應處？」行者道：「實不瞞師父說。老孫五百年前，居花果山 水簾洞大展英雄之際，頭戴的是紫金冠，身穿的是赭黃袍，腰繫的是藍田帶，足踏的是步雲履，手執的是如意金箍棒；著實也曾為人。自從跟你做了徒弟，把這個「金箍兒」勒在我頭上，若回去，卻也難見故鄉人。師父果若不要我，把那個鬆箍兒咒念一念，退下這個箍子，交付與你，套在別人頭上，我就快活相應了。也是跟你一場。莫不成這些人意兒也沒有了？」唐僧大驚道：「悟空，我當時只是菩薩暗受一卷緊箍兒咒，卻沒有甚麼鬆箍兒咒。」行者道：「若無鬆箍兒咒，你還帶我去走走罷。」長老又沒奈何道：「你且起來，我再饒你這一次，卻不可再行兇了。」行者道：「再不敢了。再不敢了。」又伏侍師父上馬，剖路前進。

卻說那妖精，原來行者第二棍也不曾打殺他。那怪物在半空中，誇獎不盡道：「好個猴王，著然有眼！我那般變了去，他也還認得我。這些和尚，去得快，若過此山，西下四十里，就不伏我所管了。我還下去戲他一戲。」好妖精，按聳陰風，在山坡下搖身一變，變做一個老公公，真個是：

白髮如彭祖，蒼髯賽壽星。

耳中鳴玉磬，眼裏幌金星。

手拄龍頭拐，身穿鶴氅輕。

數珠掐在手，口誦《南無經》。

唐僧在馬上見了，心中大喜道：「阿彌陀佛！西方真是福地！那公公路也走不上來，逼法的還念經哩。」八戒道：「師父，你且莫要誇獎。那個是禍的根哩。」唐僧道：「怎麼是禍根？」八戒道：「師兄打殺他的女兒，又打殺他的婆子，這個正是他的老兒尋將來了。我們若撞在他的懷裏呵，師父，你便償命，該個死罪；把老豬為從，問個充軍；沙僧喝令，問個擺站；那師兄使個遁法走了，卻不苦了我們三個頂缸？」

行者聽見道：「這個呆根，這等胡說，可不唬了師父？等老孫再去看看。」他把棍藏在身邊，走上前，迎著怪物，叫聲：「老官兒，往那裏去？怎麼又走路，又念經？」那妖精錯認了定盤星，把孫大聖也當做個等閒的，遂答道：「長老啊，我老漢祖居此地，一生好善齋僧，看經念佛。命裏無兒，止生得一個小女，招了個女婿。今早送飯下田，想是遭逢虎口。老妻先來找尋，也不見回去。全然不知下落，老漢特來尋看。果然是傷殘他命，也沒奈何，將他骸骨收拾去，安葬塋中。」行者笑道：「你瞞不過我！我認得你是個妖精！」那妖精唬得頓口無言。行者掣鐵棒來，自忖思道：「若要不打他，顯得他倒弄個風兒；若要打他，又怕師父念那話兒咒語。」又思量道：「不打殺他，他一時間抄空兒把師父撈了去，卻不又費心勞力去救他？……還打的是！」好大聖，念動咒語，叫當坊土地、本處山神道：「這妖精三番來戲弄我師父，這一番卻要打殺他。你們與我在半空中作證，不許走了。」眾神聽令，誰敢不從，都在雲端裏照應。那大聖棍起處，打倒妖魔，才斷絕了靈光。

那唐僧在馬上，又唬得戰戰兢兢，口不能言。八戒在旁邊又笑道：「好行者！風發了！只行了半日路，倒打死三個人！」唐僧正要念咒，行者急到馬前，叫道：「師父，莫念！莫念！你且來看看他的模樣。」卻是一堆粉骷髏在那裏。唐僧大驚道：「悟空，這個人才死了，怎麼就化作一堆骷髏？」行者道：「他是個潛靈作怪的僵屍，在此迷人敗本；被我打殺，他就現了本相。他那脊梁上有一行字，叫做『白骨夫

人』。」唐僧聞說，倒也信了；怎禁那八戒旁邊唆嘴道：「師父，他的手重棍兇，把人打死，只怕你念那話兒，故意變化這個模樣，掩你的眼目哩！」唐僧果然耳軟，又信了他，隨復念起。行者禁不得疼痛跪於路旁，只叫：「莫念！莫念！有話快說了罷！」唐僧道：「猴頭！還有甚說話！出家人行善，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行惡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你在這荒郊野外，一連打死三人，你回去罷！」行者道：「師父錯怪了我也。這廝分明是個妖魔，他實有心害你。我倒打死他，替你除了害，你卻不認得，反信了那呆子讒言冷語，屢次逐我。常言道：『事不過三。』我若不去，真是個下流無恥之徒。我去！我去！——去便去了，只是你手下無人。」唐僧發怒道：「這潑猴越發無禮！看起來，只你是人，那悟能、悟淨，就不是人？」

那大聖一聞得說，他兩個是人，止不住傷情淒慘，對唐僧道聲「苦啊！你那時節，出了長安，有劉伯欽送你上路；到兩界山，救我出來，投拜你為師，我曾穿古洞，入深林，擒魔捉怪，收八戒，得沙僧，吃盡千辛萬苦；今日味著惺惺使糊塗，只教我回去，這才是『烏盡弓藏，兔死狗烹！』——罷！罷！罷！但只是多了那緊箍兒咒。」唐僧道：「我再不念了。」行者道：「這個難說：若到那毒魔苦難處不得脫身，八戒、沙僧救不得你，那時節，想起我來，忍不住又念誦起來，就是十萬里路，我的頭也是疼的；假如再來見你，不如不作此意。」

唐僧見他言言語語，越發惱怒，滾鞍下馬來，叫沙僧包袱內取出紙筆，即於澗下取水，石上磨墨，寫了一紙貶書，遞於行者道：「猴頭！執此為照！再不要你做徒弟了！如再與你相見，我就墮了阿鼻地獄！」行者連忙接了貶書道：「師父，不消發誓，老孫去罷。」他將書折了，留在袖內，卻又軟款唐僧道：「師父，我也是跟你一場，又蒙菩薩指教；今日半途而廢，不曾成得功果，你請坐，受我一拜，我也去得放心。」唐僧轉回身不睬，口裏唧唧噥噥的道：「我是個好和尚，不受你歹人的禮！」大聖見他不睬，又使個身外法，把腦後毫毛拔了三根，吹口仙氣，叫：「變！即變了三個行者，連本身四個，四面圍住師父下拜。那長老左右躲不脫，好道也受了一拜。」

大聖跳起來，把身一抖，收上毫毛，卻又吩咐沙僧道：「賢弟，你是個好人，卻只要留心防著八戒謔言謔語，途中更要仔細。倘一時有妖精拿住師父，你就說老孫是他大徒弟：西方毛怪，聞我的手段，不敢傷我師父。」唐僧道：「我是個好和尚，不題你這歹人的名字。你回去罷。」那大聖見長老三番兩復，不肯轉意回心，沒奈何忍氣別了師父，縱筋斗雲，徑回花果山 水簾洞去了。獨自個淒淒慘慘，忽聞得水聲聒耳。大聖在那半空裏看時，原來是東洋大海潮發的聲響。一見了，又想起唐僧，止不住腮邊淚墜，停雲住步，良久方去。畢竟不知此去反復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註：以上僅就坊間所見資料，提供一個參考版本；教師亦可參考、使用其他版本。

## 孫悟空巧取芭蕉扇

吳承恩

卻說那行者霎時徑到翠雲山，按住祥光，正自找尋洞口，只聞得丁丁之聲，乃是山林內一個樵夫伐木。行者近前作禮道：「樵哥，問訊了。」那樵子撇了柯斧，答禮道：「長老何往？」行者道：「敢問樵哥？這可是翠雲山？」樵子道：「正是。」行者道：「有個鐵扇仙的芭蕉洞，在何處？」樵子笑道：「這芭蕉洞雖有，卻無個鐵扇仙，只有個鐵扇公主，又名羅剎女。」行者道：「人言他有一柄芭蕉扇，能熄得火焰山，敢是他麼？」樵子道：「正是，正是。這聖賢有這件寶貝，善能熄火，保護那方人家，故此稱為鐵扇仙。我這裏人家用不著他，只知他叫做羅剎女，乃大力牛魔王妻也。」

行者聞言，大驚失色。心中暗想道：「又是冤家了！……當年伏了紅孩兒，說是這厮養的。前在那解陽山破兒洞遇他叔子，尚且不肯與水，要作報仇之意；今又遇他父母，怎生借得這扇子耶？……」樵子見行者沉思默慮，嗟嘆不已，便笑道：「長老，你出家人，有何憂疑？這條小路兒向東去，不尚五六里，就是芭蕉洞，休得心焦。」行者道：「不瞞樵哥說。我是東土唐朝差往西天求經的唐僧大徒弟。前年在火雲洞，曾與羅剎之子紅孩兒有些言語，但恐羅剎懷仇不與，故生憂疑。」樵子道：「大丈夫鑑貌辨色，只以求扇為名。莫認往時之謊話，管情借得。」行者聞言，深深唱個大喏道：「謝樵哥教誨。我去也。」

遂別了樵夫，徑至芭蕉洞口。但見那兩扇門緊閉牢關，洞外風光秀麗。好去處！行者上前叫：「牛大哥，開門！開門！」呀的一聲，洞門開了，裏邊走出一個毛兒女，手中提著花籃，肩上擔著鋤子，真個是一身藍縷無妝飾，滿面精神有道心，行者上前迎著合掌道：「女童，累你轉報公主一聲。我本是取經的和尚，在西方路上，難過火焰山，特來拜借芭蕉扇一用。」那毛女道：「你是哪寺裏的和尚？叫甚名字？我好與你通報。」行者道：「我是東土來的，叫做孫悟空和尚。」

那毛女即便回身，轉於洞內，對羅剎跪下道：「奶奶，洞門外有個

東土來的孫悟空和尚，要見奶奶，拜求芭蕉扇，過火焰山一用。」那羅剎聽見「孫悟空」三字，便似撮鹽入火，火上澆油；骨都都紅生臉上，惡狠狠怒發心頭。口中罵道：「這潑猴！今日來了！」叫：「丫環，取披掛，拿兵器來！」隨即取了披掛，拿兩口青鋒寶劍，整束出來。行者在洞外閃過，偷看怎生打扮。那羅剎出門，高叫道：「孫悟空何在？」行者上前，躬身施禮道：「嫂嫂，老孫在此奉揖！」羅剎咄的一聲道：「誰是你的嫂嫂！哪個要你奉揖！」行者道：「尊府牛魔王，當初曾與老孫結義，乃七兄弟之親，聞公主是生大哥令正，安得不以嫂嫂稱之？」羅剎道：「你這潑猴！既有兄弟之親，如何坑陷我子？」行者佯問道：「令郎是誰？」羅剎道：「我兒是號山枯松澗火雲洞聖嬰大王紅孩兒，被你傾了，我們正沒處尋你報仇，你今上門納命，我肯饒你！」行者滿臉陪笑道：「嫂嫂原來不察理，錯怪了老孫。令郎因是捉了師父，要蒸要煮，幸虧了觀音菩薩收他去，救出我師。他如今現在菩薩處做善財童子，實受了菩薩正果，不生不滅，不垢不淨，與天地同壽，日月同庚。你倒不謝老孫保命之恩，返怪老孫，是何道理？」羅剎道：「你這個巧嘴的潑猴！我那兒雖不傷命，再怎生得到我的跟前，幾時能見一面？」行者笑道：「嫂嫂要見令郎，有何難處？你且把扇子借我，搧熄了火，送我師父過去，我就到南海菩薩處請他來見你，就送扇子還你，有何不可？那時節，你看他可曾損傷一毫。如有些須之傷，你也怪得有理；如比舊時標緻，還當謝我。」羅剎道：「魔猴！少要饒舌！伸過頭來，等我砍上幾劍！若受得疼痛，就借扇子與你；若忍耐不得，教你早見閻君！」行者叉手向前，笑道：「嫂嫂切莫多言。老孫伸著光頭，任尊意砍上多少，但沒氣力便罷。是必借扇子用用。」那羅剎不容分說，雙手輪劍，照行者頭上乒乒乓乓，砍有十數下，這行者全不認真。羅剎害怕，回頭要走。行者道：「嫂嫂，那裏去？快借我使使！」那羅剎道：「我的寶貝原不輕借。」行者道：「既不肯借，吃你老叔一棒！」

好猴王，一隻手扯住，一隻手去耳內掣出棒來，晃一晃，有碗來粗細。那羅剎掙脫手，舉劍來迎。行者隨又輪棒便打。兩個在翠雲山前，不論親情，卻只講仇隙。那羅剎女與行者相持到晚，見行者棒重，

卻又解數周密，料鬥他不過，即便取出芭蕉扇，晃一晃，一搨陰風，把行者搨得無影無形，莫想收留得住。這羅剎得勝回歸。

那大聖飄飄蕩蕩，左沉不能落地，右墜不得存身。就如旋風翻敗葉，流水淌殘花。滾了一夜，直至天明，方才落在一座山上，雙手抱住一塊峰石。定性良久，仔細觀看，卻才認得是小須彌山。大聖長嘆一聲道：「好利害婦人！怎麼就把老孫送到這裏來了？我當年曾記得在此處告求靈吉菩薩降黃風怪救我師父。那黃風嶺至此直南上有三千餘里，今在西路轉來，乃東南方隅，不知有幾萬里。等我下去問靈吉菩薩一個消息，好回舊路。」

正躊躇間，又聽得鐘聲響亮，急下山坡，徑至禪院。那門前道人認得行者的形容，即入裏面報道：「前年來請菩薩去降黃風怪的那個毛臉大聖又來了。」菩薩知是悟空，連忙下寶座相迎，入內施禮道：「恭喜！取經來耶？」悟空答道：「正好未到，早哩，早哩！」靈吉道：「既未曾得到雷音，何以回顧荒山！」行者道：「自上年蒙盛情降了黃風怪，一路上不知歷過多少苦楚。今到火焰山，不能前進，詢問土人，說有個鐵扇仙，芭蕉扇搨得火滅，老孫特去尋訪。原來那仙是牛魔王的妻，紅孩兒的母。他說我把他兒子做了觀音菩薩的童子，不得常見，跟我為仇，不肯借扇，與我爭鬥。他見我的棒重難撐，遂將扇子把我一搨，搨得我悠悠蕩蕩，直至於此，方才落住。故此輕造禪院，問個歸路。此處到火焰山，不知有多少里數？」靈吉笑道：「那婦人喚名羅剎女，又叫做鐵扇公主。他的那芭蕉扇本是崑崙山後，自混沌開闢以來，天地產成的一個靈寶，乃太陰之精葉，故能滅火氣。假若搨著人，要飄八萬四千里，方息陰風，我這山到火焰山，只有一萬餘里，此還是大聖有留去之能，故止住了。若是凡人，正好不得住也。」行者道：「利害！利害！我師父卻怎生得度那方？」靈吉道：「大聖放心。此一來，也是唐僧的緣法，合教大聖成功。」行者道：「怎見成功？」靈吉道：「我當年受如來教旨，賜我一粒『定風丹』，一柄『飛龍杖』。飛龍杖已降了風魔，這定風丹尚未曾見用，如今送了大聖，管教那厮搨你不動，你卻要了扇子，搨熄火，卻不就立此功也！」行者低頭作禮，感謝不盡。那菩薩即於衣袖中取出一個錦袋兒，將那一粒定風丹與行者

安在衣領裏邊，將針線緊緊縫了。送行者出門道：「不及留款。往西北上去，就是羅剎的山場也。」

行者辭了靈吉，駕筋斗雲，徑返翠雲山，頃刻而至。使鐵棒打著洞門叫道：「開門！開門！老孫來借扇子使使哩！」慌得那門裏女童即忙來報：「奶奶，借扇子的又來了！」羅剎聞言，心中悚懼道：「這潑猴真有本事！我的寶貝，搨著人，要去八萬四千里，方能停止；他怎麼才吹去就回來也？這番等我一連搨他兩三搨，教他找不著歸路！」急縱身，結束整齊，雙手提劍，走出門來道：「孫行者！你不怕我，又來尋死！」行者笑道：「嫂嫂勿得慳吝，是必借我使使。保得唐僧過山，就送還你。我是個志誠有餘的君子，不是那借物不還的小人。」

羅剎又罵道：「潑猢猻！好沒道理，沒分曉！奪子之仇，尚未報得；借扇之意，豈得如心！你不要走！吃我老娘一劍！」大聖公然不懼，使鐵棒劈手相迎。他兩個往往來來，戰經五七回合，羅剎女手軟難輪，孫行者身強善敵。他見事勢不諧，即取扇子，望行者搨了一搨，行者巍然不動。行者收了鐵棒，笑吟吟的道：「這番不比那番！任你怎麼搨來，老孫若動一動，就不算漢子！」那羅剎又搨兩搨，果然不動，羅剎慌了，急收寶貝，轉回走入洞裏，將門緊緊關上。

行者見他閉了門，卻就弄個手段，拆開衣領，把定風丹噙在口中，搖身一變，變作一個螻蛄蟲兒，從他門隙處鑽進。只見羅剎叫道：「渴了！渴了！快拿茶來！」近侍女童，即將香茶一壺，沙沙的滿斟一碗，沖起茶沫漕漕。行者見了歡喜，嚶的一翅，飛在茶沫之下。那羅剎渴極，接過茶，兩口氣都吃了。行者已到他肚腹之內，現原身厲聲高叫道：「嫂嫂，借扇子我使使！」羅剎大驚失色，叫：「小的們，關了前門否？」俱說：「關了。」他又說：「既關了門，孫行者如何在家裏叫喚？」女童道：「在你身上叫哩。」羅剎道：「孫行者，你在那裏弄術哩？」行者道：「老孫一生不會弄術，都是些真手段，實本事，已在尊嫂尊腹之內耍子，已見其肺肝矣。我知你也飢渴了，我先送你個坐碗兒解渴！」卻就把腳往下一登。那羅剎小腹之中，疼痛難禁，坐於地下叫苦。行者道：「嫂嫂休得推辭，我再送你個點心充飢！」又把頭往上一頂。羅剎心痛難禁，只在地上打滾，疼得他面黃唇白，只叫「孫

叔叔饒命！」

行者卻才收了手腳道：「你才認得叔叔麼？我看生大哥情上，且饒你性命。快將扇子拿來我使使。」羅剎道：「孫叔叔，有扇！有扇！你出來拿了去！」行者道：「拿扇子我看了出來。」羅剎即叫女童拿一柄芭蕉扇，執在旁邊。行者探到喉嚨之上見了道：「嫂嫂，我既饒你性命，不在腰肋之下搠個窟窿出來，還自口出。你把口張三張兒。」那羅剎果張開口。行者還作個螻蛄蟲，先飛出來，丁在芭蕉扇上。那羅剎不知，連張三次，叫：「叔叔出來罷。」行者化原身，拿了扇子，叫道：「我在此間不是？謝借了！謝借了！」拽開步，往前便走。小的們連忙開了門，放他出洞。

註：以上僅就坊間所見資料，提供一個參考版本；教師亦可參考、使用其他版本。

## 效顰

莊子

西施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  
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  
彼知顰美，而不知顰之所以美。

## 晏子僕御

晏子春秋

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窺，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

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 桃夭

詩經 周南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蕢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 桃花源記

陶潛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

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舍船，從口入。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

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

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 殷長者

呂氏春秋

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為期。」

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旦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為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

## 浪淘沙

李煜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  
是客，一餉貪歡。    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  
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 烏衣巷

劉禹錫

朱雀橋邊野草花，  
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謝堂前燕，  
飛入尋常百姓家。

# 狼

蒲松齡

一屠晚歸，擔中肉盡，止有剩骨。途中兩狼，綴行甚遠。

屠懼，投以骨。一狼得骨止，一狼仍從。復投之，後狼止而前狼又至。骨已盡矣。而兩狼之並驅如故。

屠大窘，恐前後受其敵。顧野有麥場，場主積薪其中，苫蔽成丘。屠乃奔倚其下，弛擔持刀。狼不敢前，眈眈相向。

少時，一狼徑去，其一犬坐於前。久之，目似瞑，意暇甚。屠暴起，以刀劈狼首，又數刀斃之。方欲行，轉視積薪後，一狼洞其中，意將隧入以攻其後也。身已半入，止露尻尾。屠自後斷其股，亦斃之。乃悟前狼假寐，蓋以誘敵。

狼亦黠矣，而頃刻兩斃，禽獸之變詐幾何哉？止增笑耳。

## 破陣子

辛棄疾

為陳同父賦壯語以寄

醉裏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絃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

## 祖逖傳

房喬

祖逖，字士稚，范陽人。少孤，性豁蕩，不修儀檢，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賙貧乏，鄉黨、宗族以是重之。年二十四，僑居陽平，與劉琨俱為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共起舞。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

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百餘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眾共之；又多權略。是以少長咸宗之，推為行主。達泗口，元帝逆用為徐州刺史，尋徵軍諮祭酒，居丹徒之京口。

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而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為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向赴，沉溺之士欣於來蘇，庶幾國恥可雪。願大王圖之！」帝乃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逖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眾皆慨歎。屯於江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所向克復。由是黃河以南，盡為晉土。

逖躬自儉約，勤督農桑，剋己務施，不畜資產；子弟皆耕耘、樵薪。又收葬枯骨，為之祭醢，百姓皆感悅。嘗置酒大會，席半，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

逖將興師越河，掃清冀朔；會聞王敦與劉隗等構隙，慮有內難，

大功不遂，憂憤發病。病篤，歎曰：「方欲平河北，而天遽殺我，此乃不祐國也！」遂卒。

##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

劉義慶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邪？」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人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全。

## 記承天寺夜遊

蘇軾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為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

庭中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

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者耳。

## 訓學齋規（節錄） 朱熹

凡讀書，須整頓几案，令潔淨端正，將書冊齊整頓放，正身體，對書冊，詳緩看字，仔細分明讀之。須要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強暗記，只是要多誦遍數，自然上口，久遠不忘。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謂讀得熟，則不待解說，自曉其義也。余嘗謂，讀書有三到，謂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則眼不看仔細，心眼既不專一，卻自漫浪誦讀，決不能記，記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豈不到乎？

## 送友人

李白

青山橫北郭，  
白水繞東城。  
此地一為別，  
孤蓬萬里征。  
浮雲遊子意，  
落日故人情！  
揮手自茲去，  
蕭蕭班馬鳴。

##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王勃

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  
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  
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

## 送東陽馬生序（節錄） 宋濂

余幼時即嗜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於藏書之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冰堅，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假余，余因得遍觀群書。既加冠，益慕聖賢之道，又患無碩師名人與游。嘗趨百里外，從鄉之先達執經叩問。先達德隆望尊，門人弟子填其室，未嘗稍降辭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質理，俯身傾耳以請；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禮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復；俟其欣悅，則又請焉。故餘雖愚，卒獲有所聞。當余之從師也，負篋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窮冬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皸裂而不知。至舍，四肢僵勁不能動，媵人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備容臭，燁然若神人；余則緼袍敝衣，處其間，略無慕艷意。以中有足樂者，不知口體之奉不若人也。蓋余之勤且艱若此。

今諸生學於太學，縣官日有廩稍之供，父母歲有裘葛之遺，無凍餒之患矣；坐大廈之下而誦《詩》《書》，無奔走之勞矣；有司業、博士為之師，未有問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書，皆集於此，不必若余之手錄，假諸人而後見也。其業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質之卑，則心不若余之專耳，豈他人之過哉？

東陽馬生君則，在太學已二年，流輩甚稱其賢。余朝京師，生以鄉人子謁余，撰長書以為贄，辭甚暢達。與之論辨，言和而色夷。自謂少時用心於學甚勞。是可謂善學者矣。其將歸見其親也，余故道為學之難以告之。

## 馬說

韓愈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

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 浣溪沙

蘇軾

遊蘄水 清泉寺，寺臨蘭溪，溪水西流。

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  
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

## 偶然

徐志摩

我是天空裏的一片雲，  
偶而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訝異，  
更無須歡喜——  
在轉瞬間消滅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記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 張良與黃石老人

司馬遷

良嘗閒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毆之。為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

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

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

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

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

## 從軍行

王昌齡

青海長雲暗雪山，  
孤城遙望玉門關。  
黃沙百戰穿金甲，  
不破樓蘭終不還。

## 救虎

劉基

蒼筤之山，溪水合流入於江，有道士築於其上以事佛，甚謹。一夕，山水大出，漂室廬塞溪而下，人騎木乘屋號呼求救者，聲相連也。道士具大舟，躬蓑笠，立水滸，督善水者繩以俟。人至即投木索引之，所存活甚眾。

平旦，有獸身沒波濤中而浮其首，左右盼，若求救者。道士曰：「是亦有生，必速救之。」舟者應言往，以木接上之，乃虎也。始則矇矓然，坐而舐其毛；比及岸，則瞠目視道士，躍而攫之仆地。舟人奔救，道士得不死而重傷焉。

郁離子曰：「哀哉！是亦道士之過也。知其非人而救之，非道士之過乎？雖然，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道士有焉。」

## 敕勒歌

佚名

敕勒川，  
陰山下。  
天似穹廬，  
籠蓋四野。  
天蒼蒼，  
野茫茫，  
風吹草低見牛羊。

## 曹劌論戰

左傳

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

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 望天門山

李白

天門中斷楚江開，  
碧水東流至此回。  
兩岸青山相對出，  
孤帆一片日邊來。

## 望月懷遠

張九齡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  
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  
滅燭憐光滿，披衣覺露滋。  
不堪盈手贈，還寢夢佳期。

## 望廬山瀑布

李白

日照香爐生紫煙，  
遙看瀑布掛前川。  
飛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銀河落九天。

# 梅花

王安石

牆角數枝梅，  
凌寒獨自開。  
遙知不是雪，  
為有暗香來。

## 涼州詞

王之渙

黃河遠上白雲間，  
一片孤城萬仞山。  
羌笛何須怨楊柳，  
春風不度玉門關。

## 涼州詞

王翰

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飲琵琶馬上催。  
醉臥沙場君莫笑，  
古來征戰幾人回。

## 淡泊明志 並悲守窮廬 諸葛亮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淫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清平樂 村居

辛棄疾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  
醉裏吳音相媚好，白髮誰家翁媪？  
大兒鋤豆溪東，中兒正織雞籠。  
最喜小兒無賴，溪頭臥剝蓮蓬。

移居（其二）

陶潛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  
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  
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  
此理將不勝，無為忽去茲。  
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

## 習慣說

劉蓉

蒼少時，讀書養晦堂之西偏一室；俛而讀，仰而思，思而弗得，輒起，繞室以旋。室有窪徑尺，浸淫日廣，每履之，足苦躓焉。既久而遂安之。

一日，父來室中，顧而笑曰：「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國家為？」命童子取土平之。

後蒼履其地，蹶然以驚，如土忽隆起者；俯視地，坦然則既平矣！已而復然，又久而後安之。

噫！習之中人甚矣哉！足履平地，不與窪適也；及其久而窪者若平，至使久而即乎其故，則反窒焉而不寧，故君子之學貴慎始。

## 荷塘月色

朱自清

這幾天心裏頗不寧靜。今晚在院子裏坐著乘涼，忽然想起日日走過的荷塘，在這滿月的光裏，總該另有一番樣子吧。月亮漸漸地升高了，牆外馬路上孩子們的歡笑，已經聽不見了；妻在屋裏拍著閨兒，迷迷糊糊地哼著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帶上門出去。

沿著荷塘，是一條曲折的小煤屑路。這是一條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長著許多樹，蓊蓊鬱鬱的。路的一旁，是些楊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樹。沒有月光的晚上，這路上陰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卻很好，雖然月光也還是淡淡的。

路上祇我一個人，背著手踱著。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裏。我愛熱鬧，也愛冷靜；愛羣居，也愛獨處。像今晚上，一個人在這蒼茫的月下，甚麼都可以想，甚麼都可以不想，便覺是個自由的人；白天裏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說的話，現在都可不理：這是獨處的妙處。我且受用這無邊的荷香月色好了。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彌望的是田田的葉子。葉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層層的葉子中間，零星地點綴著些白花，有嫵娜地開著的，有羞澀地打著朵兒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裏的星星，又如剛出浴的美人。微風過處，送來縷縷清香，彷彿遠處高樓上渺茫的歌聲似的。這時候，葉子與花也有一絲的顫動，像閃電般，霎時傳過荷塘的那邊去了。葉子本是肩並肩密密的挨著，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葉子底下是脈脈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見一些顏色；而葉子卻更見風致了。

月光如流水一般，靜靜地瀉在這一片葉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霧浮起在荷塘裏。葉子和花彷彿在牛乳中洗過一樣；又像籠著輕紗的夢。雖然是滿月，天上卻有一層淡淡的雲，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為這恰是到了好處——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別有風味的。月光是隔了樹照

過來的，高處叢生的灌木，落下參差的斑駁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彎彎的楊柳的稀疏的倩影，卻又像是畫在荷葉上。塘中的月色並不均勻；但光與影有著和諧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著的名曲。

荷塘的四面，遠遠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樹，而楊柳最多。這些樹將一片荷塘重重圍住；只在小路一旁，漏著幾段空隙，像是特為月光留下的。樹色一例是陰陰的，乍看像一團煙霧；但楊柳的丰姿，便在煙霧裏也辨得出。樹梢上隱隱約約的是一帶遠山，只有些大意罷了。樹縫裏也漏著一兩點路燈光，沒精打采的，是渴睡人的眼。這時候最熱鬧的，要算樹上的蟬聲與水裏的蛙聲；但熱鬧是牠們的，我甚麼也沒有。

註：以上僅就坊間所見資料，提供一個參考版本；教師亦可參考、使用其他版本。

## 陳涉世家（節錄）

司馬遷

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悵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 陳軫為齊說昭陽

戰國策

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功，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上執珪。」陳軫曰：「異貴于此者何也？」曰：「惟令尹耳。」陳軫曰：「令尹貴矣，主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為公譬。」昭陽曰：「可也。」

陳軫曰：「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地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為名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為蛇足也。」

昭陽以為然，解軍而去。

## 魚我所欲也

孟子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避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避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歟？向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向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向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 鳥說

戴名世

余讀書之室，其旁有桂一株焉。桂之上，日有聲**啾啾**呂然者，即而視之，則二鳥巢於其枝幹之間，去地不五六尺，人手能及之。巢大如盞，精密完固，細草盤結而成。

鳥雌一雄一，小不能盈掬，色明潔，娟皎可愛。不知其何鳥也。雛且出矣，雌者覆翼之。雄者往取食，每得食，輒息於屋上不即下。主人戲以手撼其巢，則下瞰而鳴。小撼之小鳴，大撼之即大鳴，手下鳴乃已。他日余從外來，見巢墜於地，覓二鳥及，無有。問之，則某氏僮奴取以去。

嗟乎！以此鳥之羽毛潔而音鳴好也，奚不深山之適而茂林之棲？乃托身非所，見辱於人奴以死！彼其以世路為甚寬也哉？

# 鹿柴

王維

空山不見人，  
但聞人語響。  
返景入深林，  
復照青苔上。

## 最苦與最樂

梁啟超

人生甚麼事最苦呢？貧嗎？不是；失意嗎？不是；老嗎？死嗎？都不是。我說人生最苦的事，莫苦於身上背著一種未來的責任。人若能知足，雖貧不苦；若能安分（不多作分外希望），雖失意不苦；老、病、死乃人生難免的事，達觀的人看得很平常，也不算甚麼苦。獨是凡人生在世間一天，便有一天應該做的事，應做的事沒有做完，便像是有幾千斤重擔子壓在肩頭，再苦是沒有的了。為甚麼呢？因為受那良心責備不過，要逃躲也沒處逃躲呀！

答應人辦一件事沒有辦，欠了人的錢沒有還，受了人的恩惠沒有報答，得罪了人沒有賠禮，這就連這個人的面也幾乎不敢見他；縱然不見他的面，睡在夢裏都像有他的影子來纏著我。為甚麼呢？因為覺得對不住他呀，因為自己對他的責任還沒有解除呀！不獨是對於一個人如此，就是對於家庭，對於社會，對於國家，乃至對於自己，都是如此。凡屬我受過他好處的人，我對於他便有了責任；凡屬我應該做的事，而且力量能彀做得到的，我對於這件事便有了責任；凡屬我自己打主意要做一件事，便是現在的自己和將來的自己立了一種契約，便是自己對於自己加一層責任。有了這責任，那良心便時時刻刻監督在後頭，一日應盡的責任沒有盡，到夜裏頭便是過的苦痛日子。一生應盡的責任沒有盡，便死也帶著苦痛往墳墓裏去。這種苦痛卻比不得普通的貧、病、老、死，可以達觀排解得來。所以我說，人生沒有苦痛便罷；若有苦痛，當然沒有比這個加重的了。

翻過來看，甚麼事最快樂呢？自然責任完了，算是人生第一件樂事。古語說得好，「如釋重負」；俗語亦說是「心上一塊石頭落了地」。人到這個時候，那種輕鬆、愉快，直是不可以言語形容。責任越重大，負責的日子越久長，到責任完了時，海闊天空，心安理得，那快樂還要加幾倍哩。大抵天下事，從苦中得來的樂，才算是真樂。人生須知道負責任的苦處，才能知道有盡責任的樂處。這種苦樂循環，便是這

有活力的人間一種趣味。卻是不盡責任，受良心責備，這些苦都是自己找來的。一翻過來，處處盡責任，便處處快樂；時時盡責任，便時時快樂。快樂之權，操之在己。孔子所以說「無人而不自得」，正是這種作用。

然則為甚麼孟子又說「君子有終身之憂」呢？因為越是聖賢、豪傑，他負的責任便越是重大；而且他常要把種種責任來攬在身上，肩頭的擔子，從沒有放下的時節。曾子還說哩：「任重而道遠……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那仁人、志士的憂民、憂國，那諸聖、諸佛的悲天、憫人，雖說他是一輩子感受痛苦，也都可以。但是他日日在那裏盡責任，便日日在那裏得苦中真樂。所以他到底還是樂，不是苦呀！

有人說：「既然這苦是從負責任而生的，我若是將責任卸卻，豈不是就永遠沒有苦了嗎？」這卻不然。責任是要解除了才沒有，並不是卸了就沒有。人生若能永遠像兩、三歲小孩，本來沒有責任，那就本來沒有苦。到了長成，那責任自然壓在你的肩頭上，如何能躲？不過有大的分別罷了。盡得大的責任，就得大快樂；盡得小的責任，就得小快樂。你若是要躲；倒是自投苦海，永遠不能解除了。

## 尋隱者不遇

賈島

松下問童子，  
言師採藥去，  
只在此山中，  
雲深不知處。

## 惠崇春江晚景

蘇軾

竹外桃花三兩枝，  
春江水暖鴨先知。  
蒹葭滿地蘆芽短，  
正是河豚欲上時。

## 曾子殺豬明不欺

韓非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為女殺彘。」妻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智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遂烹彘也。

## 曾參殺人

戰國策

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逾垣而走。

## 湖之魚

林紓

林子啜茗於湖濱之肆，叢柳蔽窗，湖水皆黯碧如染，小魚百數來會其下。

戲嚼豆脯唾之，群魚爭喋；然隨喋隨逝，繼而存者，三四魚焉。再唾之，墜綴葑草之上，不食矣。始謂魚之逝者皆飽也。尋丈之外，水紋攢動，爭喋他物如故。

余方悟：釣者將下鉤，必先投食以引之，魚圖食而並吞鉤。久乃知，凡下食者皆將有鉤矣。然則名利之藪，獨無鉤乎？不及其盛下食之時而去之，其能脫鉤而逝者幾何也？

## 湖心亭看雪

張岱

崇禎五年十二月，余在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鳥聲俱絕。是日，更定矣，余挈一小舟，擁毳衣爐火，獨往湖心亭看雪。霧凇沆砀。天與雪與山與水上一白。湖上影子，唯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到亭上，有兩人鋪氈對坐，一童子燒酒爐正沸。見余，大驚，喜曰：「湖上焉得更有此人！」拉與同飲，余強飲三大白而別。問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說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渭城曲 送元二使安西

王維

渭城朝雨浥輕塵，  
客舍青青柳色新，  
勸君更進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 畫龍點睛

神異記

張僧繇嘗於金陵 安樂寺，畫四龍而不點睛，云：「點之則飛去矣。」人以為妄，固請點之。須臾，雷電破壁，見二龍飛去。未點者如故。

## 登幽州臺歌

陳子昂

前不見古人，  
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悠悠，  
獨愴然而涕下。

## 登鶴鵲樓

王之渙

白日依山盡，  
黃河入海流。  
欲窮千里目，  
更上一層樓。

絕句

杜甫

兩個黃鸝鳴翠柳，  
一行白鷺上青天。  
窗含西嶺千秋雪，  
門泊東吳萬里船。

## 詠荊軻

陶潛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荊卿。  
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  
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  
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  
圖窮事自至，豪主正征營。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 買花

白居易

帝城春欲暮，喧喧車馬度。  
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  
貴賤無常價，酬值看花數。  
灼灼百朵紅，粼粼五束素。  
上張幄幕庇，旁織笆籬護。  
水灑復泥封，移來色如故。  
家家習為俗，人人迷不悟。  
有一田舍翁，偶來買花處。  
低頭獨長嘆，此嘆無人諭。  
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

## 越縵堂日記

李慈銘

○月○日 晴

庭中紫豆一叢，作花甚繁；芭蕉展葉，綠滿窗戶；紫薇久花，離離散紅。每晴晝晚陰，徙倚其下，此亦余之三友也。

○月○日 陰晴相間 天氣和煦

夜歸館後，僮僕漸睡，內外寂然。紅燭溫爐，手注佳茗，異書在案，朱墨爛然，此間受用正復不盡，何必名山吾廬邪？然或精神不繼，或塵務經心，便亦不能領略，此事固當有福。

○月○日 晨陰 甚涼 已後晴

傍晚，獨步至倉頡祠前看稻花。時夕陽在山，蒼翠欲滴，風葉露穗，搖蕩若干頃波，山外煙嵐，遠近接簇，悠然暢寄，書味滿胸；此樂非但忘貧，兼可入道。

# 飲湖上初晴後雨

蘇軾

水光瀲灩晴方好，  
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粧濃抹總相宜。

## 黃生借書說

袁枚

黃生允修借書。隨園主人授以書而告之曰：「書非借不能讀也。子不聞藏書者乎？七略四庫，天子之書，然天子讀書者有幾？汗牛塞屋，富貴家之書，然富貴人讀書者有幾？其他祖父積、子孫棄者無論焉。非獨書為然，天下物皆然。非夫人之物而強假焉，必慮人逼取，而惴惴焉摩玩之不已，曰：『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而見之矣。』若業為吾所有，必高束焉，庋藏焉，曰：『姑俟異日觀』，云爾。

余幼好書，家貧難致。有張氏藏書甚富。往借，不與，歸而形諸夢。其切如是。故有所覽輒省記。通籍後，俸去書來，落落大滿，素蟬灰絲時蒙卷軸。然後嘆借者之用心專，而少時之歲月為可惜也。」

今黃生貧類予，其借書亦類予；惟予之公書與張氏之吝書若不相類。然則予固不幸而遇張乎，生固幸而遇予乎？知幸與不幸，則其讀書也必專，而其歸書也必速。

為一說，使與書俱。

## 黃鶴樓

崔顥

昔人已乘黃鶴去，  
此地空餘黃鶴樓。  
黃鶴一去不復返，  
白雲千載空悠悠。  
晴川歷歷漢陽樹，  
芳草萋萋鸚鵡洲。  
日暮鄉關何處是？  
煙波江上使人愁。

##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李白

故人西辭黃鶴樓，  
煙花三月下揚州。  
孤帆遠影碧空盡，  
惟見長江天際流。

## 揠苗助長

孟子

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

## 傷仲永

王安石

金溪民方仲永，世隸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即書詩四句，並自為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為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丐於邑人，不使學。

予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於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眾人矣。」

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賢於材人遠矣，卒之為眾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為眾人。今夫不受之天，固眾人，又不受之人，得為眾人而已邪？

## 勤學篇

## 三字經

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  
子不學，非所宜。幼不學，老何為？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  
蘇老泉，二十七，始發憤，讀書籍。  
彼既老，猶悔遲，爾小生，宜早思。  
瑩八歲，能詠詩；泌七歲，能賦棋。  
彼穎悟，人稱奇，爾幼學，當效之。  
犬守夜，雞司晨，苟不學，曷為人？  
蠶吐絲，蜂釀蜜，人不學，不如物。

## 塞翁失馬

淮南子

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為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

塞鴻秋 山行警

無名氏

東邊路西邊路南邊路，五里鋪七里鋪十里鋪。行一步盼一步懶  
一步，霎時間天也暮日也暮雲也暮。斜陽滿地鋪，回首生煙霧。  
兀的不山無數水無數情無數。

塞鴻秋 潯陽即景

周德清

長江萬里白如練，淮山數點青如淀。江帆幾片疾如箭，山泉千尺飛如電。晚雲都變露，新月初學扇。塞鴻一字來如線。

## 廉恥

顧炎武

《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

吾觀三代以下，世衰道微，棄禮儀，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後彫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彼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頃讀《顏氏家訓》，有云：「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為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為此言，尚有《小宛》詩人之意，彼闖然媚於世者，能無媿哉！

# 愚公移山

列子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 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雜然相許。

其妻疑之，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以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齠，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歎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我雖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

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厓朔東，一厓雍南。自是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 慈烏夜啼

白居易

慈烏失其母，啞啞吐哀音。  
晝夜不飛去，經年守故林。  
夜夜夜半啼，聞者為霑襟。  
聲中如告訴，未盡反哺心。  
百鳥豈無母？爾獨哀怨深。  
應是母慈重，使爾悲不任。  
昔有吳起者，母歿喪不臨。  
嗟哉斯徒輩，其心不如禽！  
慈烏復慈烏，鳥中之曾參。

## 愛蓮說

周敦頤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 陶淵明獨愛菊。自李 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

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眾矣！

## 楊修之死

羅貫中

操屯兵日久，欲要進兵，又被馬超拒守；欲收兵回，又恐被蜀兵恥笑，心中猶豫不決。適庖官進雞湯，操見碗中有雞肋，因而有感於懷。正沈吟間，夏侯惇入帳，稟請夜間口號，操隨口曰：「雞肋，雞肋。」惇傳令眾官，都稱「雞肋」。

行軍主簿楊修見傳「雞肋」二字，便教隨行軍士，各收拾行裝，準備歸程。有人報知夏侯惇，惇大驚，遂請楊修至帳中，問曰：「公何收拾行裝？」修曰：「以今夜號令，便知魏王不日將退兵歸也。雞肋者，食之無肉，棄之有味。今進不能勝，退恐人笑，在此無益，不如早歸。來日魏王必班師矣，故先收拾行裝，免得臨時慌亂。」夏侯惇曰：「公真知魏王肺腑也。」遂亦收拾行裝，於是寨中諸將，無不準備歸計。

當夜曹操心亂，不能穩睡，遂手提鋼斧，遶寨私行。只見夏侯惇寨內軍士，各準備行裝。操大驚，急回帳召惇問其故。惇曰：「主簿楊德祖，先知大王欲歸之意。」操喚楊修問之，修以雞肋之意對。操大怒曰：「汝怎敢造言亂我軍心！」喝刀斧手推出斬之，將首級號令於轅門外。

原來楊修為人，恃才放曠，數犯曹操之忌。操嘗造花園一所，造成，操往觀之，不置褒貶，只取筆於門上書一「活」字而去，人皆不曉其意。修曰：「門內添『活』字，乃『闊』字也，丞相嫌園門闊耳。」於是再築牆圍，改造停當，又請操觀之。操大喜，問曰：「誰知吾意？」左右曰：「楊修也。」操雖稱美，心甚忌之。

又一日，塞北送酥一盒至，操自寫「一合酥」三字於盒上，置之案頭。修入見之，竟取匙與眾分食訖。操問其故，修答曰：「盒上明書『一人一口酥』，豈敢違丞相之命乎？」操雖喜而笑，心惡之。

操恐人暗中謀害己身，常吩咐左右：「吾夢中好殺人，凡吾睡

著，汝等切勿近前。」一日，晝寢帳中，落被於地，一近侍慌取覆蓋，操躍起拔劍斬之，復上牀睡，半晌而起，佯驚問：「何人殺吾近侍？」眾以實對，操痛哭，命厚葬之。人皆以為操果夢中殺人，惟修知其意，臨葬時指而歎曰：「丞相非在夢中，君乃在夢中耳。」操聞而愈惡之。

操第三子曹植，愛修之才，常邀修談論，終夜不息。操與眾商議，欲立植為世子，曹丕知之，密請朝歌長吳質入內府商議。因恐有人知覺，乃用大籠藏吳質於中，只說是絹疋在內，載入府中。修知其事，逕來告操，操令人於丕府門伺察之。丕慌告吳質，質曰：「無憂也，明日用大籠裝絹，再入以惑之。」丕如其言，以大籠載絹入，使者搜看籠中，果絹也，回報曹操，操因疑修譖害曹丕，愈惡之。

操欲試曹丕、曹植之才幹，一日令各出鄴城門，卻密使人吩咐門吏，令勿放出。曹丕先至，門吏阻之，丕只得退回。植聞之，問計於修，修曰：「君奉王命而出，如有阻當者，竟斬之可也。」植然其言。及至門，門吏阻住。植叱曰：「吾奉王命，誰敢阻當！」立斬之。於是曹操以植為能。後有人告操曰：「此乃楊修之所教也。」操大怒，因此亦不喜植。

修又嘗為曹植作答教十餘條，但操有問，植即依條答之。操每以軍國之事問植，植對答如流，操心中甚疑。後曹丕暗買植左右，偷答教來告操，操見了，大怒曰：「匹夫安敢欺我耶！」此時已有殺修之心，今乃借惑亂軍心之罪殺之。

註：以上僅就坊間所見資料，提供一個參考版本；教師亦可參考、使用其他版本。

## 楓橋夜泊

張繼

月落烏啼霜滿天，  
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  
夜半鐘聲到客船。

## 落花生

許地山

我們家的後園有半畝空地，母親說：「讓它荒著怪可惜的，你們那麼愛吃花生，就開闢出來種花生吧。」我們姐弟幾個都很高興，買種，翻地，播種，澆水，沒過幾個月，居然收穫了。

母親說：「今晚我們過一個收穫節，請你們父親也來嚐嚐我們的新花生，好不好？」我們都說好。母親把花生做成了好幾樣食品，還吩咐就在後園的茅亭裏過這個節。

晚上天色不太好，可是父親也來了，實在很難得。

父親說：「你們愛吃花生麼？」

我們爭著答應：「愛！」

「誰能把花生的好處說出來？」

姐姐說：「花生的味美。」

哥哥說：「花生可以榨油。」

我說：「花生的價錢便宜，誰都可以買來吃，都喜歡吃。這就是它的好處。」

父親說：「花生的好處很多，有一樣最可貴：它的果實埋在地裏，不像桃子、石榴、蘋果那樣，把鮮紅嫩綠的果實高高地掛在枝頭上，使人一見就生愛慕之心。你們看它矮矮地長在地上，等到成熟了，也不能立刻分辨出來它有沒有果實，必須挖出來才知道。」

我們都說是，母親也點點頭。

父親接下去說：「所以你們要像花生，它雖然不好看，可是很有用，不是外表好看而沒有實用的東西。」

我說：「那麼，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講體面，而對別人沒有好處的人了。」

父親說：「對。這是我對你們的希望。」

我們談到夜深才散。花生做的食品都吃完了，父親的話卻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



## 葉公好龍

劉向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托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

「葉公子高好龍，鈎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施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

「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托而去。」

虞美人 聽雨

蔣捷

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帳。  
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  
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  
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

## 虞美人

李煜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  
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  
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 蜀相

杜甫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 蜀賈賣藥

蜀賈三人皆賣藥於市。其一人專取良，計入以為出，不虛價，亦不過取贏。一人良、不良皆取焉，其價之賤貴，唯買者之欲，而隨以其良、不良應之。一人不取良，唯其多，賣則賤其價，請益則益之，不較。於是爭趨之，其門之限月一易。歲餘而大富。其兼取者趨稍緩，再期亦富。其專取良者，肆日中如宵，旦食而昏不足。

郁離子見而嘆曰：「今之為士者亦若是夫！」

## 遊子吟

孟郊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  
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 過故人莊

孟浩然

故人具雞黍，  
邀我至田家。  
綠樹村邊合，  
青山郭外斜。  
開軒面場圃，  
把酒話桑麻。  
待到重陽日，  
還來就菊花。

## 過零丁洋

文天祥

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落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風拋絮，身世飄搖雨打萍。  
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歎零丁。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 鄒忌諷齊王納諫

戰國策

鄒忌脩八尺有餘，形貌昳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客曰：「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

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

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

# 隕石

沈括

治平元年，常州日禺時，天有大聲如雷，乃一大星，幾如月，見於東南。少時而又震一聲，移著西南。又一震而墜，在宜興民許氏園中。遠近皆見，火光赫然照天，許氏藩籬皆為所焚。

是時火息，視地中只有一竅如杯大，極深。下視之，星在其中，熒熒然，良久漸暗，尚熱不可近。又久之，發其竅，深三尺餘，乃得一圓石，猶熱，其大如拳，一頭微銳，色如鐵，重亦如之。

州守鄭伸得之，送潤州 金山寺，至今匣藏，遊人到則發視。王無咎為之傳甚詳。

## 滁州西澗

韋應物

獨憐幽草澗邊生，  
上有黃鸝深樹鳴。  
春潮帶雨晚來急，  
野渡無人舟自橫。

夢江南 梳洗罷

溫庭筠

梳洗罷，  
獨倚望江樓。  
過盡千帆皆不是，  
斜暉脈脈水悠悠。  
腸斷白蘋洲。

## 漢世老人

邯鄲淳

漢世有人，年老無子。家富，性儉嗇，惡衣蔬食。侵晨而起，侵夜而息，營理產業，聚斂無厭，而不敢自用。

或人從之求丐者，不得已而入內取錢十，自堂而出，隨步輒減，比至於外，才餘半在，閉目以授乞者。尋復囑云：「我傾家贍君，慎勿他說，復相效而來！」老人俄死，田宅沒官，貨財充於內帑矣。

## 滿江紅

岳飛

怒髮衝冠，憑闌處、瀟瀟雨歇。  
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  
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  
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  
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  
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 漁家傲

范仲淹

塞下秋來風景異，  
衡陽雁去無留意。  
四面邊聲連角起，  
千嶂裏，  
長煙落日孤城閉。

濁酒一杯家萬里，  
燕然未勒歸無計。  
羌管悠悠霜滿地，  
人不寐，  
將軍白髮征夫淚。

## 漁歌子

張志和

西塞山前白鷺飛，  
桃花流水鱖魚肥。  
青箬笠，綠蓑衣，  
斜風細雨不須歸。

## 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

劉義慶

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 綠

朱自清

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時候，我驚詫於梅雨潭的綠了。

梅雨潭是一個瀑布潭。仙岩有三個瀑布，梅雨瀑最低。走到山邊，便聽見花花花的聲音；抬起頭，鑲在兩條濕濕的黑邊兒裏的，一帶白而發亮的水便呈現於眼前了。我們先到梅雨亭。梅雨亭正對著那條瀑布；坐在亭邊，不必仰頭，便可見它的全體了。亭下深深的便是梅雨潭。這個亭踞在突出的一角的岩石上，上下都空空兒的；仿佛一隻蒼鷹展著翼翅浮在天宇中一般。三面都是山，像半個環兒擁著；人如在井底了。這是一個秋季的薄陰的天氣。微微的雲在我們頂上流著；岩面與草叢都從潤濕中透出幾分油油的綠意。而瀑布也似乎份外的響了。那瀑布從上面衝下，仿佛已被扯成大小的幾縷；不復是一幅整齊而平滑的布。岩上有許多棱角；瀑流經過時，作急劇的撞擊，便飛花碎玉般亂濺著了。那濺著的水花，晶瑩而多芒；遠望去，像一朵朵小小的白梅，微雨似的紛紛落著。據說，這就是梅雨潭之所以得名了。但我覺得像楊花，格外確切些。輕風起來時，點點隨風飄散，那更是楊花了。——這時偶然有幾點送入我們溫暖的懷裏，便倏的鑽了進去，再也尋它不著。

梅雨潭閃閃的綠色招引著我們；我們開始追捉她那離合的神光了。揪著草，攀著亂石，小心探身下去，又鞠躬過了一個石穹門，便到了汪汪一碧的潭邊了。瀑布在襟袖之間；但我的心中已沒有瀑布了。我的心隨潭水的綠而搖蕩。那醉人的綠呀！仿佛一張極大極大的荷葉鋪著，滿是奇異的綠呀。我想張開兩臂抱住她；但這是怎樣一個妄想呀。——站在水邊，望到那面，居然覺著有些遠呢！這平鋪著、厚積著的綠，著實可愛。她鬆鬆的皺纈著，像少婦拖著的裙幅；她光滑的明亮著，像塗了「明油」一般，有雞蛋清那樣軟，那樣嫩；她又不雜些兒塵滓，宛然一塊溫潤的碧玉，只清清的一色——但你卻看不

透她！我曾見過北京 什剎海拂地的綠楊，脫不了鵝黃的底子，似乎太淡了。我又曾見過杭州 虎跑寺近旁高峻而深密的「綠壁」，叢疊著無窮的碧草與綠葉的，那又似乎太濃了。其餘呢，西湖的波太明了，秦淮河的也太暗了。可愛的，我將甚麼來比擬你呢？我怎麼比擬得出呢？大約潭是很深的，故能蘊蓄著這樣奇異的綠；仿佛蔚藍的天融了一塊在裏面似的，這才這般的鮮潤呀。——那醉人的綠呀！我若能裁你以為帶，我將贈給那輕盈的舞女；她必能臨風飄舉了。我若能挹你以為眼，我將贈給那善歌的盲妹；她必明眸善睐了。我捨不得你；我怎捨得你呢？我用手拍著你，撫摩著你，如同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我又掬你入口，便是吻著她了。我送你一個名字，我從此叫你「女兒綠」，好麼？

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時候，我不禁驚詫於梅雨潭的綠了。

## 綢繆

詩經唐風

綢繆束薪，  
三星在天。  
今夕何夕？

見此良人。  
子兮子兮，  
如此良人何！

綢繆束芻，  
三星在隅。  
今夕何夕？

見此邂逅。  
子兮子兮，  
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  
三星在戶。  
今夕何夕？

見此粲者。  
子兮子兮，  
如此粲者何！

##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杜甫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  
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 臧與穀牧羊

莊子

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亡羊均也。

## 與友人書

顧炎武

人之為學，不日進則日退。獨學無友，則孤陋而難成；久處一方，則習染而不自覺。不幸而在窮僻之域，無車馬之資，猶當博學審問，古人與稽，以求其是非之所在，庶幾可得十之五六。若既不出戶，又不讀書，則是面牆之士，雖子羔、原憲之賢，終無濟於天下。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夫以孔子之聖，猶須好學，今人可不勉乎？

## 說虎

劉基

虎之力，於人不啻倍也。虎利其爪牙，而人無之，又倍其力焉，則人之食於虎也，無怪矣。

然虎之食人不恒見，而虎之皮人常寢處之，何哉？虎用力，人用智；虎自用其爪牙，而人用物。故力之用一，而智之用百，爪牙之用各一，而物之用百，以一敵百，雖猛必不勝。

故人之為虎食者，有智與物而不能用者也。是故天下之用力而不用智，與自用而不用人者，皆虎之類也，其為人獲而寢處其皮也，何足怪哉？

慶東原 次馬致遠先輩韻 張可久

詩情放，劍氣豪，英雄不把窮通較。  
江中斬蛟，雲間射雕，席上揮毫。  
他得志笑閒人，他失腳閒人笑。

## 暮江吟

白居易

一道殘陽鋪水中，  
半江瑟瑟半江紅。  
可憐九月初三夜，  
露似真珠月似弓。

## 樂羊子妻

范曄

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

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污其行乎？」羊子大慚，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

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損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

## 樂遊原

李商隱

向晚意不適，  
驅車登古原。  
夕陽無限好，  
只是近黃昏。

## 緹縈救父

劉向

齊太倉女者，漢太倉令淳于公之少女也，名緹縈。淳于公無男，有女五人。孝文皇帝時，淳于公有罪當刑。是時肉刑尚在，詔獄繫長安，當行會逮，公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所益。」緹縈自悲泣而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示，而民不犯，何其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五，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朕德薄而教之不明歟？吾甚自媿！夫訓導不純，而愚民陷焉！《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其道毋繇。朕甚憐之！夫刑者，至斷肢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自是之後，鑿顛者，髡；抽脅者，笞；刖足者，鉗。淳于公遂得免焉。君子謂緹縈一言發聖主之意：可謂得事之宜矣！《詩》云：「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此之謂也。

頌曰：

緹縈訟父，亦孔有識。推誠上書，文雅甚備。小女之言，乃感聖意。終除肉刑，以免父事。

## 蝙蝠

馮夢龍

鳳凰壽，百鳥朝賀，惟蝙蝠不至。鳳責之曰：「汝居吾下，何倨傲乎？」蝠曰：「吾有足，屬於獸，賀汝何用？」一日，麒麟生誕，蝠亦不至，麟亦責之。蝠曰：「吾有翼，屬於禽，何以賀與？」麟鳳相會，語及蝙蝠之事，互相感嘆曰：「如今世上惡薄，偏生此等不禽不獸之徒，真個無可奈他何！」

## 論四端

孟子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 論孝

論語

孟武伯問孝。

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為政第二）

子游問孝

子曰問孝。

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為政第二）

子夏問孝。

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為政第二）

孟懿子問孝。

子曰：「毋違。」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毋違。」

樊遲曰：「何謂也？」

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為政第二）

## 論詩

趙翼

李杜詩篇萬口傳，  
至今已覺不新鮮。  
江山代有才人出，  
各領風騷數百年。

## 論學

## 論語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政第二）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泰伯第八）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季氏第十六）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

對曰：「未也。」

「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陽貨第十七）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張第十九）

# 賦得古原草送別

白居易

離離原上草，  
一歲一枯榮。  
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  
遠芳侵古道，  
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孫去，  
萋萋滿別情。

## 賣油翁

歐陽修

陳康肅公堯咨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

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爾。」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孔入，而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

## 賣柑者言

劉基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燦然，玉質而金色。置於市，賈十倍，人爭鬻之。予買得其一，剖之如有煙撲口鼻，視其中，則乾若敗絮。

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銜外以惑愚瞽乎？甚矣哉，為欺也！」

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聞有言，而獨不足於子乎？世之為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略耶？峨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臯之業耶？盜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斲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恥；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飫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

予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忿世嫉邪者耶？而託於柑以諷耶？

## 遷居

有中鄰於銅鐵匠者，日聞鍛擊聲，不忍聞，因浼人求其遷去。二匠從之，其人甚喜，設酒肴奉錢，餞畢，試問何往，匠同聲對曰：「左邊遷在右邊，右邊遷在左邊。」

## 醉花陰

李清照

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消金獸。  
佳節又重陽，玉枕紗廚，半夜涼初透。  
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  
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

## 學問之趣味

梁啟超

我是個主張趣味主義的人，倘若用化學化分「梁啟超」這件東西，把裏頭所含一種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來，只怕所剩下的僅有個 0 了。我以為凡人必須常常生活於趣味之中，生活才有價值；若哭喪著臉挨過幾十年，那麼，生活便成沙漠，要他何用？中國人見面最歡喜用的一句話：「近來作何消遣？」這句話我聽著便討厭。話裏的意思，好像生活得不耐煩了，幾十年日子沒有法子過，勉強找些事情來消他遣他。一個人若生活於這種狀態之下，我勸他不如早日投海。我覺得天下萬事萬物都有趣味，我只嫌二十四點鐘不能擴充到四十八點，不夠我享用。我一年到頭不肯歇息。問我忙什麼，忙的是我的趣味，我以為這便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我常常想動員別人也學我這樣生活。

那麼，學問的趣味，是怎麼一回事呢？這句話我不能回答。凡趣味總要自己領略，自己未曾領略得到時，旁人沒有法子告訴你。佛典說的：「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你問我這水怎樣的冷，我便把所有形容詞說盡，也形容不出給你聽，除非你親自喝一口。我這題目：「學問之趣味」，並不是要說學問是如何如何的有趣味，只是要說如何如何便會嘗得著學問的趣味。

諸君要嘗學問的趣味嗎？據我所經歷過的，有下列幾條路應走：

第一，無所為。趣味主義最重要的條件是「無所為而為」。凡有所為而為的事，都是以別一件事為目的而以這一件事為手段。為達目的起見，勉強用手段；目的達到時，手段便拋卻。例如學生為畢業證書而做學問，著作家為版權而做學問，這種做法，便是以學問為手段，便是有所為。小孩子為什麼遊戲？為遊戲而遊戲。為遊戲而遊戲，遊戲便有趣；為體操分數而遊戲，遊戲便無趣。

第二，不息。凡人類的本能，只要哪部分擱久了不用，它便會麻木。十年不跑路，兩條腿一定會廢了。每天跑一點鐘，跑上幾個月，一天不跑時，腿便會癢。人類為理性的動物，「學問欲」原是固有本能

之一種，只怕你出了學校便和學問告辭，把所有經營學問的器官一齊打落冷宮，把學問的胃口弄壞了，便山珍海味擺在面前也不願意動筷了。諸君啊！諸君倘若現在從事教育事業或將來想從事教育事業，自然沒有問題，很多機會來培養你的學問胃口。若是做別的職業呢，我勸你每日除本業正當勞作之外，最少總要騰出一點鐘，研究你所嗜好的學問。一點鐘哪裏不消耗了，千萬不要錯過，鬧成「學問胃弱」的徵候，白白自己剝奪了一種人類應享之特權啊！

第三，深入的研究。趣味總是慢慢的來，越引越多，像倒吃甘蔗，越往下才越得好處。假如你雖然每天定有一點鐘做學問，但不過拿來消遣消遣，不帶有研究精神，趣味便引不起來。或者今天研究這樣，明天研究那樣，趣味還是引不起來。趣味總是藏在深處，你想得到，便要進去。這個門穿一穿，那個門張一張，如何能有趣味？我方才說：「研究你所嗜好的學問。」嗜好兩個字很要緊。一個人受過相當教育之後，無論如何，總有一兩門學問和自己脾胃相合，請你就選定一門作為終身正業（指從事學者生活的人說），或作為本業勞作以外的副業（指從事其他職業的人說）。不怕範圍窄，越窄越便於聚精神；不怕問題難，越難越便於鼓勇氣。你只要肯一層一層的往裏面鑽，我保你一定被他引到「欲罷不能」的地步。

第四，找朋友。趣味比方電，越摩擦越出。前兩段所說，是靠我本身和學問本身相摩擦，但仍恐怕我本身有時會停擺，發電力便弱了。所以常常要仰賴別人幫助。一個人總要有幾位共事的朋友，同時還要有幾位共學的朋友。共事的朋友，用來扶持我的職業；共學的朋友，用來摩擦我的趣味。這類朋友，能夠和我同嗜好一種學問的自然最好，我便和他搭伙研究。即或不然，他有他的嗜好，我有我的嗜好，只要彼此都有研究精神，我和他常常在一塊或常常通信，便不知不覺把彼此趣味都摩擦出來了。得著一兩位這種朋友，便算人生大幸福之一。我想只要你肯找，斷不會找不出來。

我說的這四件事，雖然像是老生常談，但恐怕大多數人都不曾這樣做。唉！世上人多麼可憐啊！有這種不假外求、不會蝕本、不會出毛病的趣味世界，竟沒有幾個人肯來享受！古書說的故事「野人獻

曝」，我是嘗冬天曬太陽滋味嘗得舒服透了，不忍一人獨享，特地恭恭敬敬的來告訴諸君，諸君或者會欣然採納吧！但我還有一句話：太陽雖好，總要諸君親自去曬，旁人卻替你曬不來。

註：以上僅就坊間所見資料，提供一個參考版本；教師亦可參考、使用其他版本。

## 憶江南

白居易

江南好，風景舊曾諳。

日出江花紅勝火，

春來江水綠如藍。

能不憶江南？

## 燕詩

白居易

梁上有雙燕，翩翩雄與雌。  
銜泥兩椽間，一巢生四兒。  
四兒日夜長，索食聲孜孜。  
青蟲不易捕，黃口無飽期。  
嘴爪雖欲敝，心力不知疲。  
須臾十來往，猶恐巢中飢。  
辛勤三十日，母瘦雛漸肥。  
喃喃教言語，一一刷毛衣。  
一旦羽翼長，引上庭樹枝；  
舉翅不回顧，隨風四散飛。  
雌雄空中鳴，聲盡呼不歸；  
卻入空巢裏，啁啾終夜悲。  
燕燕爾勿悲！爾當反自思：  
思爾為雛日，高飛背母時。  
當時父母念，今日爾應知！

## 燕燕

詩經 邶風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於野。瞻望弗及，  
泣涕如雨。

燕燕于飛，頡之頡之。之子于歸，遠於將之。瞻望弗及，  
佇立以泣。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於歸，遠送於南。瞻望弗及，  
實勞我心。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  
以勗寡人。

## 獨坐敬亭山

李白

眾鳥高飛盡，  
孤雲獨去閒。  
相看兩不厭，  
只有敬亭山。

## 磧中作

岑參

走馬西來欲到天，  
辭家見月兩回圓。  
今夜未知何處宿，  
平沙莽莽絕人煙。

## 貓捕雀

薛福成

窗外有棗林，雛雀習飛其下。一日，貓蔽身林間，突出噬雀母。其雛四五，噪而逐猫，每進益怒。貓奮攫之，不勝，反奔入室。雀母死，其雛繞室啁啾，飛入室者三。越數日，猶望室而噪也。

哀哉！貓一搏而奪四五雛之母，人雖不及救之，未有不惻焉動於中者。而貓且眈眈然，惟恐不盡其類焉。烏虐，何其性之忍耶！

物與物相殘，人且惡之；乃有憑權位，張爪牙，殘民以自肥者，何也？

## 遺大夫種書

范蠡

吾聞天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終必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賢人乎？蠡雖不才，明知進退。高鳥已散，良弓將藏；狡兔已盡，良犬就烹。夫越王為人，長頸鳥喙，鷹視狼步，可與共患難，而不可共處樂；可與履危，不可與安。子若不去，將害於子，明矣！

## 錢塘湖春行

白居易

孤山寺北賈亭西，  
水面初平雲腳低。  
幾處早鶯爭暖樹？  
誰家新燕啄春泥？  
亂花漸欲迷人眼，  
淺草纔能沒馬蹄。  
最愛湖東行不足，  
綠楊陰裏白沙隄。

## 隨感錄四十七

魯迅

有人做了一塊象牙片，半寸方，看去也沒有什麼；用顯微鏡一照，卻看見刻著一篇行書的《蘭亭序》。我想：顯微鏡的所以製造，本為看那些極細微的自然物的；現在既用人工，何方便刻在一塊半尺方的象牙板上，一目了然，省卻用顯微鏡的工夫呢？

張三 李四是同時人。張三記了古典來做古文；李四又記了古典去讀張三做的古文。我想：古典是古人的時事，要曉得那時的事，所以免不了翻著古典；現在兩位既然同時，何妨老實說出，一目了然，省卻你也記古典，我也記古典的工夫呢？

內行的人說：什麼話！這是本領，是學問！

我想，幸而中國人中，有這一類本領、學問的人還不多。倘若誰也弄這玄虛：農夫送來一粒粉，用顯微鏡照了，卻是一碗飯；水夫挑來用水濕過的土，想喝茶的又須擠出濕土裏的水：那可真要支撐不住了。

## 靜夜思

李白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舉頭望明月，  
低頭思故鄉。

## 龍宮索寶

吳承恩

悟空會聚群猴，計有四萬七千餘口。早驚動滿山怪獸，各樣妖王，共有七十二洞，都來參拜猴王為尊。每年獻貢，四時點卯。也有隨班操演的，也有隨節征糧的，齊齊整整，把一座花果山造得似鐵桶金城。各路妖王，又有進金鼓，進彩旗，進盔甲的，紛紛攘攘，日逐家習舞興師。

美猴王正喜間，忽對眾說道：「汝等弓弩熟諳，兵器精通，奈我這口刀著實榔槌，不遂我意，奈何？」四老猴上前啟奏道：「大王乃是聖仙，凡兵是不堪用；但不知大王水裏可能去得？」悟空道：「我自聞道之後，有七十二般地煞變化之功；筋斗雲有莫大的神通；善能隱身遁身，起法攝法；上天有路，入地有門；步日月無影，入金石無礙；水不能溺，火不能焚。那些兒去不得？」四猴道：「大王既有此神通，我們這鐵板橋下，水通東海龍宮。大王若肯下去，尋著老龍王，問他要件甚麼兵器，卻不趁心？」悟空聞言甚喜道：「等我去來。」

好猴王，跳至橋頭，使一個閉水法，撲的鑽入波中，分開水路，徑入東洋海底。正行間，忽見一個巡海的夜叉，擋住問道：「那推水來的，是何神聖？說個明白，好通報迎接。」悟空道：「吾乃花果山天生聖人孫悟空，是你老龍王的緊鄰，為何不識？」那夜叉聽說，急轉水晶宮傳報道：「大王，外面有個花果山天生聖人孫悟空，口稱是大王緊鄰，將到宮也。」東海龍王敖廣即忙起身，與龍子、龍孫、蝦兵、蟹將出宮迎道：「上仙請進，請進。」直至宮裏相見，上坐獻茶畢，問道：「上仙幾時得道，授何仙術？」悟空道：「我自生身之後，出家修行，得一個無生無滅之體。近因教演兒孫，守護山洞，奈何沒件兵器。久聞賢鄰享樂瑤宮貝闕，必有多餘神器，特來告求一件。」龍王見說，不好推辭，即著鯁都司取出一把大捍刀奉上。悟空

道：「老孫不會使刀，乞另賜一件。」龍王又著大尉，領鱗力士，抬出一捍九股叉來。悟空跳下來，接在手中，使了一路，放下道：「輕！輕！輕！又不趁手！再乞另賜一件。」龍王笑道：「上仙，你不曾看這叉，有三千六百斤重哩！」悟空道：「不趁手！不趁手！」龍王心中恐懼，又著提督、鯉總兵抬出一柄畫桿方天戟。那戟有七千二百斤重。悟空見了，跑近前接在手中，丟幾個架子，撒兩個解數，插在中間道：「也還輕！輕！輕！」老龍王一發害怕道：「上仙，我宮中只有這根戟重，再沒有甚麼兵器了。」悟空笑道：「古人云：『愁海龍王沒寶哩！』你再去尋尋看。若有可意的，一一奉價。」龍王道：「委的再無。」

正說處，後面閃過龍婆、龍女道：「大王，觀看此聖，決非小可。我們這海藏中，那一塊天河定底的神珍鐵，這幾日霞光艷艷，瑞氣騰騰，敢莫是該出現，遇此聖也？」龍王道：「那是大禹治水之時，定江海深淺的一個定子，是一塊神鐵，能中何用？」龍婆道：「莫管他用不用，且送與他，憑他怎麼改造，送出宮門便了。」老龍王依言，盡向悟空說了。悟空道：「拿出來我看。」龍王搖手道：「扛不動！抬不動！須上仙親去看看。」悟空道：「在何處？你引我去。」龍王果引導到海藏中間，忽見金光萬道。龍王指定道：「那放光的便是。」悟空撩衣上前，摸了一把，乃是一根鐵柱子，約有斗來粗，二丈有餘長。他盡力兩手擡過道：「忒粗忒長些！再短細些方可用。」說畢，那寶貝就短了幾尺，細了一圍。悟空又顛一顛道：「再細些更好！」那寶貝真個又細了幾分。悟空十分歡喜，拿出海藏看時，原來兩頭是兩個金箍，中間乃一段烏鐵；緊挨箍有鑄成的一行字，喚做「如意金箍棒」，重一萬三千五百斤。心中暗喜道：「想必這寶貝如人意！」一邊走，一邊心思口念，手顛著道：「再細短些更妙！」拿出外面，只有二丈長短，碗口粗細。

你看他弄神通，丟開解數，打轉水晶宮裏，唬得老龍王膽戰心驚，小龍子魂飛魄散；龜鱉鼃鼉皆縮頸，魚蝦鰲蟹盡藏頭。悟空將寶貝執在手中，坐在水晶宮殿上，對龍王笑道：「多謝賢鄰厚

意。」……你看這猴王，分開水道，徑回鐵板橋頭，竄將上來，只見四個老猴，領著眾猴，都在橋邊等候。

註：以上僅就坊間所見資料，提供一個參考版本；教師亦可參考、使用其他版本。

## 燭之武退秦師

左傳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

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

見秦伯曰：「秦 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

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

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

劉義慶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

醜奴兒 書博山道中壁

辛棄疾

少年不識愁滋味，  
愛上層樓。  
愛上層樓，  
為賦新詞強說愁。

而今識盡愁滋味，  
欲說還休。  
欲說還休，  
却道「天涼好箇秋」！

## 鍾毓兄弟小時

劉義慶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

劉義慶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年十三，魏文帝聞之，語其父鍾繇曰：「可令二子來。」於是敕見。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 歸園田居

陶潛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  
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  
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  
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  
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  
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  
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  
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  
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想。  
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  
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  
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  
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夕露霑我衣；  
衣霑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 離魂記

陳玄祐

天授三年，清河 張鎰，因官家於衡州。性簡靜，寡知友。無子，有女二人。其長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絕倫。鎰外甥太原 王宙，幼聰悟，美容範。鎰常器重，每曰：「他時當以倩娘妻之。」後各長成，宙與倩娘常私感想於寢寐，家人莫知其狀。後有賓寮之選者求之，鎰許焉。女聞而鬱抑；宙亦深恚恨，托以當調，請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遣之。宙陰恨悲慟，決別上船。

日暮，至山郭數里。夜方半，宙不寐，忽聞岸上有一人行聲甚速，須臾至船。問之，乃倩娘徒行跣足而至。宙驚喜發狂，執手問其從來。泣曰：「君厚意如此，寢夢相感。今將奪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將殺身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宙非意所望，欣躍特甚。遂匿倩娘於船，連夜遁去。倍道兼行，數月至蜀。凡五年，生兩子，與鎰絕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負，棄大義而來奔君。向今五年，恩慈間阻。覆載之下，胡顏獨存也？」宙哀之，曰：「將歸，無苦。」遂俱歸衡州。

既至，宙獨身先至鎰家，首謝其事。鎰曰：「倩娘病在閨中數年，何其詭說也！」宙曰：「見在舟中！」鎰大驚，促使人驗之。果見倩娘在船中，顏色怡暢，訊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異之，疾走報鎰。室中女聞，喜而起，飾妝更衣，笑而不語，出與相迎，翕然而合為一體，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正，秘之。惟親戚間有潛知之者。後四十年間，夫妻皆喪。二男並孝廉擢第，至丞尉。

玄祐少常聞此說，而多異同，或謂其虛。大歷末，遇萊蕪縣令張仲規，因備述其本末。鎰則仲規堂叔，而說極備悉，故記之。

## 題西林壁

蘇軾

橫看成嶺側成峰，  
遠近高低各不同，  
不識廬山真面目，  
只緣身在此山中。

## 題臨安邸

林升

山外青山樓外樓，  
西湖歌舞幾時休？  
暖風薰得遊人醉，  
直把杭州作汴州。

## 鏡喻

錢大昕

五官莫明於目，面有黑子，而目不知，烏在其為明也？目能見物，而不能見吾之面，假於鏡而見焉。鏡之貴，不如目；鏡不求於目，而目轉求助於鏡。然世未嘗以鏡之助目，而咎目之失明，鏡何負於目哉！

客有任目而惡鏡者，曰：「是好苦我，吾自有目，烏用鏡為？」久之，視世所稱美人，鮮當意者，而不知己面之黑子，泰然謂美莫己若。左右匿笑，客終不悟，悲夫！

## 鵲橋仙

秦觀

纖雲弄巧，  
飛星傳恨，  
銀漢迢迢暗度。  
金風玉露一相逢，  
便勝卻人間無數。  
柔情似水，  
佳期如夢，  
忍顧鵲橋歸路！  
兩情若是久長時，  
又豈在朝朝暮暮！

## 勸學（節錄）

荀子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輮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

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捨。鍤而舍之，朽木不折；鍤而不捨，金石可縷。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蟻之穴無可寄托者，用心躁也。

## 蘇代止趙王伐燕

戰國策

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捨，漁者得而並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攻，以敝大眾，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願王孰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 觀書有感

朱熹

半畝方塘一鑿開，  
天光雲影共徘徊。  
問渠那得清如許，  
為有源頭活水來。